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第五百七十一卷～第五百八十卷）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 乾隆大藏經 • 大乘般若部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一 第六分无所得品第九

尔时，会中有菩萨摩诃萨名为善思，问最胜曰：“佛授天王菩提记耶？”

最胜答曰：“我虽受记而犹梦等。”

尔时，善思复问最胜：“天王受记为何所得？”

最胜答言：“我虽受记而无所得。”

善思复言：“无所得者不得何法？”

最胜报言：“无所得者谓不得我，不得有情，乃至不得知者、见者，不得诸蕴及诸界、处，若善非善、若杂染若清净、若有漏若无漏、若世间若出世间、若有为若无为、若生死若涅槃，于如是等皆无所得。”

善思又问：“若无所得用授记为？”

最胜答言：“以无所得故得授记。”

善思复问：“若如天王所说义者，便有二智：一、无所得；二、得授记。”

最胜答言：“若有二者则无授记。所以者何？佛智无二，诸佛世尊以不二智授菩萨记。”

善思又言：“若智不二，云何而有授记、受记？”

最胜答言：“授记、受记其际无二。”

善思复言：“无二际者云何有记？”

最胜答言：“达无二际即为有记。”

善思复问：“天王今者住何际中而得授记？”

最胜答言：“我住我际、住有情际乃至知者、见者际中而得授记。”

善思复问：“此我际等当于何求？”

最胜答言：“当于诸佛解脱际求。”

善思又问：“佛解脱际复于何求？”

最胜答曰：“当于无明有爱际求。”

善思又问：“无明有爱复于何求？”

最胜答曰：“当于毕竟不生际求。”

善思又问：“此不生际复于何求？”

最胜答曰：“此际当于无知际求。”

善思又问：“无知际者即无所知，云何此际当于彼求？”

最胜答曰：“若有所知求不可得，以无知故于彼际求。”

善思又问：“此际离言云何可求？”

最胜答曰：“以语言断是故可求。”

善思又问：“此语言云何断？”

最胜答曰：“诸法依义不依语故。”

善思又问：“云何依义？”

最胜答曰：“不见义相。”

善思又问：“云何不见？”

最胜答曰：“不起分别：‘义是所依，我为能依。’无此二事故名不见。”

善思又问：“若不见义，此何所求？”

最胜答曰：“无见无取故名为求。”

善思又问：“法可求者即为有求？”

最胜答曰：“是义不然，夫求法者实无所求。何以故？若实可求即为非法。”

善思又问：“何者是法？”

最胜答曰：“法无文字亦离语言。”

善思又问：“离文言中何者是法？”

最胜答曰：“性离文言心行处灭，是名为法。一切法性皆不可说，其不可说亦不可说，若有所说即是虚妄，虚妄法中都无实法。”

善思又问：“诸佛菩萨常有言说皆虚妄耶？”

最胜答曰：“诸佛菩萨从始至终不说一字，云何虚妄？”

善思又问：“若有所说当有何咎？”

最胜答曰：“有语言咎。”

善思又问：“语言何咎？”

最胜答曰：“有思议咎。”

善思又问：“何法无咎？”

最胜答曰：“有说、无说，不见二相是则无咎。”

善思又问：“咎何为本？”

最胜答曰：“能执为本。”

善思又问：“执何为本？”

最胜答曰：“著心为本。”

善思又问：“著何为本？”

最胜答曰：“虚妄分别为本。”

善思又问：“虚妄分别以何为本？”

最胜答曰：“攀缘为本。”

善思又问：“何所攀缘？”

最胜答曰：“攀缘色、声、香、味、触、法。”

善思又问：“云何无缘？”

最胜答曰：“若离爱取则无所缘，以是义故，如来常说诸法平等不可攀缘。”

说此法时，五千苾蒭远尘离垢生净法眼，复有一万二千菩萨得无生忍，无量无边诸有情类俱发无上正等觉心。

尔时，最胜即从座起，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未发菩提心者即能发心，皆悉成就得不退转，行常胜进而无退堕？”

佛言：“天王，谛听！谛听！极善作意，当为汝说。”

最胜白言：“善哉！大圣！唯然！愿说！我等乐闻。”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以纯净意发菩提心，正信具足亲近贤圣，乐闻正法远离嫉悭，常修寂静好行惠施，心无限礙离诸秽浊，正信业果心不犹豫，如实了知黑白业果，设为身命终不作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远离十恶业道，心常系念十善业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见沙门、婆罗门等正行精进、戒品清洁、多闻解义，常起正念心性调柔，寂静无乱恒为爱语，勤修诸善远离众恶，于自不高于他不蔑，离粗恶语远无义言，不舍念住其心调直，能断暴流善拔毒箭，于诸重担悉能弃舍，超出无暇越度后有。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见此菩萨则应亲附依为善友。

“时，此菩萨方便善巧，随其所宜而为说法：‘汝等当知，能行施者当得富乐，受持净戒尊贵生天，听闻正法获大智慧。’复告之言：‘此是布施，此布施果；此是悭吝，此悭吝果；此是净戒，此净戒果；此是犯戒，此犯戒果；此是安忍，此安忍果；此是忿恚，此忿恚果；此是精进，此精进果；此是懈怠，此懈怠果；此是静虑，此静虑果；此是散乱，此散乱果；此是妙慧，此妙慧果；此是愚痴，此愚痴果；此身善业，此身善业果；此身恶业，此身恶业果；此语善业，此语善业果；此语恶业，此语恶业果；此意善业，此意善业果；此意恶业，此意恶业果；此法应作，此法不应作；若如是修感长夜乐，不如是修获长夜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亲近善友得闻如是次第说法。

“时，此菩萨知是法器，则为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谓：‘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复为宣说甚深缘起，谓：‘因此法有彼法生，此法灭时彼法随灭。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叹苦忧恼；若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愁叹苦忧恼灭。’

“时，此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复作是说：‘真实理中无有一法可生可灭。何以故？世间诸法皆因缘生，无我、有情、作者、受者，因缘和合说诸法生，因缘离散说诸法灭，无一实法受生灭者。虚妄分别于三界中但有假名，随业烦恼受果异熟，若以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则一切法无生无灭、无作无受。若法无作是亦无行，则于诸法心无所著，谓：不著色、受、想、行、识，不著眼处乃至意处，不著色处乃至法处，不著眼界乃至意界，不著色界乃至法界，不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

“时，此菩萨复作是说：‘诸法自性皆毕竟空，寂静、远离、无取、无著。’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因如是说，行常胜进而无退堕。

“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乐见诸佛，乐闻正法；不堕卑贱，在所生处不离见佛听受正法，供养众僧；常见诸佛，勇猛精进志求正法，不著有为；妻子、仆使，于资生具亦不贪著；不染诸欲，常依正教修佛随念；舍俗出家如教修行转为他说，虽为他说而不求报；见听法众常起大慈，于有情类恒起大悲；广学多闻不惜身命，常乐远离少欲喜足；但采义理不滞言词，说法修行不专为己，为有情类得无上乐，谓佛菩提大涅槃界。

“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行远离放逸，勇猛精进摄护诸根，若眼见色不著色相，如实观察此色过患，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尔。若纵诸根名为放逸，若能摄护名不放逸。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调伏自心，将护他意，名不放逸。远离贪欲，心顺善法，寻伺、嗔、痴、不善根本、身语恶业及二邪命，一切不善皆悉远离，名不放逸。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常正念，名不放逸。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信为上首，正信之人不堕恶趣，心不行恶贤圣所赞。

“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法修行，随所生处常得值佛，远离二乘安住正道，得大自在成就大事，谓诸如来正智解脱。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欲求安乐，常勤随顺一切智道。

“天王当知，今此大众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已于过去无量大劫供养诸佛修集善根，是故应当勤加精进勿令退失。若天、人等能制诸根不著五欲，远离世间常修出世，三业清净习助道法，名不放逸。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正信具足心不放逸，勤修精进令得胜法，名不放逸。诸菩萨摩诃萨欲具正信、心不放逸、精进正念，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因是念智能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

“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具足正信心不放逸，勤修精进即得正念，用是念智知有、知无。云何有、无？若修正行得正解脱，是名为有；若修邪行得正解脱，是名为无。眼等六根、色等六境，世俗为有，胜义为无。精进菩萨能得菩提，是名为有；懈怠菩萨得菩提者，是名为无。说五取蕴皆从虚妄分别而生，是名为有；说世俗法不由因缘自然而起，是名为无。说色无常、苦、败坏法，是名为有；若言常乐非败坏法，是名为无。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无明缘行，是名为有；若离无明而行生者，是名为无。乃至生缘老死愁叹苦忧恼亦复如是。施得大富，是名为有；得贫穷者，是名为无。受持净戒得生善趣，是名为有；生恶趣者，是名为无。乃至修慧能得成圣，是名为有；作愚夫者，是名为无。若修多闻能得大智，是名为有；得愚痴者，是名为无。若修正念能得出离，是名为有；不得为无。若行邪念不得出离，是名为有；能得为无。

离我、我所能得解脱，是名为有；执我、我所能得解脱，是名为无。若言虚空遍一切处，是名为有；言五蕴中有真实我，是名为无。如实修智能得解脱，是名为有；若著邪智能得解脱，是名为无。离我等见能得空智，是名为有；著我等见能得空智，是名为无。

“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知世有、无能修平等，了达诸法从因缘生，世俗故有，不起常见；知因缘法本性皆空，不生断见，于诸佛教如实通达。

“天王当知，佛为菩萨略说四法，谓世沙门、婆罗门等及长寿天多起常见，为破彼执说行无常；有诸天人多贪著乐，为破彼故说一切苦；外道邪见执身有我，为破彼执说身无我；增上慢者谤真涅槃，是故为说涅槃寂静。说无常者，令其志求究竟之法；为说苦者，令于生死远离愿求；说无我者，为显空门令其了达；说寂静者，令达无相离诸相执。

“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学，于诸善法终无退堕，速成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最胜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何等行护持正法？”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不违言，尊重师长，随顺正法，心行调柔，志性纯质，诸根寂静，远离一切恶不善法，修胜善根，名护正法。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身、语、意三业慈悲，不徇利誉，持戒清净，远离诸见，名护正法。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随爱、恚、痴、怖行，名护正法；修习惭愧，名护正法；说法修行皆如所闻，名护正法。

“天王当知，三世诸佛为护正法，说陀罗尼拥护天王及人王等，令护正法久住世间，与诸有情作大饶益。陀罗尼曰：

咀姪他　　阿虎洛　　屈洛罚底（丁履切，下悉同）虎剌拏莎（去声呼，下悉同）窶荼者遮　　者遮折（支热切）尼阿奔（去声呼）若刹多　刹多　刹筵多　刹也莎诃　陕末尼　羯洛　邬鲁　邬鲁罚　底迦逻　跋底迦　阿鞞奢底尼　莎剌尼　祛阇祛　阇末底　阿罚始尼　罚尸罚多罚多奴娑理尼　部多奴悉没栗底　提罚多奴悉　没栗底　莎诃（九十七字）

“天王当知，此大神咒，能令一切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有情皆得安乐。此大神咒，三世诸佛为护正法及护天王并人王等令得安乐，以方便力而宣说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为令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属得安乐故，国土有情无灾难故，各应精勤至诚诵念。如是则令怨敌、灾难、魔事、法障皆

悉销灭，由斯正法久住世间，与诸有情作大饶益。”

说是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时，诸天宫殿、山海、大地皆悉振动，有八十千诸有情类俱发无上正等觉心。

时，最胜天王踊跃欢喜，以七宝网弥覆佛上，合掌恭敬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何等法，能于无上正等菩提心不移动？”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习无礙大慈、无厌大悲成办大事，勤加精进学空等持，亦能精勤修平等智方便善巧，如实通达清净大智，明了三世平等妙理无有障礙，履三世佛所行正道。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如是法，能于无上正等菩提心不移动。”

尔时，最胜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何等法，闻诸如来不思议事，不惊、不怖亦不忧恼？”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具足修行妙慧妙智，亲近善友乐闻深法，了知诸法皆如幻等，悟世无常生必归灭，心无住著犹如虚空。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如是法，闻诸如来不思议事，不惊、不怖亦不忧恼。”

尔时，最胜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何等法，于一切处能得自在？”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五神通、具足无礙诸解脱门、静虑、无量方便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处能得自在。”

尔时，最胜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何等门？”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妙智门，则能悟入一切有情诸根利钝；得妙慧门，则能分别诸法句义；得总持门，了达一切语言音声；得无礙门，能说诸法毕竟无尽。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如是门。”

尔时，最胜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何等力？”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寂静力，成就大悲故；得精进力，成就不退故；得多闻力，成就大智故；得信乐力，成就解脱故；得修行力，成就出离故；得安忍力，爱护有情故；得菩提心力，断除我见故；得大悲力，化导有情故；得无生忍力，成就十力故。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如是等种种胜力。”

说是法时，五百菩萨得无生忍，八千天子得不退转，一万二千诸天子众远尘离垢生净法眼，四万天人俱发无上正等觉心。

第六分证劝品第十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数大劫，有佛名曰功德宝王，十号圆满，国名宝严，劫名善观。其土丰乐无诸疾恼，人天往来不相限礙。地平如掌，无诸山陵、堆阜、瓦砾、荆棘、毒刺。遍生细草，柔软绀青如孔雀毛，量才四指，下足便靡举步随升。瞻博迦华、悦意华等及余软草周遍庄严，不暑不寒四序调适，吠瑠璃宝以成其地。时，诸有情心性调善，三毒烦恼制伏不行。彼佛世尊声闻弟子一万二千那庾多数，菩萨弟子六十二亿。时，人极寿三十六亿那庾多岁，无复中夭。

“有城名曰无垢庄严。其城南北百二十八踰缮那量，东西八十踰缮那量，城厚十六踰缮那量。门堞楼观皆七宝成，十千园苑以为严饰，十千小城周匝围绕。有四园苑妙华庄严，悦意功德孔雀游戏，于四时中欢娱适乐。有四大池七宝为岸，纵广正等半踰缮那，纯以紫金而为阶道，其底遍布妙好金沙，池中有水具八功德，宝华氛馥间列其中，鸟雁、鸳鸯众鸟游集，岸列诸树白檀、赤檀、尸利沙等，上有鹦鹉、舍利众鸟翔集游戏。

“有转轮王名曰治世，七宝具足王四大洲，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深植善根，大菩提心得不退转，内宫眷属七十千人，形貌端严，承事宝女咸发无上正等觉心。彼转轮王具有千子，大力勇健能摧怨敌，具二十八大丈夫相，亦发无上正等觉心。

“尔时，功德宝王如来，将诸声闻及菩萨众，复与无量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前后围绕将入无垢庄严大城。时，彼轮王七宝导从，与其千子、内宫眷属，出城奉迎礼敬请入，施设种种微妙供养。尔时，世尊及诸眷属受供养已欲还本处。治世轮王与七宝等，出城奉送寻即还宫。

“时，转轮王忽自叹曰：‘人身无常，富贵如梦，诸根不缺正信尚难，况值如来得闻妙法，不为希有如优昙华！’

“时，彼千子知其父王恋仰世尊乐闻正法，即为营造牛头栴檀广大妙台七宝严饰，其檀一两值赡部洲。此台南北长十三踰缮那，东西复广十踰缮那，众宝庄严四角大柱，于其台下有千宝轮。成已共持奉献其父。

“时，王受已而赞之言：‘善哉！善哉！快知我意欲诣佛所听受正法。’

“千子尔时复于台内造师子座安处父王，令诸宫人前后围绕。其台周匝垂妙金铃，悬缯、幡盖，覆七宝网，复散种种珍异香华，烧无价香，香泥涂饰。时，王千子各捧一轮，犹若鹅王腾空诣佛，安详置地往如来所，到已顶礼世尊双足，右绕七匝退立一面。

时，彼轮王、内宫眷属从宝台下，王去宝冠，及内眷属皆脱宝履，前诣佛所顶礼双足，右绕七匝退坐一面。

“尔时，功德宝王如来告治世言：‘大王，今者为闻正法来至此耶？’

“时，转轮王即从座起，整理裳服白言：‘世尊，何等名为所闻正法？’

“佛赞王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为天、人众得利乐故闻深正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大王分别解说。’

“治世白佛：‘唯然！愿闻！’

“尔时，世尊告彼王曰：‘大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达一切平等法性名为正法，谓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空、无相、无愿等，所达一切平等法性名为正法。’

“尔时，治世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于大乘中恒得胜进而不退堕？’

“佛告治世：‘大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因正信力而得胜进。何者正信？谓知诸法不生不灭，本性寂静，常能亲近正行之人，不应作法终不造作，心离散乱听受正法，不见彼说、不见我听，勤修正行疾得神通，有所堪能化有情类，而终不见我有神通，能化有情，彼受我化。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都不见我、不见有情，二处平等则得胜进而不退堕。大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摄护诸根不令取著，于资生具起无常想，知法寂静命如假借。大王当知，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大乘中心不放逸。大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于其梦中尚不忘失菩提之心，化诸有情令修佛道，持诸善根施有情类，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见佛神力欢喜赞叹。大王当知，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速成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大王，当勤精进，处尊贵位莫生放逸。若菩萨摩诃萨欲求法者勿著五欲。何以故？一切异生于欲无厌，得圣智者则能舍之。人身无常，寿量短促。大王今者应善了知，厌离世间求出世道。大王，应以供养如来所获善根回向四事：一者、自在无尽；二者、正法无尽；三者、妙智无尽；四者、辩才无尽。此四回向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同皆无尽。大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应净修持身、语、意戒。何以故？为欲引发闻、思、修故。以方便力化诸有情，以般若力降伏众魔，成就愿力行不违言。’

“时，转轮王闻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即取宝冠、自解璎珞，长跪擎捧供养如来，舍四大洲皆以奉佛，愿以此福常修梵行，学深般若波罗蜜多，

以决定心为有情类趣向无上正等菩提。王宫女人闻佛说法，皆生欢喜发菩提心，各脱上衣、解宝璎珞，奉施功德宝王如来。王以宝台、师子座等，又奉上佛而求出家。

“时，彼如来赞治世曰：‘王能如是甚为善哉！今者所行不违昔愿，应勤修习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过去诸佛修此法故，得成无上正等菩提，未来诸佛亦复如是。’

“尔时，治世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异不异？’

“佛告治世：‘夫布施者若无般若波罗蜜多，但得施名非到彼岸，要由般若波罗蜜多乃得名为施到彼岸，净戒、忍辱、精进、静虑、般若亦尔。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平等故。’

“彼佛说此甚深法时，王便证得无生法忍。”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彼王勤求正法。时，彼轮王即然灯佛，千子即是贤劫千佛。”

尔时，最胜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行速成大菩提道？”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修慈等心，于诸有情不为损恼，勤行一切波罗蜜多及四摄事、四无量心菩提分法，修学神通方便善巧，一切善法无不修满。若诸菩萨如是修行，则能速成大菩提道。菩提道者，所谓信心及清净心、离谄曲心、行平等心、施无畏心，令诸有情咸悉亲附，勤行布施果报无尽，受持净戒而无障礙，修行安忍离诸忿恚，勤加精进修行易成，有胜静虑不起散乱，具足般若能善通达，有大慈故饶益有情，有大悲故终无退转，有大喜故能悦彼心，有大舍故不起分别，无三毒故离诸荆棘，不著色、声、香、味、触故灭诸戏论，无烦恼故远离怨敌，舍二乘念其心广大，具一切智能出众宝。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如是修行则能速成大菩提道。”

尔时，最胜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现何色像化有情类？”

佛告最胜：“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现色像无决定相。何以故？随诸有情心之所乐，菩萨即现如是色像，或现金色，或现银色，或现颇胝迦色，或现吠瑠璃色，或现石藏色，或现杵藏色，或现真珠色，或现青、黄、赤、白色，或现日、月、火焰色，或现帝释色，或现梵王色，或现霜雪色，或现雌黄色，或现朱丹色，或现雨华色，或现瞻博迦华色，或现苏末那华色，或现嗢钵罗华色，或现钵特

摩华色，或现拘某陀华色，或现奔荼利华色，或现功德天色，或现鹅孔雀色，或现珊瑚宝色，或现如意珠色，或现虚空界色，随人、天等色各现彼类。

“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随十方面殑伽沙等诸世界中一切有情色像差别悉能示现。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遍能摄化一切有情，乃至不舍一切有情故。何以故？一切有情心行各别，是故菩萨种种示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世有大愿力，随诸有情乐见受化，即为示现所欲见身。如明镜中本无影像，随质好丑种种悉现，然此明镜亦不分别：‘我体明净能现众色。’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无功用心随乐示现，而不分别我能现身。

“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于一座中，随诸听众心所乐见说法之身，菩萨即能示现为说，谓或见佛，或见菩萨，或见独觉，或见声闻，或见梵王，或见帝释，或见大自在，或见毗瑟拏，或见护世，或见轮王，或见沙门，或见异道，或见婆罗门，或见刹帝利，或见吠舍，或见戍达罗，或见长者，或见居士，或见坐宝台中，或见坐莲华上，或见在地，或见腾空，或见说法，或见寂定。

“天王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为度有情，无一形类及一威仪而不能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犹如虚空无形无相，遍十方界无处不有。又如虚空离诸戏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过诸语言。又如虚空世所受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圣凡皆共受用。又如虚空离诸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无分别心。又如虚空容受众色，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容受一切佛法。又如虚空能现众色，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能现一切佛法。又如虚空，一切草木、众药、华实依之增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善根依之增长。又如虚空非常、非断、非语言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非常、非断、离诸语言，世间沙门、婆罗门等乃至释、梵，不能思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天王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有一法可为譬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信受般若波罗蜜多，所获功德不可思议，若此功德有色形者，太虚空界所不能容。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世、出世一切善法。若天、人众，若天、人王，四向、四果，及诸独觉，菩萨十地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切种智、力、无所畏并十八佛不共法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办。”

说是法时，五万菩萨得不退转，一万五千诸天子众得无生忍，一万二千诸天、人众远尘离垢生净法眼，殑伽沙等诸有情类俱发无上正等觉心。诸天空中作众妓乐，复散种种天妙香华，供养如来及深般若。复有无量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亦散种种华及宝物，供养如来及深般若。

时，天、龙等异口同音，合掌恭敬俱赞佛曰：“善哉！善哉！快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二 第六分显德品第十一

尔时，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经几劫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几佛，而能对扬如来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最胜天王者？”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如此之事不可思议，若非无量百千大劫修集众行种诸善根，则不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字。善男子，十方各如殑伽沙界，其中所有诸殑伽沙尚可知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经劫数、供养几佛俱不可知。

“善男子，过去无量无数无边难思议劫，有佛出世名曰多闻，十号具足，劫名增上，国名日光。多闻如来为诸菩萨摩诃萨说清净法门言：‘善男子，汝应精勤修诸善法，勿顾身命。’

“时，彼会中有一菩萨名精进力，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所说：汝应精勤修诸善法，勿顾身命。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菩萨摩诃萨宜应懈怠不修善法，乃能速证无上菩提。所以者何？若诸菩萨勤修众善，是则不能久住生死利乐有情；然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伏断烦恼久住生死，终不自为速证涅槃，但为利乐诸有情故。菩萨以处生死为乐，不以涅槃而为乐也！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以化有情而为乐故，谓随所乐方便善巧，说授法门令得安乐。若勤修善便速尽漏，不能利乐一切有情。是故菩萨观察生死多诸苦恼，起大悲心不舍有情成就本愿。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具方便力久住生死，得见无量无边如来，听受无量无边正法，化导无量无边有情，是故菩萨为如是事不厌生死、不乐涅槃。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若观生死而起厌怖、欣乐涅槃则堕非道，不能利乐一切有情，通达如来甚深境界。云何非道？谓乐声闻及独觉地，于有情类无大悲心。所以者何？声闻、独觉所行之道，非诸菩萨摩诃萨道。何以故？声闻、独觉厌怖生死、欣乐涅槃，不能具足福德智慧，以是义故非菩萨道。’

“时，多闻佛即便赞叹精进力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应修自行，勿习非道。’

“时，精进力白言：‘世尊，何谓菩萨自所行道？’

“多闻佛言：‘菩萨成就一切福慧，以大悲力不舍有情，远离声闻及独觉地，得无生忍不舍三界；无所希望生长善根，方便善巧修行一切波罗蜜多；以智慧力无分别心生长善根，成就尽智无量功德；虽知诸法无一可生，而方便现生；虽知有情无一实有，而方便化导；知一切法皆离自性，观诸佛土犹如虚空，而能巧便严净佛土；知一切佛法身无像，方便示现相好庄严，随诸有情心所好乐，即能方便而授与之。菩萨身心虽常寂静，而说诸法化导有情，亦以巧便远离喧杂，修诸寂定知自性空，悉能通达甚深智慧，能以方便为他说法，不证声闻、独觉乘果，勤求如来所证解脱，不舍菩萨一切道行。善男子，是名菩萨自所行道。’

“曼殊室利，时精进力从彼如来闻说菩萨所行境界，得未曾有，寻即复白多闻佛言：‘希有，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菩萨具足方便善巧，观一切法无非是道。譬如虚空含容众色，如是菩萨具大方便，所行之道摄一切法。又如虚空，一切草木、华果、香树因之生长，如是诸物于虚空界不能染净、不令嗔喜；如是菩萨具大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皆悉是道，谓异生法、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何以故？是诸菩萨所通达故。

“‘譬如大火若遇草木必无退还，是诸草木皆顺益火发其光明；如是诸法无不皆顺菩萨道，故名菩萨道。譬如金刚自体坚密，刀不能斫，火不能烧，水不能烂，毒不能害；如是菩萨方便智慧，独觉、声闻及诸外道一切烦恼所不能坏。如水清珠能清浊水，如是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使有情一切烦恼悉得清净。譬如良药、妙宝神珠，毒不共居，能消众毒；如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与一切烦恼共居，而能断灭一切烦恼。以是因缘，所有诸法皆是菩萨摩诃萨道。’

“曼殊室利，彼精进力说是法时，八千菩萨俱发无上正等觉心，二百菩萨得无生忍。曼殊室利，彼精进力即是今者最胜天王。”

尔时，曼殊室利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坚固力护持正法？”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宁弃身命不舍正法，于他谦下不起憍慢，卑贱耻辱其心能忍，饥渴有情施好饮食，在危难者能施无畏，于诸疾病如法疗治，贫匮有情令丰财宝，诸佛灵庙修建严饰，恶事掩遏善事光扬，忧苦有情则施安乐，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坚固力护持正法。”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调伏心？”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预他事先思后行，心性调直离谄曲行，不自矜高意常柔软，是菩萨摩诃萨能调伏心。”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调伏心，当生何趣？”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调伏心，或生天上，或生人中。若生天上，则为帝释，或作梵王堪忍界主。若生人趣，作转轮王，或作余王、长者、居士。天上、人中常得值佛。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调伏心，生如是趣。”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世尊，正信流出何法？”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正信流出得真善友。”

“世尊，多闻流出何法？”

佛言：“多闻流出妙慧。”

“世尊，布施流出何法？”

佛言：“布施流出大富。”

“世尊，净戒流出何法？”

佛言：“净戒流出善趣。”

“世尊，安忍流出何法？”

佛言：“安忍流出容受一切有情。”

“世尊，精进流出何法？”

佛言：“精进流出能办一切佛法。”

“世尊，静虑流出何法？”

佛言：“静虑流出远离一切散动。”

“世尊，般若流出何法？”

佛言：“般若流出远离一切烦恼。”

“世尊，听法流出何法？”

佛言：“听法流出远离一切疑网。”

“世尊，正问流出何法？”

佛言：“正问流出于法决定妙智。”

“世尊，居静流出何法？”

佛言：“居静流出胜定及诸神通。”

“世尊，正修流出何法？”

佛言：“正修流出厌道。”

“世尊，无常声流出何法？”

佛言：“无常声流出于境无所摄护。”

“世尊，苦声流出何法？”

佛言：“苦声流出无生。”

“世尊，无我声流出何法？”

佛言：“无我声流出灭除我、我所执。”

“世尊，空声流出何法？”

佛言：“空声流出寂静。”

“世尊，正念流出何法？”

佛言：“正念流出圣见。”

“世尊，身心远离流出何法？”

佛言：“身心远离流出一切妙定神通。”

“世尊，圣道流出何法？”

佛言：“圣道流出圣果。”

“世尊，胜解流出何法？”

佛言：“胜解流出成就一切解脱。”

“世尊，佛生流出何法？”

佛言：“佛生流出一切菩提分法。”

尔时，最胜前白佛言：“云何佛生？”

佛告最胜：“如发无上正等觉心。”

“世尊，云何而发无上正等觉心？”

佛言：“天王，如生大悲。”

“世尊，云何而生大悲？”

佛言：“不舍一切有情。”

“世尊，云何不舍有情？”

佛言：“应如不舍三宝。”

“世尊，谁能不舍三宝？”

佛言：“一切无烦恼者。”

尔时，最胜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诸佛秘密甚深微妙，虽说法空、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而不破坏善恶业果，远离断常。世尊，颇有有情闻如是法，不起敬信、生毁谤不？”

佛言：“亦有。”

“世尊，如是有情因过去世修行善业得受人身，由近恶友于是深法不能敬信、生毁谤心，则为辜负过去善业。诸佛恩德实为深重，假使有人以己肉血，供养诸佛亦不能报。以佛恩故，我等今者增长善根，得大法乐，住大自在，天、人恭敬。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知佛恩，亲近善友，当修佛行证佛菩提。”

说是法时，众中二万五千菩萨得无生忍，四万五千诸人天众俱发无上正等觉心，一万二千诸天子众远尘离垢生净法眼。

第六分现化品第十二

尔时，善思菩萨白最胜天王言：“佛所化身更能化不？”

最胜答曰：“今对世尊以为明证，佛所化身更能化作殑伽沙数无量化佛，种种色像、神通、说法利乐有情。所以者何？诸佛往昔愿力清净故能如是。”

善思菩萨复作是言：“天王善能说甚深法，谓佛往昔愿力清净。惟愿天王请佛神力，令深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常无隐灭。”

最胜报曰：“善思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常共守护。何以故？文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文字不起、不尽，常无隐灭，其所显义亦不起、尽，常无隐灭，由此诸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隐灭。何以故？法不生故。若法无生亦则无灭，即是诸佛秘密之教。如是妙理，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性相湛然，名曰真如，亦名法界，亦名实

际。随顺因缘而不违逆，是为正法，其性常住永无隐灭。”

善思菩萨复问天王：“更何等人能护正法？”

最胜答言：“若不违逆一切法者能护正法。所以者何？不违正理，常无诤论名护正法。”

善思复问：“云何名为不违正理，常无诤论名护正法？”

最胜答曰：“若顺文字不违正理，常无诤论名护正法。何以故？世间愚夫皆著诸见，顺正理者则常说空，是故世间共兴诤论。如是愚夫爱重有法，顺正理者于有则轻，世间说有常、乐、我、净，顺正理者说无常、苦、无我、不净，是故世间共兴诤论。诸愚夫类顺世间流，顺正理者逆世间流，是故世间共兴诤论。世间愚夫著蕴、界、处，顺正理者都无所著，是故世间共兴诤论。顺世愚夫不行正理，顺正理者与世相违，故常无诤名护正法。”

善思菩萨复问最胜：“今者天王为何所取？”

最胜答曰：“善思当知，我不取我亦不取法。”

善思又问：“云何不取？”

最胜答言：“我自性离，有情及法自性亦离，如是诸离亦不可得；过去自性离，未来、现在自性亦离，如是诸离亦不可得；诸佛自性非离，诸佛自性非不离；诸佛土自性非离，诸佛土自性非不离；诸法自性非离，诸法自性非不离。善思当知，如是之行名顺正理，无取、不取能护正法。”

尔时，善思菩萨赞最胜天王言：“善哉！善哉！大士，正士，能如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取、无著、无文、无字，灭诸戏论，离能分别及所分别。”

尔时，众中有一天子名曰贤德，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最胜天王所说无分别者为是何法？”

佛告贤德：“天子当知，无分别者是寂静法。所以者何？能取、所取俱不可得，不生、不灭、离我、我所，如是名为无分别法。若菩萨摩诃萨如是观者能护正法，不见能护及所护法。”

说此法时，十千苾蒭心得解脱，二千天子远尘离垢生净法眼。

尔时，善思菩萨问最胜天王言：“何等辩才能说如是甚深之法？”

最胜答言：“一切烦恼习气无者所得辩才，能说如是甚深之法。过语言道不可思量胜义妙智如是辩才，能说如是甚深之法。”

善思菩萨问贤德天子言：“云何无生法中以辩才说？”

贤德天子答善思言：“若菩萨摩诃萨不住无生无灭法者，则无辩才说甚深法。何以故？远离戏论，不见所缘，不见能缘，心无所住，是故能说。不住我法，不住此彼，唯住清净胜义谛中，是故能说。”

善思菩萨即白佛言：“甚奇，世尊！贤德天子实为希有！乃能通达甚深之法辩才无尽。”

佛言：“善思，贤德天子从妙喜界不动佛所，而来至此堪忍世界听深般若波罗蜜多。汝等当知，贤德天子已于无量百千亿劫，修习希有陀罗尼门，经劫说法亦不穷尽。”

善思菩萨复白佛言：“何谓希有陀罗尼门？”

佛言：“善思，此希有者名众法不入陀罗尼门。此陀罗尼门过诸文字，言不能入，心不能量，内外法中皆不可得。

“善思当知，无有少法能入此者，是故名为众法不入陀罗尼门。所以者何？此法平等，无高无下、无入无出，无一文字从外而入，无一文字从内而出，无一文字住此法中，亦无文字共相见者，亦不分别法非、法异。是诸文字说亦无减、不说无增，从本际来都无起作及坏灭者。如诸文字，心亦如是；如心，一切法亦如是。何以故？法离言语亦离思量，从本际来无生无灭故无入出，由此名为众法不入陀罗尼门。若能通达此法门者辩才无尽。所以者何？通达不断无尽法故。若有人能入虚空者，则能入此陀罗尼门。

“善思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通达此陀罗尼门，心得清净，身、语亦尔；所行顺理，般若坚固；诸恶魔军无能娆者，一切外道不敢对扬；诸烦恼业莫之能坏，身力坚固心离怯弱；凡所演说辩才无尽，能宣深妙诸圣谛门；智慧多闻犹如大海，安住寂定喻妙高山，如师子王处众无畏，世法不染犹净莲华，饶益有情譬之大地，洗除垢秽喻如大水，成熟世间方诸大火，增长善法同彼大风，清凉悦意类之朗月，能破众暗其犹烈日，摧烦恼怨如威勇士，心性调伏犹大象王，能震法雷大龙为喻，普雨众法譬之大云，如大良医除烦恼病，犹大国主善御世间，如四天王护有情类及护正法，如天帝释于人天中富贵最胜心得自在，如大梵王于堪忍界主领自在身得无碍，如揭路荼示教有情，如世间父能流法宝，如毗沙门能出世间种种珍宝；福德智慧之所庄严，有情见者无不蒙益，诸佛世尊之所称赞，天、龙等众咸拥护之。

“善思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得如是陀罗尼门，即能自在饶益有情，方便说法而不穷尽，心无疲倦不徇利誉，法施平等无有悭嫉，受持净戒三业无愆，安忍清净离诸恚恼，精进清净所作成立，静虑清净善调伏心，般若清净永无疑惑，具四无量如大梵王，能善修行等持、等至，入出自在胜诸世间，修大觉因具诸福慧，受灌顶位得大自在。”

佛说如是总持门时，众中六万四千菩萨得不退转，三万菩萨得无生忍，二万天人远尘离垢生净法眼，无量无边人天等众俱发无上正等觉心。

第六分陀罗尼品第十三

尔时，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遍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来所说，诸菩萨摩诃萨若得如是众法不入陀罗尼门，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如是功德，假使如来百千年说亦未能尽。”

尔时，众中有一菩萨名寂静慧，即白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言：“若菩萨摩诃萨证得如是陀罗尼门，为佛世尊之所称叹，如是菩萨善得大利，自行化彼皆悉不空。”

时，曼殊室利菩萨报寂静慧菩萨言：“善男子，胜义谛中无法可赞无色无相，无色相者有何可赞？无可赞故于何欢喜？”

时，寂静慧复作是言：“我闻如来契经中说：诸法自性无我、我所，无能令喜亦无令嗔，此法平等菩萨应学。譬如大地依止水轮，若凿井池得水受用，其不凿者无由致之；如是圣智法平等境遍一切法，若有勤修般若巧便即便证得，其不修者云何得之？是故菩萨欲求无上正等菩提不应懈怠，若勤精进，如是所说法平等境则现在前。

“如生盲人不能见色，如是烦恼所盲有情，于平等法不能得见。如人有眼无外光明，不能睹见所有色像；如是行人虽有智慧，若无善友不能见法。如有天眼不假外明自能见色，如是菩萨预法流者自然胜进。譬如世间处胎藏者，虽渐增长而不自见；如是菩萨勤精进者，众行渐增亦不自见，而能成办一切佛法。如雪山中有妙药树，枝条、茎干不枯不折；如是菩萨勤修精进，所有胜行不退不失。

“如转轮王出现于世具七财宝，如是菩萨发菩提心具七法宝，所谓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巧便。如转轮王游四洲界，于有情类其心平等；如是菩萨以四摄事饶益有情，心常平等。如转轮王随所在处则无诤讼，如是菩萨如实说法亦无诤论。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初成，即有妙高山王及以大海；如是菩萨初发无上正等觉心，即有般若及以大悲。譬如日出，诸山高者其光先照；如是菩萨得般若炬，诸有高行根熟菩萨先蒙光照。譬如大地普能荷负，一切草木、华果、药树皆悉平等；如是菩萨证得如是陀罗

尼门，于诸有情其心平等。”

尔时，佛赞寂静慧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若得如是陀罗尼门，诸有所说一文一字无非佛语，如是所说远离色、声、香、味、触、法。何以故？此所说法非世俗故无尽无边，能引一切身心轻利。假使百千佛前，说者亦不怯弱。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佛加持故心无所著，谓不著我，不著有情，不著诸法，由此证得清净真如、清净法界、清净实际，得法无尽、文字无尽、辩说无尽，尔时即生殊胜欢喜，得妙慧故，得妙智故，无疑网故。”

当佛说此总持门时，八千菩萨俱得如是众法不入陀罗尼门，复有一万二千菩萨得不退转，五千菩萨得无生忍，一万六千诸天子众远尘离垢生净法眼，无量无边诸有情类俱发无上正等觉心。

尔时，佛告寂静慧言：“此陀罗尼能伏魔众、摧诸外道、坏嫉法人。然般若灯灭烦恼火，护说法者令至涅槃，调伏内心，善化外众，容仪整肃见者欢喜，为正行人平等说法，如实观察有情根性，授法应时非前非后。”

佛说如是诸功德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海、妙高山王、大地、诸山皆悉震动。尔时，天雨微妙音华、大微妙音华、妙灵瑞华、大妙灵瑞华、嗢钵罗华、拘某陀华、钵特摩华、奔荼利华、迦末罗华，诸天空中作众伎乐。

世尊复告寂静慧言：“善男子，过去无量无数无边难思议劫，有佛出世名为宝月，十号具足，国名无毁，劫名喜赞，声闻弟子三十二亿，菩萨弟子无量无边，然彼如来先无苦行及降魔事而证菩提。时，彼众中有一菩萨名宝功德，具妙辩才，能为有情种种说法。时，诸大众请彼如来不入涅槃久住于世。

“时，宝功德告大众言：‘诸佛世尊无生无灭，何用劝请不入涅槃？若太虚空入涅槃者，如来乃可入般涅槃；若有真如、法界、实际、不思议界入涅槃者，如来乃可入般涅槃。所以者何？如来之法无成无坏、无染无净，非世间非出世间、非有为非无为、非常非断。假令一口而有十舌，是一一舌复生百舌，是一一舌复生千舌，亦不能说如来成坏，乃至不能说有常断，云何大众劝请如来不入涅槃久住于世？’

“彼宝功德说此法时，八万六千诸菩萨众得不退转，七千菩萨摩诃萨众俱得无边功德陀罗尼门、悦意陀罗尼门、无礙陀罗尼门、欢喜陀罗尼门、大悲陀罗尼门、月爱陀罗尼门、月光陀罗尼门、日爱陀罗尼门、日光陀罗尼门、妙高山王陀罗尼门、深广大海陀罗尼门、功德宝王陀罗尼门，三万六千人天大众远尘离垢生净法眼。”

世尊复告寂静慧言：“昔宝功德今汝身是，由此因缘，汝能说是陀罗尼门种种功德。”

时，曼殊室利菩萨摩诃萨而说颂言：

“总持犹妙药，能疗众惑病，

亦如天甘露，服者常安乐。”

时，功德华王菩萨摩诃萨复说颂言：

“总持无文字，文字显总持，

由般若大悲，离言以言说。”

尔时，珊睹史多天王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诸佛功德不可思议，诸佛所说不可思议，诸大菩萨所行胜行所说妙法不可思议。我等诸天宿世所植善根深厚，得值如来闻说如是甚深妙法。”即以无量天妙华香奉散如来而为供养。

尔时，佛告彼天王言：“天王当知，诸欲供养佛世尊者，当修三法：一者、发菩提心；二者、护持正法；三者、如教修行。天王当知，若能修学此三法者，乃得名为真供养佛。假使如来一劫住世，说此供养所获功德亦不能尽。是故，天王，若欲供养佛世尊者，具此三法名真供养。天王当知，若有护佛一四句颂，则为拥护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诸佛世尊所证无上正等菩提从法生故。法供养者名真供养，诸供养中最为第一，资财供养所不能比。天王当知，我念过去无量无数难思议劫精勤修学菩萨道时，闻虚空中天说颂曰：

“二人远离王贼等，所不能侵大宝藏，

百千万劫法难闻，得闻不持不施等。

大菩提心护正法，如教修行心寂静，

自利利他心平等，是则名真供养佛。”

“天王当知，我于过去初闻此颂即为他说，时有八千诸有情类俱发无上正等觉心。是故，天王，以法供养最为第一。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从法生故。”

第六分劝诫品第十四之一

尔时，曼殊室利菩萨复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来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颇有有情于当来世正法将灭时分转时能信受不？若善

男子、善女人等，闻说是经信受不谤，如此人等成何功德？”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于当来世正法将灭时分转时，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曾于无量无边佛所修行净戒、静虑、般若，是佛真子能信此经，所致功德不可称计。诸胜善法从般若生，若有人能信受不谤，我今为汝略以喻说。

“曼殊室利，此赡部洲周匝七千踰缮那量，北广南狭形如车箱，其中人面亦复如是。假使充满此赡部洲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粟、稻、麻、竹、荻、芦苇、甘蔗林等中无间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彼圣众寿量短长，以诸世间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及医药等，起殷净心奉施供养；般涅槃后各收驮都，起窣堵波严饰供养；或以七宝满赡部洲积至梵宫，于诸圣众各别奉施尔所七宝，毕自寿量昼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续不断。曼殊室利，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此经信受不谤，所获福聚于前施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曼殊室利，东胜身洲周匝八千踰缮那量，形如半月，人面亦尔。假使充满东胜身洲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粟、稻、麻、竹、荻、芦苇、甘蔗林等中无间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彼圣众寿量短长，以诸世间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及医药等，起殷净心奉施供养；般涅槃后各收驮都，起窣堵波严饰供养；或以七宝满胜身洲积至梵宫，于诸圣众各别奉施尔所七宝，毕自寿量昼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续不断。曼殊室利，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此经信受不谤，所获福聚于前施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曼殊室利，西牛货洲周匝九千踰缮那量，形如满月，人面亦尔。假使充满西牛货洲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粟、稻、麻、竹、荻、芦苇、甘蔗林等中无间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彼圣众寿量短长，以诸世间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及医药等，起殷净心奉施供养；般涅槃后各收驮都，起窣堵波严饰供养；或以七宝满牛货洲积至梵宫，于诸圣众各别奉施尔所七宝，毕自寿量昼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续不断。曼殊室利，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此经信受不谤，所获福聚于前施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曼殊室利，北俱卢洲周匝十千踰缮那量，其形方正，人面亦尔。假使充满北俱卢洲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粟、稻、麻、竹、荻、芦苇、甘蔗林等中无间隙。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彼圣众寿量短长，以诸世间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及医药等，起殷净心奉施供养；般涅槃后各收驮都，起窣堵波严饰供养；或以七宝满俱卢洲积至梵宫，于诸圣众各别奉施尔所七宝，毕自寿量昼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续不断。曼殊室利，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此经信受不谤，所获福聚于前施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三 第六分劝诫品第十四之二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假使碎此三千大千堪忍世界悉为极微，一一极微为一圣者。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彼圣众寿量短长，以诸世间上妙饮食、衣服、卧具及医药等，起殷净心奉施供养；般涅槃后各收驮都，起窣堵波严饰供养；或以七宝满如前说尔所极微大千世界，上复积至色究竟天，于彼圣者各别奉施尔所大千世界七宝，毕自寿量昼夜三十牟呼栗多相续不断。曼殊室利，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前说施福尚难思议，何况于此所获福量！”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此经流通演说，所获福聚于前施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

“曼殊室利，如是功德若不回求佛菩提者，应经尔所极微数劫当作他化自在天王，复经尔所极微数劫当作乐变化天王，复经尔所极微数劫当作睹史多天王，复经尔所极微数劫当作夜摩天王，复经尔所极微数劫作天帝释，况转轮王！以彼回求一切智故，能得成办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证无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假使充满此赡部洲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粟、稻、麻、竹、荻、芦苇、甘蔗林等中无间隙。有暴恶人起极嗔恚，皆悉杀害尔所圣者。曼殊室利，于意云何？彼人由斯获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杀一圣者尚堕无间大地狱中一劫受苦，何况杀害尔所圣者！彼所获罪不可称计。”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若有毁谤此经典者，其罪过前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满东胜身洲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粟、稻、麻、竹、荻、芦苇、甘蔗林等中无间隙。有暴恶人起极嗔恚，皆悉杀害尔所圣者。曼殊室利，于意云何？彼人由斯获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杀一圣者尚堕无间大地狱中一劫受苦，何况杀害尔所圣者！彼所获罪不可称计。”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若有毁谤此经典者，其罪过前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满西牛货洲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粟、稻、麻、竹、荻、芦苇、甘蔗林等中无间隙。有暴恶人起极嗔恚，皆悉杀害尔所圣者。曼殊室利，于意云何？彼人由斯获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杀一圣者尚堕无间大地狱中一劫受苦，何况杀害尔所圣者！彼所获罪不可称计。”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若有毁谤此经典者，其罪过前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

“曼殊室利，假使充满北俱卢洲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粟、稻、麻、竹、荻、芦苇、甘蔗林等中无间隙。有暴恶人起极嗔恚，皆悉杀害尔所圣者。曼殊室利，于意云何？彼人由斯获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杀一圣者尚堕无间大地狱中一劫受苦，何况杀害尔所圣者！彼所获罪不可称计。”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若有毁谤此经典者，其罪过前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

“曼殊室利，假使碎此四大洲界悉为极微，一一极微各为一佛。有一极恶邪见众生，起毒害心杀尔所佛，劫夺一切法财、资财，破灭世间法王、法药。曼殊室利，于意云何？彼恶众生获罪多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彼所获罪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我于彼事尚不忍闻，况能说其获罪多少！若害一佛犹堕无间大地狱中多劫受苦，况杀尔所诸佛世尊，如是众生定受无间大地狱苦无有出期。”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若有毁谤障礙此经，不令演说、流通、供养，其罪过前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

“曼殊室利，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各经百千无数大劫，备修种种诸菩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彼恶众生罪业重故，犹未能出大地狱苦。曼殊室利，彼恶众生于十方界无间地狱，无一不经多劫受苦，况余地狱、傍生、鬼界！何以故？彼愚痴者毁坏十方三世诸佛法身母故。设彼经前极微数劫受重苦已，出三恶趣来生人中，得大恶疾，一切医药所不能救。复经尔所极微数劫，生便无舌或无手等，各经尔所极微数劫。曼殊室利，我以神力住世一劫或一劫余，说彼众生毁谤、障礙此经罪报亦不能尽。曼殊室利，诸有智者欲得现在、未来安乐，勿于此经毁谤、障礙。”

第六分二行品第十五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宜应成就前后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有二种行：成就般若，化导有情。”

尔时，曼殊室利菩萨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成就般若、化导有情？”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从初般若乃至后际，离功用心说法无尽中无间隙，为脱有情恶趣三有令住善趣，或令证得三乘圣果。曼殊室利，是名菩萨摩诃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化导有情。曼殊室利，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无边无为般若，是名菩萨摩诃萨众自行般若。何以故？此能圆满一切德故。”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何法行能与一切智相应？”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一切智真实之法，远离思议，微妙无相甚深理趣，不可观察极难通达，常住寂静清凉遍满，无有分别无著无礙；随顺正理不可执取，极静大寂，一切法中无上无等。曼殊室利，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此法行能与一切智相应。”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于何境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诸菩萨摩诃萨决定应于甚深境界、广大境界、功德境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曼殊室利，甚深境者，体是无为，不著二边亦不相离，自性清净诸障解脱，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不共一切声闻、独觉。

“曼殊室利，广大境者，诸佛如来一切功德，大悲、般若二法为性，离分别相无功用心，利乐有情无时暂舍，诸所说法皆称彼意。

“曼殊室利，功德境者，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与相应一切功德、三十二相、八十随好。随诸有情根欲性行，所乐种种形相差别，佛威神力悉能示现，所谓或现升睹史多，或现从天下生赡部，或现处胎，或现初生，或现童子，或现游戏，或现出家，或现苦行，或现往诣菩提树下，或现证得无上菩提，或现转法轮，或现般涅槃，如是示现诸相差别，皆为有情解脱生死。

“曼殊室利，如是名为诸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行境界。”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希有，世尊！菩萨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佛境界不可思议。”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共法、不可思议。何以故？一切异生、声闻、独觉不能通达，非其境故，除佛世尊无能得者。何以故？诸法真如义甚深故。自在不动无漏界摄，令有情类利乐圆满，是故名为诸佛境界过语言道胜义谛摄，远离寻伺分别思议，非世间法所能比喻，一切法中最为上品，不在生死、不住涅槃。

“曼殊室利，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凡有五事不可思议：一者、自性；二者、方处；三者、诸住；四者、一异；五者、利乐。

“曼殊室利，云何自性不可思议？即色真如求不可得，离色真如求不可得，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即眼真如求不可得，离眼真如求不可得，耳、鼻、舌、身、意亦如是；即色真如求不可得，离色真如求不可得，声、香、味、触、法亦如是；即眼识真如求不可得，离眼识真如求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识亦尔；即地界真如求不可得，离地界真如求不可得，水、火、风、空、识界亦尔；有法真如求不可得，无法真如求不可得，是故自性不可思议。

“曼殊室利，云何方处不可思议？如是真如若在欲界不可思议，若离欲界不可思议，色、无色界亦复如是；若在东方不可思议，若离东方不可思议，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是故方处不可思议。

“曼殊室利，云何诸住不可思议？若安乐住不可思议，若寂静住不可思议，若有心住不可思议，若无心住不可思议，是故诸住不可思议。

“曼殊室利，云何一异不可思议？三世如来同在一处，自性清净无漏界摄，若一、若异不可思议，是故一异不可思议。

“曼殊室利，云何利乐不可思议？智慧神力同一法界，般若、方便二相平等，能作有情无量利乐不可宣说、过语言境，而顺有情根性差别作种种说、种种示现；三十二相、八十随好，随有情心皆能示现。”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何等名为三十二相、八十随好？”

佛告曼殊室利菩萨言：“善男子，如来相好无量无边，我若广说不可穷尽，但随世间所乐，略说三十二相、八十随好。

“曼殊室利，云何名为三十二相？如来足下有平满相，妙善安住犹如奁底，地虽高下，随足所蹈皆悉坦然无不等触，是为第一。如来足下千辐轮文，辋毂众相无不圆满，是为第二。如来手足悉皆柔软，如睹罗绵胜过一切，是为第三。如来手足指皆纤长，圆妙过人以表长寿，是为第四。如来手足一一指间，犹如雁王咸有鞔网，金色交络文同绮画，是为第五。如来足跟广长圆满，与趺相称胜余有情，是为第六。如来足趺修高充满，柔软妙好与跟相称，是为第七。如来双腨渐次纤圆，如医泥耶仙鹿王腨，是为第八。如来双臂修直膊圆，如象王鼻平立摩膝，是为第九。如来阴相势峰藏密，其犹龙马亦如象王，是为第十。如来毛孔各一毛生，柔润、绀青、右旋宛转，是第十一。如来发毛端皆上靡，右旋宛转、柔润、绀青，严金色身甚可爱乐，是第十二。如来身皮细薄润滑，尘垢、水等皆所不住，是第十三。如来身皮皆真金色，光洁晃耀如妙金台，众宝庄严众所乐见，是第十四。如来两足、二手、掌中、颈及双肩七处充满，光净柔软甚可爱乐，是第十五。如来肩项圆满殊妙，是第十六。如来髆腋悉皆充实，是第十七。如来容仪洪满端直，是第十八。如来身相修广端严，是第十九。如来体相纵广量等，周匝圆满如诺瞿陀，是第二十。如来颔臆并身上半，威容广大如师子王，是二十一。如来身光面各一寻，是二十二。如来齿相四十齐平，净密、根深、白踰珂雪，是二十三。如来四牙鲜白锋利，是二十四。如来常得味中上味，喉脉直故，能引身中千支节脉所有上味，是二十五。如来舌相薄净广长，能覆面轮至耳毛际，是二十六。如来梵音词韵宏雅，随众多少无不等闻，其声洪震犹如天鼓，发言婉约如频迦音，是二十七。如来眼睫犹若牛王，绀青、齐整、不相杂乱，是二十八。如来眼睛绀青鲜白，红环间饰皎洁分明，是二十九。如来面轮其犹满月，眉相皎净如天帝弓，是第三十。如来眉间有白毫相，右旋柔软如睹罗绵，鲜白光净踰珂雪等，是三十一。如来顶上乌瑟腻沙，高显周圆犹如天盖，是三十

二。是名如来三十二相。

“曼殊室利，云何名为八十随好？如来指爪狭长薄润，光洁鲜净如华赤铜，是为第一。如来手足指圆纤长，腩直柔软节骨不现，是为第二。如来手足各等无差，于诸指间悉皆充密，是为第三。如来手足圆满如意，软净光泽色如莲华，是为第四。如来筋脉盘结坚固、深隐不现，是为第五。如来两踝俱隐不现，是为第六。如来行步直进详审如龙象王，是为第七。如来行步威容齐肃如师子王，是为第八。如来行步安平庠序不过不减犹若牛王，是为第九。如来行步进止威仪譬如鹅王，是为第十。如来回顾必皆右旋，如龙象王举身随转，是第十一。如来支节渐次腩圆、妙善安布，是第十二。如来骨节交结无隙犹若龙盘，是第十三。如来膝轮妙善安布、坚固圆满，是第十四。

如来隐处其文妙好，威势具足圆满清净，是第十五。如来身支润滑柔软，光悦鲜净尘垢不著，是第十六。如来身容敦肃无畏常不怯弱，是第十七。如来身支坚固稠密善相属著，是第十八。如来身支安定敦重，常不掉动圆满无坏，是第十九。如来身相犹若仙王，周匝端严光净离翳，是第二十。如来身有周匝圆光，于行等时恒自照耀，是二十一。如来腹形方正无欠，柔软不现众相庄严，是二十二。如来脐深、右旋圆妙、清净光泽，是二十三。如来脐厚、不凹不凸、周匝妙好，是二十四。如来皮肤远离疥癣，亦无黶点、疣赘等过，是二十五。如来手掌充满柔软，足下安平，是二十六。如来手文深长、明直、润泽、无断，是二十七。如来唇色光润丹晖，如频婆果上下相称，是二十八。

如来面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严，是二十九。如来舌相软薄广长如赤铜色，是第三十。如来发声威震深远，如象王吼明朗清彻，是三十一。如来音韵美妙具足如深谷响，是三十二。如来鼻高修而且直，其孔不现，是三十三。如来诸齿方整鲜白，是三十四。如来诸牙圆白光洁渐次锋利，是三十五。如来目净青白分明，是三十六。如来眼相修广，譬如青莲华叶甚可爱乐，是三十七。如来眼睫上下齐整、稠密不白，是三十八。如来双眉长而不白、致而细软，是三十九。如来双眉绮靡，顺次绀瑠璃色，是第四十。如来双眉高显光润形如初月，是四十一。如来耳厚、广大、修长、轮埵成就，是四十二。如来两耳绮丽齐平离诸过失，是四十三。如来容仪能令见者无损无染皆生爱敬，是四十四。

如来额广、圆满、平正、形相殊妙，是四十五。如来身分上半圆满，如师子王威严无对，是四十六。如来首发修长、绀青、稠密不白，是四十七。如来首发香洁、细软、润泽、旋转，是四十八。如来首发齐整无乱亦不交杂，是四十九。如来首发坚固不断永无陁落，是第五十。如来首发光滑殊妙、尘垢不著，是五十一。如来身分坚固充实踰那罗延，是五十二。如来身体长大端直，是五十三。如来众窍清净圆好，是五十四。如来

身支势力殊胜无与等者，是五十五。如来身相众所乐观常无厌足，是五十六。如来面轮修广得所，皎洁光净如秋满月，是五十七。如来颜色舒泰光显，含笑先言有向无背，是五十八。如来面貌光泽熙怡，远离颦蹙、青赤等过，是五十九。如来身支清净无垢、常无臭秽，是第六十。

如来所有诸毛孔中，常出如意微妙之香，是六十一。如来面门常出最上殊胜之香，是六十二。如来首相周圆妙好，如末达那亦犹天盖，是六十三。如来身毛绀青光净，如孔雀项红辉绮饰，色类赤铜，是六十四。如来法音，随众大小不增不减应理无著，是六十五。如来顶相无能见者，是六十六。如来手足指约分明，庄严妙好如赤铜色，是六十七。如来行时，其足去地如四指量而现印文，是六十八。如来自持不待他持，身无倾动亦不逶迤，是六十九。如来威德远震一切，恶心闻喜、恐怖见安，是第七十。如来音声不高不下，随众生意和悦与言，是七十一。如来能随诸有情类言音意乐而为说法，是七十二。如来一音演说正法，随有情类各令得解，是七十三。如来说法咸依次第必有因缘，言无不善，是七十四。

如来等观诸有情类，赞善毁恶而无爱憎，是七十五。如来所为先观后作，轨范具足令识善净，是七十六。如来相好，一切有情无能观尽，是七十七。如来顶骨坚实圆满，是七十八。如来颜容常少不老、好巡旧处，是七十九。如来手足及胸臆前，皆有吉祥喜旋德相，文同绮画、色类朱丹，是第八十。是名如来八十随好。”

第六分赞叹品第十六

尔时，曼殊室利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来功德希有、无等、不可思议，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无有异。若见如来或闻功德，此有情类亦难思议。今重见佛转大法轮，得未曾有欢喜踊跃。”

作是语已，即升虚空七多罗树，合掌赞曰：

“一切有情类，唯佛最为尊，

尚无有等者，况复当有胜？

我法二俱空，妙理无等等，

唯我佛世尊，能等无等等。

烦恼并习气，俱尽永无余，

能知一切法，无不皆明了。

若智若说法，无能及佛者，

三千大千界，唯佛独为尊。

十力无畏等，定有非虚妄，

帝释与梵王，咸所不能得。

世尊大恩德，普洽诸有情，

此事难思议，定无能及者。

能以微妙慧，及方便善巧，

化导诸有情，皆令得利乐。”

尔时，会中有一天子名曰妙色，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颂赞曰：

“有说世间等佛者，彼言非实为虚诳；

若说法王最极尊，此言非妄为谛语。

人天之俦正问难，无有能折我大师，

善逝降魔伏外道，将导世间至解脱。

清净四辩无穷说，甘露妙药施有情，

遍观诸法智无礙，一切刹那不减失。

大悲平等视有情，清净之心世不染，

善能了知根欲性，随所乐闻而应说。

烦恼差别非一种，为示无量对治门，

唯佛巧说彼因缘，专为利乐有情故。

值佛闻法不得圣，如是有情度极难，

如来大名应渴仰，若得见者无限善。

佛智能令心清净，得闻正教出生死，

闻佛名号大吉祥，常念世尊恒喜乐。

发心诣佛生慧解，如教勤修成种智，

戒品清净无垢浊，静虑第一心澄明。

智慧最胜难倾动，法海清净如甘露，

一切有情喜放逸，诸佛专精离世间。

等慈有情如一子，恩德深厚无能报，

先说能破结贼法，久摧天魔幻化军。

世尊已说三有过，广示涅槃无量德，

百千大劫甚难闻，故我至诚今赞礼。”

尔时，会中有一天子名曰善名，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颂赞言：

“如来平等行大慈，设可度智与他者，

尚令天授最前得，况复其余有情类！

我今不惬为空过，修持大行报佛恩，

有唯自证无漏灭，彼于佛恩未为报，

若有修行佛深教，乃得名为佛真子。

佛久勤苦为有情，无上大恩罕能报，

大慈开显真妙法，令众修行兼化他。

若佛不出于世间，一切有情受大苦，

则无人天唯恶趣，但闻种种苦音声。

诸趣受苦无能免，烦恼系缚有情故，

佛欲解脱诸毒结，翻为大悲之所萦。

如来是世大福田，依教正修离恶趣，

若违佛教不修行，彼定不得生人天。

有于佛所起恶心，或复不乐闻深法，

是等有情甚可愍，决定永当处黑暗。

如佛世尊自知智，其等如来乃能了，

佛智非我所测量，稽首敬礼十方佛。

无畏智力不共法，唯佛世尊独圆备，

相好庄严微妙香，观者无厌超众色；

三种开敷不暂息，清净佛华我今礼。

唯佛善知无上觉，能永出离诸险难，

佛为第一最无上，稽首归命两足尊。

佛以功德正法水，普能洗除诸垢秽，

世尊本来内外净，我今顶礼真净身。”

尔时，堪忍界主大梵天王，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颂赞言：

“如来具足胜福慧，利乐有情无暂息，

常雨甘露济饥渴，我今稽首能利他。

世间最胜可敬者，彼类犹来供养佛，

诸恶斯尽众善备，我今稽首无等尊。

普为济拔诸有情，靡有一行不修学，

令度生死得安乐，我今稽首救世师。

稽首微妙金色身，稽首所说甘露法，

稽首清净无垢智，稽首一切功德林。”

尔时，佛告大梵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赞。如来此事是实非虚。何以故？诸佛世尊于无量劫，修集种种福德智慧，由斯果位无不备足。所以者何？如来具足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身、语、意三无不清净，故能通达真如、实际，住实际故所言不虚。”

时，大梵王顶礼佛足，合掌恭敬复白佛言：“惟愿世尊以神通力，令此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利乐一切！”

尔时，佛告大梵天王：“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以大神通，咸共护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利乐一切，天魔、梵志、外道、沙门，皆无有能灭坏障礙。何以故？我念过去有佛名曰宝月如来，十号圆满，国名无毁，劫名喜赞。彼佛有二苾蒭弟子，作大法师善说深法，一名智盛、二名谛授，常随彼佛转正法轮，经一劫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千大千百亿魔众悉皆受化发菩提心。是故此经，诸天魔等皆无有力灭坏障礙。”

尔时，寂静慧菩萨摩诃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宝月如来住在何所？为犹住世？为已涅槃？”

尔时，世尊告寂静慧言：“善男子，东方去此过十千亿诸佛世界，曾有世界名曰无毁，其中如来寿十千劫。彼佛世界常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诸天魔及外道等，于此经典不能障礙，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智盛苾蒭即是今者曼殊室利，谛授苾蒭即是今者最胜天王，此二菩萨方便善巧，种种拥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久住世。十方佛国若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此二菩萨即往听受，如我今者说是法门放大光明，寻光来集。”

第六分付嘱品第十七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汝可受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勿令忘失！”

时，阿难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云何受持如是经典？”

于是佛告阿难陀言：“受持此经有十种法：一者、书写；二者、供养；三者、施他；四者、谛听；五者、披读；六者、受持；七者、广说；八者、讽诵；九者、思惟；十者、修习。依斯十法受持此经。譬如世间一切草、木、华、果、药等皆依大地；如是一切殊胜善法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转轮王若住在世七宝常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若住在世三宝不灭。”

尔时，大众瞻仰尊颜，异口同音俱伤叹曰：“如来灭后，谁能荷担如是世尊大法重担，谓于无量无边大劫修集所得无上菩提？”

尔时，众中便有一万二千菩萨为护此法，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说颂言：

“我等舍身命，不求未来福，

护持佛所说，此甚深法要。”

尔时，众中五百天子贤王为首，复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说颂言：

“为度诸有情，成大悲愿力，

护持佛所说，此甚深法要。”

时，天帝释、持髻梵王、毗沙门王，皆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说颂言：

“能疗一切病，世尊今所说，

般若微妙药，我等顶戴持。”

执金刚神亦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说颂言：

“法本无名字，佛以名字说，

大悲真教法，我今顶戴持。”

尔时，佛告持髻梵言：“梵天当知，佛赞三事最为无上，何等为三？一者、发菩提心；二者、护持正法；三者、如教修行。如是三法最为无上，能修行者真供养佛。我若住世一劫或一劫余，说此功德亦不能尽。护持如来一四句颂，所获功德尚不可尽，况能护持三世佛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三世诸佛皆因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以法供养真供养佛，若以资财非真供养，故法供养最为第一。若有护持佛正法者，当知彼类三世安乐。是故，梵天，常应拥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汝由护法，已当得见贤劫千佛悉为请主。梵天当知，于此秽土护持正法须臾之间，胜净土中若经一劫或一劫余所获功德，故应精勤护持正法。”

世尊复告天帝释言：“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当知即是如来生处、得菩提处、转法轮处、入涅槃处。何以故？憍尸迦，一切菩萨、一切善法、一切如来皆从此生。若有法师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此地即为佛所行处。诸有情类于法师所，当生善友、尊重佛心恭敬、欢喜、供养、赞叹。若我住世一劫或一劫余，说此法师流传此经所获功德亦不能尽。憍尸迦，若此法师所行之处，善男子等有能刺血洒地供养，未足为多。何以故？无上法轮难受持故。”

时，天帝释白言：“世尊，未来世中说此经处，我及眷属皆当拥护彼地方所及说法师，若见此经所在之处，即生前说四种处心。”

尔时，世尊赞天帝释：“汝能如是，善哉！善哉！吾以此经付嘱于汝，宜于来世拥护流通。”

时，天帝释即白佛言：“我等诸天得生善趣，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发菩提心亦复由此，是故我等不顾身命拥护世尊如是深法。”

时，佛复赞天帝释言：“善哉！善哉！如说能作。”

时，薄伽梵说是经已，最胜天王及十方界诸大菩萨、一切声闻、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经第七会曼殊室利分序 唐西明寺沙门玄则制

闻夫即相无睹，挺真如之壮观；即虑无知，成种智之默识。但二尘且落，时逐见以轻浓；五翳将披，复因疑而聚散。是以骤明空道，给孤总旋憩之场；历选时徒，妙吉升对扬之重。忽无觐以瞻仰，俄不聆以餐悟，既泯修而造修，亦绝学而趁学。状其区别，则菩提万流；断其混茫，则涅槃一相。一相则不见生死，万流则无非佛法，不坏假名之繁总，而开实相之沉寥。正明如来法无，况菩萨法？菩萨法无，况二乘法？二乘法无，况凡夫法？法尚不有，何有菩提？尚无菩提，云何可趣？尚无可趣，何有证得？尚无证得，何有证者？是故有之斯殊，无之斯贯，洞之斯远，沮之斯局。豁尔夷荡而无懈，炽然翘励而不精；恼浸与慈滑分华，剑林将玉毫比色。皆其所也，何以易诸？观其假言路以便便，仰真宗而止止，奕奕珠转，泠泠玉振，起予圣旨，莫尚于兹，晞体法王，不亦宜矣！然则探其义也，发秘藏之玄扃，味其谈也，苞密语之殊辙；词宛而旨密，即旧文殊般若矣！虽双轴成部，而警策备彰，庶七众所归，较然无远！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四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逝多林给孤独园，与大苾蒭众百千人俱，皆阿罗汉，唯阿难陀犹居学地，舍利子等而为上首。复与菩萨摩诃萨众十千人俱，皆不退转功德甲胄而自庄严，慈氏菩萨、妙吉祥菩萨、无礙辩菩萨、不舍善轭菩萨而为上首。

曼殊室利童子菩萨明相现时出自住处，诣如来所，在外而立。具寿舍利子、大迦多衍那、大迦葉波、大采菽氏、满慈子、执大藏，如是一切大声闻僧，亦于此时各从住处，诣如来所，在外而立。

尔时，世尊知诸大众皆来集已，从住处出，敷如常座结跏趺坐，告舍利子：“汝今何故于晨朝时在门外立？”

时，舍利子白言：“世尊，曼殊室利童子菩萨先来住此，我等后来。”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曼殊室利言：“善男子，汝实先来至此住处，为欲观礼亲近佛耶？”

曼殊室利前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何以故？我于如来观礼亲近常无厌足，为欲利乐诸有情故实先来此。世尊，我今来至此处亲近礼敬观如来者，专为利乐一切有情，非为证得佛菩提故，非为乐观如来身故，非为扰动真法界故，非为分别诸法性故，亦不为余种种事故。我观如来即真如相无动无作、无所分别无异分别、非即方处非离方处、非有非无、非常非断、非即三世非离三世、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染不染、无二不二，心言路绝。若以此等真如之相观于如来，名真见佛，亦名礼敬亲近如来，

实于有情为利乐故。”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作是观为何所见？”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作是观都无所见，于诸法相亦无所取。”

佛言：“善哉！善哉！童子，汝能如是观于如来，于一切法心无所取亦无不取，非集非散。”

时，舍利子谓曼殊室利言：“仁能如是亲近礼敬观于如来，甚为希有！虽常慈愍一切有情，而于有情都无所得；虽能化导一切有情令趣涅槃，而无所执；虽为利乐诸有情故擐大甲胄，而于其中不起积集、散坏方便。”

时，曼殊室利白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尊所说，我为利乐诸有情故，擐大甲胄令趣涅槃，实于有情及涅槃界所化、所证无得无执。又，舍利子，非我实欲利乐有情擐大甲胄。所以者何？诸有情界无增无减。假使于此一佛土中，有如殑伽沙数诸佛，一一皆住尔所大劫，昼夜常说尔所法门，一一法门各能度脱尔所佛土诸有情类，悉皆令入无余涅槃。如此佛土有如是事，余十方面各如殑伽沙等世界亦复如是。虽有尔所诸佛世尊，经尔所时说尔所法，度脱尔所诸有情类，皆令证入无余涅槃，而有情界亦无增减。何以故？以诸有情自性离故、无边际故不可增减。”

舍利子言：“曼殊室利，若诸有情自性离故、无边际故无增减者，何缘菩萨求大菩提欲为有情常说妙法？”

曼殊室利言：“舍利子，我说有情都不可得，何有菩萨求大菩提欲为有情常说妙法？何以故？舍利子，诸法毕竟不可得故。”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若诸有情都不可得，云何施设诸有情界？”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有情界者但假施设。”

“曼殊室利，设有问汝：‘有情界者为有几何？’汝得彼问当云何答？”

“世尊，我当作如是答：如佛法数，彼界亦尔。”

“曼殊室利，设复问汝：‘有情界者其量云何？’汝得彼问复云何答？”

“世尊，我当作如是答：有情界量如诸佛境。”

“曼殊室利，设有问言：‘诸有情界为何所属？’汝得彼问复云何答？”

“世尊，我当作如是答：彼界所属如佛难思。”

“曼殊室利，设有问言：‘有情界者为何所住？’汝得彼问复云何答？”

“世尊，我当作如是答：若离染际所应住法，即有情界所应住法。”

“曼殊室利，汝修般若波罗蜜多为何所住？”

“世尊，我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所住。”

“曼殊室利，无所住者云何能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我由无所住故能修般若波罗蜜多。”

“曼殊室利，汝修般若波罗蜜多，于善、于恶何增何减？”

“世尊，我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善、于恶无增无减。世尊，我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亦无增减。世尊，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不为增减一切法故。世尊，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弃舍异生等法，不为摄受一切佛法。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舍法、得法故起。世尊，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厌离生死过失，不为欣乐涅槃功德。所以者何？修此法者不见生死，况有厌离？不见涅槃，况有欣乐？世尊，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诸法有劣有胜、有失有得、可舍可取。世尊，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诸法可增可减。所以者何？非真法界有增有减。世尊，若能如是修者，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不增不减，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不生不灭，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不见增减，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不见生灭，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所思惟，若多若少俱无希愿，能、所希愿及希愿者皆不取著，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诸法有好有丑、有高有下，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不得胜劣，谓都不见此胜此劣，是真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真如、法界、法性、实际无胜无劣。若如是修，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诸佛妙法岂亦不胜？”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诸佛妙法不可取故，亦不可言是胜是劣，如来岂不证诸法空？”

世尊答言：“如是，童子。”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诸法空中何有胜劣？”

世尊赞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曼殊室利，佛法岂不是无上耶？”

“如是，世尊，一切佛法虽实无上，而于其中无法可得，故不可说佛法无上。

“复次，世尊，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不欲住持一切佛法，不欲调伏异生法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佛法、异生法等，不欲增长及调伏故，于一切法无分别故。若如是修，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诸法有可思惟、可分别者。”

“曼殊室利，汝于佛法岂不思惟？”

“不也，世尊。我若见有真实佛法应可思惟，然我不见。

“世尊，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分别诸法故起，谓不分别是异生法、是声闻法、是独觉法、是菩萨法、是如来法。善男子等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都无所得亦无所说，谓不说有异生法性，亦不说有声闻乃至如来法性。所以者何？此诸法性皆毕竟空、不可见故。若如是修，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此是欲界，此是色界，此无色界，此是灭界。’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有法是可灭者。若如是修，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不作恩怨。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住持一切佛法，不为弃舍异生等法。所以者何？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罗蜜多，于佛法中不欲证得、不欲灭坏异生等法，达一切法性平等故。若如是修，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世尊即便赞曰：“曼殊室利，善哉！善哉！汝今乃能说甚深法，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作真法印，亦与声闻及独觉等增上慢者作大法印，令如实知先所通达非真究竟。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是深法，心不沉没亦不惊怖，当知是人非于一佛乃至千佛种诸善根，定于无量无边佛所种诸善根，乃能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亦不惊怖。”

尔时，曼殊室利童子合掌恭敬，复白佛言：“我欲更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惟愿开许！”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欲说者，随汝意说。”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世尊，若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法不得是可住者，亦复不得是不可住，当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缘法住。何以故？以一切法无所缘故。世尊，若能如是修者，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不取相故。

“复次，世尊，应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现前观诸法性相，谓于佛法尚不现观，况菩萨法？于菩萨法尚不现观，况独觉法？于独觉法尚不现观，况声闻法？于声闻法尚不现观，况异生法？何以故？以一切法性相离故。

“复次，世尊，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无所分别，谓不分别是可思议、不可思议法性差别，当知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都无分别。

“复次，世尊，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法中都不见有此是佛法、此非佛法，此可思议、此不可思议，以一切法无差别性故。若诸有情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皆是佛法，顺菩提故，观一切法皆不思议，毕竟空故，是诸有情已曾亲近、供养恭敬多百千佛种诸善根，乃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亦不惊怖，当知过去已曾亲近、供养恭敬多百千佛种诸善根乃能如是。

“复次，世尊，应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勤修，则于诸法不见杂染不见清净；虽无所见，而能勤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时心无厌倦。

“复次，世尊，若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异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无差别想，了此等法毕竟空故。若能如是，名真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已亲近、供养几佛？”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已亲近、供养佛数量同幻士心、心所法，以一切法皆如幻故。”

“曼殊室利，汝于佛法岂不趣求？”

“世尊，我今不见有法非佛法者，何所趣求？”

“曼殊室利，汝于佛法已成就耶？”

“世尊，我今都不见法可名佛法，何所成就？”

“曼殊室利，汝岂不得无著性耶？”

“世尊，我今即无著性，岂无著性复得无著？”

“曼殊室利，汝不当坐菩提座耶？”

“世尊，诸佛于菩提座尚无坐义，况我能坐？何以故？以一切法皆用实际为定量故，于实际中座及坐者俱不可得。”

“曼殊室利，言实际者，是何增语？”

“世尊，实际当知即是伪身增语。”

“曼殊室利，云何伪身可名实际？”

“世尊，实际无去无来、非真非伪，身非身相俱不可得，伪身亦尔，是故伪身即是实际。”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亦不惊怖，是诸菩萨定趣菩提不复退转。”

慈氏菩萨复白佛言：“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亦不惊怖，是诸菩萨已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是诸菩萨现觉法性离一切分别如大菩提故。”

曼殊室利亦白佛言：“若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亦不惊怖，是诸菩萨如佛世尊堪受世间供养恭敬。何以故？于一切法觉实性故。”

时，有女人名无缘虑，合掌恭敬白言：“世尊，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亦不惊怖，是诸有情于异生法、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皆不缘虑。所以者何？达一切法都无所有，能、所缘虑俱不可得。”

尔时，佛告舍利子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亦不惊怖，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知已住不退转地，定趣菩提不复退转。舍利子等，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亦不惊怖，欢喜、信乐、听闻、受持，转为他说心无厌倦；是诸有情能为一切真实广大殊胜施主，能施一切无上财宝，具足布施波罗蜜多；是诸有情净戒圆满，具真净戒、具胜净戒，净戒功德皆已圆满，具足净戒波罗蜜多；是诸有情安忍圆满，具真安忍、具胜安忍，安忍功德皆已圆满，具足安忍波罗蜜多；是诸有情精进圆满，具真精进、具胜精进，精进功德皆已圆满，具足精进波罗蜜多；是诸有情静虑圆满，具真静虑、具胜静虑，静虑功德皆已圆满，具足静虑波罗蜜多；是诸有情般若圆满，具真般若、具胜般若，般若功德皆已圆满，具足般若波罗蜜多；是诸有情成就真胜慈、悲、喜、舍，亦能为他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观何义，欲证无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尚无住心，况当欲证？我于菩提无求趣意。所以者何？菩提即我，我即菩提，如何求趣？”

佛言：“善哉！善哉！童子，汝能巧说甚深义处。汝于先佛多植善根，久发大愿，能依无得修行种种清净梵行。”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若于诸法有所得者可依无得修净梵行，我都不见有法可得及无所得，如何可言能依无得修净梵行？”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今见我声闻德耶？”

“世尊，我见！”

佛言：“童子，汝云何见？”

“世尊，今我见诸声闻，非异生、非圣者，非有学、非无学，非可见、非不可见，非见者、非不见者，非多、非少，非小、非大，非已调伏、非未调伏，我如是见而无见想。”

时，舍利子便问彼言：“于声闻乘既如是见，复云何见正等觉乘？”

“大德，我今不见菩萨，亦复不见诸菩萨法；不见菩提，亦复不见趣菩提法，亦不见有趣菩提行，亦不见有证菩提法，不见有能证菩提者。我如是见正等觉乘，谓于其中都无所见。”

时，舍利子复问彼言：“汝于如来当云何见？”

“大德，止！止！勿于如来大龙象王而兴言论。”

“曼殊室利，所言佛者，是何增语？”

“今问大德：所言我者，复何增语？”

舍利子言：“我者但有假立名字，是空增语。”

“大德当知，佛之增语即我增语，我之与佛俱毕竟空，但随世间假立名字。菩提名字亦是假立，不可寻此求实菩提，菩提相空不可表示。何以故？名字、菩提二俱空故。名字空故言说亦空，不可以空表示空法；菩提空故佛亦是空，故所言佛是空增语。

“复次，大德，所言佛者，无来无去、无生无灭，无所证得、无所成就，无名、无相不可分别，无言、无说不可表示，唯微妙智自内证知，谓诸如来觉一切法毕竟空寂证大菩提，随顺世间假立名字，故称为佛非为实有，若有若无不可得故。

“复次，大德，如来所证微妙智慧说名菩提，成就菩提故名为佛；菩提空故佛亦是空，由此佛名是空增语。”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曼殊室利所说深法，非初学者所能了知。”

尔时，曼殊室利童子即白具寿舍利子言：“我所说者，非唯初学不能解了，所作已办阿罗汉等亦不能知，非我所说有能知者。所以者何？菩提之相非识所识，无见无闻、无得无念、无生无灭，不可说示、不可听受。如是菩提性相空寂，诸大菩萨尚未能知，何况二乘所知解了？菩提性相尚不可得，况当有实证菩提者？”

舍利子言：“曼殊室利，佛于法界岂不证耶？”

“不也，大德。所以者何？佛即法界，法界即佛，法界不应还证法界。

“又，舍利子，一切法空说为法界，即此法界说为菩提，法界、菩提俱离性相，由斯故说一切法空。一切法空、菩提、法界，皆是佛境无二无别，无二无别故不可了知，不可了知故则无言说，无言说故不可施设有为无为、有非有等。

“又，舍利子，一切法性亦无二无别，无二无别故不可了知，不可了知故则无言说，无言说故不可施设。所以者何？诸法本性都无所有，不可施设在此在彼、此物彼物。

“又，舍利子，若造无间，当知即造不可思议亦造实际。何以故？舍利子，不可思议与五无间，俱即实际性无差别。既无有能造实际者，是故无间、不可思议亦不可造。由斯理趣，造无间者非堕地狱，不思议者非得生天；造无间者亦非长夜沉沦生死，不思议者亦非究竟能证涅槃。何以故？舍利子，不可思议与五无间皆住实际，性无差别，无生无灭、无去无来、非因非果、非善非恶、非招恶趣非感人、天、非证涅槃非没生死。何以故？以真法界非善非恶、非高非下，无前后故。

“又，舍利子，犯重苾蒭非堕地狱，净持戒者非得生天；犯重苾蒭非沉生死，净持戒者非证涅槃；犯重苾蒭非应毁訾，净持戒者非应赞叹；犯重苾蒭非应轻蔑，净持戒者非应恭敬；犯重苾蒭非应乖诤，净持戒者非应和合；犯重苾蒭非应远离，净持戒者非应亲近；犯重苾蒭非应损减，净持戒者非应增益；犯重苾蒭非不应供，净持戒者非定应供；犯重苾蒭非增长漏，净持戒者非损减漏；犯重苾蒭非不清净，净持戒者非定清净；犯重苾蒭非无净信，净持戒者非有净信；犯重苾蒭非不应受清净信施，净持戒者非定应受清净信施。何以故？舍利子，真法界中若持若犯其性平等，无差别故。

“又，舍利子，诸异生类名和合者，漏尽苾蒭名不和合。”

“曼殊室利，汝依何义作如是说？”

“大德，异生与生因合，名和合者；诸阿罗汉无如是义，名不和合。我依此义作如是说。

“又，舍利子，诸异生类名超怖者，漏尽苾蒭名不超怖。”

“曼殊室利，汝依何义作如是说？”

“大德，异生于可怖法不生怖畏，名超怖者；诸阿罗汉知可怖法实无所有、无怖可超。我依此义作如是说。

“又，舍利子，诸异生类得无灭忍，诸菩萨众得无生忍。”

“曼殊室利，汝依何义作如是说？”

“大德，异生不乐寂灭，名得无灭忍；诸菩萨众不见法生，名得无生忍。我依此义作如是说。

“又，舍利子，诸异生类名调伏者，漏尽苾蒭名不调伏。”

“曼殊室利，汝依何义作如是说？”

“大德，异生未调伏故应可调伏，名调伏者；诸阿罗汉漏结已尽不复须调，名不调伏。我依此义作如是说。

“又，舍利子，诸异生类名增上心超越行者，漏尽苾蒭名心下劣非超越行。”

“曼殊室利，汝依何义作如是说？”

“大德，异生其心高举行违法界，名增上心超越行者；诸阿罗汉其心谦下行顺法界，名心下劣非超越行。我依此义作如是说。”

时，舍利子赞曼殊室利言：“善哉！善哉！善能为我解密语义。”

曼殊室利报言：“如是，如是，大德，我非但能解密语义，我亦即是一切漏尽真阿罗汉。何以故？我于声闻、独觉乐欲皆永不起故，名漏尽真阿罗汉。”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颇有因缘，可说菩萨坐菩提座不证无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亦有因缘，可说菩萨坐菩提座不证无上正等菩提，谓菩提中无有少法可名无上正等菩提，然真菩提性无差别，非坐可得、不坐便舍。由此因缘，可说菩萨坐菩提座不证菩提，无相菩提不可证故。”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无上菩提即五无间，彼五无间即此菩提。所以者何？菩提、无间俱假施设，非真实有菩提之性，非可证得，非可修习，非可现见，彼五无间亦复如

是。又一切法本性毕竟不可现见，于中无觉、无觉者，无见、无见者，无知、无知者，无分别、无分别者、离相平等名为菩提，五无间性亦复如是。由此菩提非可证得，言可证得、修习、现见大菩提者是增上慢。”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今谓我是如来耶？”

“不也，世尊。不也，善逝。我不谓佛是实如来。所以者何？夫如来者以微妙智证会真如，妙智、真如二俱离相，真如离相非谓真如，妙智亦然非谓妙智，既无妙智及无真如，是故如来亦非真实。何以故？真如、妙智但假施设，如来亦尔，非二、不二。是故妙智、真如、如来，但有假名而无一实，故不谓佛是实如来。”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非疑惑于如来耶？”

“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何以故？我观如来实不可得、无生无灭，故无所疑。”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来岂不出现世间？”

“不也，世尊。不也，善逝。若真法界出现世间，可言如来出现于世；非真法界出现世间，是故如来亦不出现。”

“曼殊室利，汝谓殑伽沙数诸佛入涅槃不？”

“世尊，岂不见诸佛如来同不思议一境界相？”

“曼殊室利，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佛如来同不思议一境界相。”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今佛世尊现住世不？”

佛言：“如是。”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若佛世尊现住世者，殑伽沙等诸佛世尊亦应住世。何以故？一切如来同不思议一境相故。不思议相无生无灭，如何诸佛有入涅槃？是故，世尊，若未来佛当有出世，一切如来皆当出世；若过去佛已入涅槃，一切如来皆已灭度；若现在佛现证菩提，一切如来皆应现证。何以故？不思议中去、来、现在所有诸佛无差别故。然诸世间迷谬执著种种戏论，谓佛世尊有生有灭，有证菩提。”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所说法，唯有如来、不退菩萨、大阿罗汉所能解了，余不能知。何以故？唯如来等闻是深法，如实了达不赞不毁，知心、非心不可得故。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悉平等，心及非心俱不可得，由此于法无赞无毁。”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于是深法谁当赞毁？”

佛言：“童子，愚夫异生彼如是心非实心性，同佛心性不可思议。”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愚夫异生心、非心性，同佛心性不思议耶？”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佛、有情心及一切法，皆悉平等、不思议故。”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佛、有情心及一切法，若皆平等、不可思议，今诸圣贤求涅槃者，勤行精进岂不唐捐？所以者何？不思议性与涅槃性既无差别，何用更求？若有说言此异生法、此圣者法有差别相，当知彼人未曾亲近真净善友，作如是说，令诸有情执二法异，沉沦生死不得涅槃。”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愿如来于有情类最为胜不？”

“世尊，若有真实有情，我愿如来于彼最胜，然有情类实不可得。”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愿佛成就不思议法耶？”

“世尊，若有不思议法实可成就，我愿如来成就彼法，然无是事。”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愿如来说法调伏弟子众不？”

“世尊，若有说法调伏真如法界，我愿如来说法调伏诸弟子众，然佛世尊出现于世，于有情类都无恩德。所以者何？诸有情类皆住无杂真如法界，于此界中异生、圣者、能说、能受俱不可得。”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愿如来是世无上真福田不？”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若诸福田是实有者，我亦愿佛于彼无上，然诸福田实不可得，是故诸佛皆非福田、非非福田，以福、非福及一切法性平等故。然世间田能无尽者，世共说彼名无上田，诸佛世尊证无尽福，是故可说无上福田。又世间田无转变者，世共说彼名无上田，诸佛世尊证无变福，是故可说无上福田。又世间田用难思者，世共说彼名无上田，诸佛世尊证难思福，是故可说无上福田。诸佛福田虽实无上，而植福者无减无增。”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依何义作如是说？”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佛福田相不可思议，若有于中而植福者，即便能了平等法性，达一切法无减无增，故佛福田最为无上。”

尔时，大地以佛世尊神力、法力六返变动。时，众会中有十六亿大苾蒭众，诸漏永尽心得解脱；七百苾蒭尼、三千邬波索迦、四万邬波斯迦、六十俱胝那庾多数欲界天众

，远尘离垢生净法眼。

时，阿难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何因何缘，今此大地六返变动？”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由妙吉祥说福田相，我今印许故现斯瑞。过去诸佛亦于此处说福田相令大地动，故于今时现如是事。”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五 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二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曼殊室利不可思议。所以者何？曼殊室利所说法相不可思议。”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之所说实难思议，诚如具寿舍利子说。”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我所说法不可说可思议，亦不可说不可思议。所以者何？不可思议、可思议性俱无所有，但有音声，一切音声亦不可说不可思议、可思议性，以一切法自性离故。作是说者，乃名为说不可思议。”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汝今现入不可思议三摩地耶？”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我不现入此三摩地。所以者何？我都不见此三摩地性异于我，不见有心能思惟我及此定故。不可思议三摩地者，心、非心性俱不能入，云何可言我入此定？

“复次，世尊，我昔初学作意现入此三摩地，非于今时复更作意现入此定。如善射夫初学射业，注心粗的方乃发箭，久习成就能射毛端，不复注心在彼粗的，随所欲射发箭便中；如是我先初学定位，要先系念在不思议，然后乃能现入此定，久习成就，于此定中不复系心任运能住。所以者何？我于诸定已得善巧，任运入出不复作意。”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观此曼殊室利童子未可保信。所以者何？于此定中似不恒住，然无余定微妙寂静同此定者。”

曼殊室利便白具寿舍利子言：“大德，宁知更无余定寂静同此？”

舍利子言：“岂更有定寂静同此？”

曼殊室利报言：“大德，若此可得，可言余定寂静同此，然不可得。”

舍利子言：“曼殊室利，岂今此定亦不可得？”

“大德，此定实不可得。所以者何？谓一切定，可思议者有相可得，不思议者无相可得，此定既曰不可思议，是故定应实不可得。又，舍利子，不思议定，一切有情无不

得者。所以者何？一切心性皆离心性，离心性者皆即名为不思议定，故有情类无不得者。”

佛赞曼殊室利童子：“善哉！善哉！曼殊室利，汝于过去无量佛所多植善根、久发大愿，所修梵行皆依无得，发言皆说甚深义处。曼殊室利，汝岂不以住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一切时说甚深义？”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若我由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是说，便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说，若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说，则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有所住，若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所住者，则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以我想及以有想为所住处，然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二想、住无所住。如诸佛住微妙寂静，无起、无作、无动、无转以为所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住有法、不住无法，故此所住不可思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皆不现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是不思议界，不思议界即是法界，法界即是不现行界，不现行界当知即是不思议界，不思议界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界、法界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即是法界，法界即是不现行界，不现行界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是不思议界，不思议界当知即是不现行界，不现行界当知即是无所有界，无所有界当知即是无生灭界，无生灭界当知即是不思议界，不思议界与如来界、我界、法界无二无别。

“是故，世尊，若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大菩提更不求证。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菩提故。世尊，若有实知我界即知无著，若知无著即知无法，若知无法即是佛智，佛智即是不思议智，当知佛智无法可知，名不知法。所以者何？此智自性都无所有，无所有法云何能于真法界转？此智自性既无所有即无所著，若无所著即体非智，若体非智即无境界，若无境界即无所依，若无所依即无所住，若无所住即无生灭，若无生灭即不可得，若不可得即无所趣，既无所趣，此智不能作诸功德，亦复不能作非功德。所以者何？此无思虑我作功德、作非功德。无思虑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即是佛智，是故此智于一切法无取不取，亦非前际中际后际、非先已生非先未生，无出无没、非常非断，更无余智类此智者。由是此智不可思议，同于虚空不可比类，无此无彼、非好非丑；既无余智类此可得，是故此智无等、不等，由此故名无等等智；又无余智对此可得，是故此智无对、不对，由此故名无对对智。”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妙智不可动耶？”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如是妙智性不可动。如锻金师烧炼金璞，既得精熟秤量无动；此智亦尔，久修成熟，无作无证、无生无尽、无起无没，安固不动。”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谁能信解如是妙智？”

曼殊室利白言：“世尊，若能不行般涅槃法，于生死法亦能不行，于萨迦耶行寂灭行，于般涅槃行无动行。不断贪欲、嗔恚、愚痴，亦非不断。所以者何？如是三毒自性远离，非尽不尽；于生死法不起不堕，于诸圣道不离不修。彼于此智能深信解。”

佛赞曼殊室利童子：“善哉！善哉！善说此事。”

尔时，具寿大迦葉波前白佛言：“当来之世，谁能于此法毗奈耶甚深义趣信解修学？”

佛告具寿大迦葉波：“今此会中苾蒭等众，当来之世，于此所说法毗奈耶甚深义趣，能生信解听受修学，亦能为他演说流布。如大长者失无价珠，苦恼缠心愁忧不乐，后时还得踊跃欢喜。今此会中苾蒭等众亦复如是，闻深般若波罗蜜多信解修学，后不闻说如是法门，苦恼缠心愁忧不乐，咸作是念：‘我等何时当更得闻如是深法？’后时若得闻此法门，踊跃欢喜复作是念：‘我今得闻如是经典，即为见佛亲近供养。’如圆生树胞初出时，三十三天踊跃欢喜：‘此树不久华必开敷、香气氛氳，我等游集。’苾蒭等众亦复如是，闻深般若波罗蜜多，信受修行应生欢喜，一切佛法不久开敷。

“饮光当知，未来之世苾蒭等众若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信解修行心不沉没，必于此会已得听闻，欢喜受持、演说流布，当知彼类由闻是法，欢喜踊跃信受修行，不久开敷一切佛法。如来灭后，若有受持、演说、流布此经典者，当知皆是佛威神力之所加护令彼事成。

“饮光当知，若有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受持，彼于过去无量佛所多植善根，已得听闻，非适今也！如穿珠者，忽然遇得无价末尼，生大欢喜，当知彼类曾见此珠，故生欢喜，非今创见。如是当来诸苾蒭等，深心爱乐听闻正法，忽遇般若波罗蜜多，欢喜听闻、信受、修学，当知彼类已于往昔无量佛所曾闻是经，非于今时创闻能尔。

“饮光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妙吉祥所说般若波罗蜜多，欢喜踊跃、乐闻无厌，数复殷勤重请演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过去已从曼殊室利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欢喜受持、信解、修学，亦曾亲近曼殊室利供养恭敬，故能如是。譬如有人遇入城邑，其中一切园林、池沼、舍宅、人物无不悉见；后至余处，闻人赞说此城邑中所有胜事，深生欢喜请其重说，若更得闻倍复欢喜，彼由往昔皆曾见故。如是当来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妙吉祥所说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尝无厌足，殷勤固请重说深义，闻已赞叹倍生欢喜，当知此等皆由往昔已曾亲近曼殊室利，供养恭敬听受斯法，故于今时能成是事。”

尔时，具寿大迦葉波便白佛言：“如来善说现在、当来善男子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信解修行诸行、状、相。”

佛言：“如是，如汝所说，我已善说彼行、状、相。”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现在、当来善男子等闻是深法诸行、状、相，当知即非诸行、状、相，以所闻法微妙寂静，诸行、状、相皆不可得，云何如来作如是说：我已善说彼行、状、相？”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现在、当来善男子等闻是深法诸行、状、相，彼实皆非诸行、状、相，以所闻法微妙寂静，诸行、状、相皆不可得。然彼闻说甚深法时，欢喜受持、信解、修学，必于过去已曾得闻欢喜受行，故能如是，此行、状、相依世俗说，非胜义中有如是事。曼殊室利当知，显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为显了一切佛法，通达真实不思议事。曼殊室利，我本修学菩萨行时所集善根，皆由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得成满；欲住菩萨不退转地，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亦由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得成办。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集菩萨所集善根，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住菩萨不退转地，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善通达一切法界平等之相，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善了知一切有情心行平等，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疾证得一切佛法，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说如来不能现觉诸法秘密义趣，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所觉诸法及能觉者不可得故。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说如来不能证诸佛法秘密义趣，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所证佛法及能证者不可得故。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说如来不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相好威仪无不具足秘密义趣，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所证无上正等菩提相好威仪及能证者不可得故。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佛说如来不成一切功德不能化导一切有情秘密义趣，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一切功德所化有情及诸如来不可得故。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于诸法得无礙解，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诸法有少真实若净若染，生灭等故。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知诸法非去、来、今及无为相，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以真法界非去、来、今及无为故，诸法皆入真法界

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于诸法得无疑惑，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能三转、十二行相无上法轮，及于其中都无执著，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慈心普覆一切，而于其中无有情想，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与世间同入法性无诸诤论，而于世间及诸诤论都无所得，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遍了达处、非处境都无挂礙，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来力、无畏等无边佛法，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曼殊室利童子即白佛言：“我观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为，无诸功德，无生、无灭，无力、无能，无去、无来，无入、无出，无损、无益，无知、无见，无体、无用，非造作者，亦不能令诸法生灭，不令诸法为一、为异，无成、无坏，非慧、非境，非异生法、非声闻法、非独觉法、非菩萨法、非如来法，非证、不证，非得、不得，非尽、不尽，不入生死、不出生死，不入涅槃、不出涅槃，于诸佛法不成、不坏，于一切法非作、不作，非可思议、不可思议，离诸分别、绝诸戏论。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都无功德，云何如来劝有情类精勤修学？”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如是所说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真实功德，善男子等若如是知，此即名为真实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菩萨胜三摩地，欲成菩萨胜三摩地，欲住如是三摩地中，见一切佛，知佛名字，及见如是诸佛世界，能证、能说诸法实相无障、无礙，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昼夜精勤勿生厌倦。”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何故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相、无名，无边、无际，无归依处，非思量境，非罪、非福，非暗、非明，如净虚空等真法界，分齐、数量都不可得。由如是等种种因缘，是故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曼殊室利童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甚深行处，若诸菩萨能行是处，于诸境界悉能通达，如是行处非一切乘之所行处。所以者何？如是行处无名、无相、非所分别，是故名为非所行处。”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何法，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懈倦，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一相庄严三摩地者，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云何名为一相庄严三摩地？诸菩萨众云何修行？”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此三摩地以法界相而为庄严，是故名为一相庄严三摩地。若菩萨摩诃萨欲入如是胜三摩地，先应听闻、请问、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然后能入此三摩地。曼殊室利，若菩萨摩诃萨不动法界，知真法界不应动摇、不可思议、不可戏论，如是能入一相庄严三摩地。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入如是三摩地者，应处空闲离诸喧杂，结跏趺坐不思众相，为欲利乐一切有情，于一如来专心系念，审取名字、善想容仪，随所在方端身正向。相续系念此一如来，即为普观三世诸佛。所以者何？曼殊室利，一佛所有无量无边功德辩才等一切佛，三世诸佛乘一真如证大菩提无差别故。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学，得入如是一相庄严三摩地者，普能了达无量无边殑伽沙等诸佛法界无差别相，亦能总持无量无数殑伽沙等诸佛、菩萨已转、未转无上法轮。如阿难陀多闻智慧，于诸佛教得念总持，声闻众中虽最为胜，而所持教犹有分限。若得如是一相庄严三摩地者，多闻智慧、念总持力不可思议，普能受持无量无数殑伽沙等诸佛、菩萨无上法轮，一一法门皆能了达甚深义趣，宣说开示，辩才无尽，胜阿难陀多百千倍。”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彼菩萨乘善男子等，云何得此三摩地时便获无边功德胜利？”

佛言：“童子，彼菩萨乘善男子等，精勤修学一相庄严三摩地者，常作是念：‘我当云何能普通达诸佛法界，受持一切无上法轮，与诸有情作大饶益？’由斯得此三摩地时，便获无边功德胜利。曼殊室利，彼菩萨乘善男子等，先闻如是一相庄严三摩地功德，发勤精进系念思惟，如如思惟此定功德，如是如是功德相现；既见此相如先所闻，深生欢喜转勤修习，渐次得入此三摩地，功德胜利不可思议。若诸有情毁谤正法，不信善恶，业障重者，彼于此定不能证得。

“曼殊室利，譬如有人遇得宝珠，示治宝者言：‘我此宝价值无量，然其形色未甚光鲜，汝当为我如法磨莹，但令鲜净勿坏形色。’其治宝者随彼所言，依法专心如如磨莹，如是如是光色渐发，乃至究竟映彻表里，既修治已价值无量。曼殊室利，彼菩萨乘

善男子等，渐次修学此三摩地亦复如是，乃至得此三摩地时，便获无边功德胜利。曼殊室利，譬如日轮普放光明作大饶益，如是若得一相庄严三摩地时，普照法界，亦能了达一切法门，为诸有情作大饶益，功德胜利不可思议。

“曼殊室利，如我所说种种法门皆同一味，谓远离味、解脱味、寂灭味，无所乖违。彼菩萨乘善男子等，若得如是三摩地时，所演法门亦同一味，谓远离味、解脱味、寂灭味，无所乖违。彼菩萨乘善男子等，若得如是三摩地时，随演法门辩说无尽，速能成满菩提分法。是故，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萨摩诃萨能正修行一相庄严三摩地者，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曼殊室利童子，若菩萨摩诃萨不见法界种种差别及一相者，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乘善男子等忍菩萨法不应修行，忍大菩提不应求趣，达一切法本性空故，彼由此忍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信一切法皆是佛法，闻一切空心不惊疑，由此因故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乘善男子等闻说诸法无不皆空，心不迷闷亦无疑惑，彼于佛法常不舍离，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曼殊室利童子闻是语已即白佛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定由因缘而证得不？”

佛言：“不尔。”

曼殊室利复白佛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由因缘而证得不？”

佛言：“不尔。所以者何？不思议界不由因缘及非因缘而可证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即是不思议界。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如是说心不惊怖，我说彼于无量佛所，已发大愿、多种善根。是故苾蒭、苾蒭尼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疑亦不迷闷，彼为真实随佛出家。若近事男、近事女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疑亦不迷闷，彼为真实归佛、法、僧。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不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不名为真实修学菩萨乘者。

“曼殊室利，譬如世间卉木、丛林、药物、种子，一切皆依大地生长；如是菩萨世、出世间一切善根及余胜事，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长。当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法，皆于无上正等菩提随顺证得无所乖诤。”

尔时，曼殊室利童子闻佛所说，便白佛言：“此赡部洲当来之世，于何城邑聚落处所演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人多信受？”

佛告曼殊室利童子：“今此众中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信受修行，欢喜发愿：‘愿我当来随所生处，常闻般若波罗蜜多。’随彼当来所生之处，宿愿力故，即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演说、开示人多信受。曼殊室利，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欢喜踊跃深信受者，我说彼类久植善根，乘宿愿力乃能如是。曼殊室利，有欲听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汝应告言：‘善男子等，随意听受勿生惊怖、疑惑、不信反增谤毁。’今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不显有法，谓不显有若异生法、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如来法成坏可得。”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若有苾蒭、苾蒭尼等来至我所，作是问言：‘云何如来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当答言：‘佛说诸法无违诤相。所以者何？都无有法能与法诤，亦无有情于佛所说能生信解。所以者何？诸有情类都不可得。’

“复次，世尊，我当告彼：‘如来常说诸法实际。所以者何？诸法平等，无不皆是实际所摄，此中不说阿罗汉等能逮胜法。所以者何？阿罗汉等所证得法与异生法无差别相。’

“复次，世尊，我当告彼：‘佛所说法，不令有情于般涅槃已、正、当得。何以故？以诸有情毕竟空故。’

“复次，世尊，善男子等来至我所，作是问言：‘仁与如来尝所谈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请为说之，今希听受！’我当告彼：‘汝等欲闻，勿起听心，勿专系念，当起如幻如化等心，如是乃能解我所说。汝等若欲听我法者，当起是心：“今所闻法如空鸟迹、如石女儿。”如是乃能听我所说。汝等若欲闻我法者，勿起二想。所以者何？我所说法远离二想。汝等今应不坏我想、不起诸见，于诸佛法无所希求，异生法中不乐迁动。何以故？二法相空，无取舍故。’

“世尊，诸有请我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先如是教诫教授，以无相印印定诸法，令求听者离取著心，然后为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

佛赞曼殊室利童子：“善哉！善哉！汝能善说我所说法及说方便。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见如来，欲亲近佛供养恭敬，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欲请诸佛为大师者，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欲证无上正等菩提，或不欲证，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于一切定欲得善巧，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诸有情于一切定欲自在起，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诸三摩地要知诸法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方自在起。何以故？达诸法空无挂礙故。若诸有情欲达诸法皆有出离，无有一法无出离者，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若诸有情欲达诸法但假施设无真实者，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欲了知诸有情类虽趣无上正等菩提，而无有情趣菩提者亦无退没，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达一切法即菩提故。若欲了达一切有情行菩提行，无不行者亦无退没，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菩提即是诸法实性，一切有情皆行诸法，无舍法者，诸行皆空，故无退没。若欲了达一切法性即是菩提，一切菩提即是法界，此即实际，实际即空，心无退没，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曼殊室利，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显示诸佛难思作用饶益有情，亦是如来所游戏处。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示现，不可宣说，是无堕法，唯有如来如实觉了，方便善巧为有情说。

“曼殊室利，若有苾蒭、苾蒭尼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下至受持一四句颂为他演说，定趣菩提住佛境界，况能如说而修行者！当知是人不堕恶趣，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没，亦不惊怖，欢喜信受，当知此辈于诸佛法定当证得，一切如来皆所印可，开许领受为弟子众。

“曼殊室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信受如来无上法印，谓深般若波罗蜜多，获无量福。如是法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护念，诸阿罗汉、菩萨、智者及诸天神皆共守卫。若菩萨乘善男子等此印所印，超诸恶趣、声闻、独觉，定当证得无上菩提。”

时，天帝释即与无量三十三天诸天子等，各取种种天妙华香、嗢钵罗华、拘某陀华、钵特摩华、奔荼利华、微妙音华、妙灵瑞华、栴檀香末，供养般若波罗蜜多，奉散如来、曼殊室利、一切菩萨及声闻等，复奏种种天诸音乐，歌赞妙法而为供养，复发愿言：“愿我等辈常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印！”

时，天帝释复发愿言：“愿赡部洲诸有情类，常闻般若波罗蜜多，欢喜受持、成办佛法！我等天众常卫护之，令受持者无诸留难。诸有情类少用功力而得听闻、受持读诵，当知皆是诸天威力。”

尔时，佛赞天帝释言：“天主，汝今能发是愿，若有闻此欢喜受持，于诸佛法定能成办，疾趣无上正等菩提。”

曼殊室利即白佛言：“惟愿如来以神通力，护持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饶益一切。”

佛时即现大神通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诸山、大地六反震动，复现微笑，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曼殊室利便白佛言：“此即如来现神通力护持般若波罗蜜多久住世间饶益之相。”

佛言：“如是，如汝所说，我以神力护持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印，令久住世饶益有情。诸佛世尊说胜法已，法尔皆起大神通力，护持此法令住世间，使诸天魔不能得便，诸恶人辈不能谤毁，一切外道深心怖畏。若有精勤学此法者，一切障难无不殄灭。”

时，薄伽梵说是经已，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曼殊室利而为上首，及苾蒭等四部大众，天、龙、药叉、阿素洛等一切众会，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经第八会那伽室利分序 唐西明寺沙门玄则制

载惟清规外涤，乃照晋于襟灵；神理内康，俄发挥于事业。若不讯诸动寂，将或谬以随迎。是故妙祥资舍卫之禀，龙祥扣分卫之节，挫举下而迂足，措屈伸而矫手；虑不虑以思惟，行无行以发趣。食夫幻食，反类悬匏；资以无资，翻同洌井。俄而纵观空术，澄襟海定，孕生灵为水性，罄功德为珍府，晏六动而不摇，走三乘以终驻。无宰不宰，黜心王而利见；无亲不亲，恢善友而遥集。是令近事取钵，骇修臂之不存；应供投襟，兀抚心其已灭。譬蜃楼切景，知积气以忘跻；鸾镜含姿，悟唯空而辍揽。故能自近而鉴远，由真以立俗，识危生之露集，知幻质之泡浮，电倏青紫之辉，云空轩盖之影。文约理赡，昔秘今传；虽一轴且单译，而三复固多重味矣！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六 第八那伽室利分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为诸大众宣扬正法。

尔时，妙吉祥菩萨摩诃萨于日初分著衣持钵，渐次将入室罗筏城。

时，有菩萨名龙吉祥，见已问言：“尊者何所往？”

妙吉祥曰：“我欲入此室罗筏城巡行乞食，为欲利乐多众生故，哀愍世间大众生故，利益安乐诸天、人故。”

龙吉祥言：“唯然！尊者，今于食想犹未破耶？”

妙吉祥曰：“吾于食想都不见有，知何所破？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本性空寂，犹若虚空无坏无断，我何能破？诸天、魔、梵，世间沙门、婆罗门等亦不能破。所以者何？诸法自性等虚空界，毕竟皆空，不可动摇，无能破者。又一切法如太虚空，无有天、魔、梵、沙门等诸有情类可能摄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远离故非所摄受。”

龙吉祥言：“若如所说，云何菩萨与魔战诤？”

妙吉祥曰：“菩萨未尝与击大鼓魔军战诤，菩萨尔时亦不见法有少真实可依入定。所以者何？菩萨见彼虽击鼓等而无怖畏。譬如幻师幻作怨敌，虽现扰恼而不生怖；如是

菩萨知法性空皆如幻等，都无怖畏。若时菩萨有怖畏者，非天、人等所应供养，然诸菩萨解空无怖，堪为一切真净福田。”

龙吉祥言：“颇有能证菩提者不？”

妙吉祥曰：“亦有能证。”

龙吉祥言：“谁为证者？”

妙吉祥曰：“若无名姓、施设、语言，彼为能证。”

龙吉祥言：“彼既如是，云何能证？”

妙吉祥曰：“彼心无生，不念菩提及菩提座，亦不愍念一切有情，以无表心、无见心等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龙吉祥言：“若尔，尊者以何心等当得菩提？”

妙吉祥曰：“我无所趣亦非能趣，都无所学。非我当来诣菩提树，坐金刚座证大菩提，转妙法轮拔济生死。所以者何？诸法无动，不可破坏，不可摄受，毕竟空寂。我以如是非趣心等当得菩提。”

龙吉祥言：“尊者所说皆依胜义，令诸有情信解是法解脱烦恼。若诸有情烦恼解脱，便能毕竟破魔罥网。”

妙吉祥曰：“魔之罥网不可破坏。所以者何？魔者不异菩提增语。何以故？魔及魔军性俱非有都不可得，是故我说魔者不异菩提增语。”

龙吉祥言：“菩提何谓？”

妙吉祥曰：“言菩提者，遍诸时处一切法中。譬如虚空都无障礙，于时处法无所不在；菩提亦尔，无障礙故遍在一切时处法中。如是菩提最为无上，仁今欲证何等菩提？”

龙吉祥言：“欲证无上。”

妙吉祥曰：“汝今应证无上菩提非可证法，汝欲证者便行戏论。何以故？无上菩提离相寂灭，仁今欲取，成戏论故。譬如有人作如是说：‘我令幻士坐菩提座，证幻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言极成戏论，以诸幻士尚不可得，岂令能证幻大菩提？幻于幻法，非合非散，无取无舍，自性俱空。诸佛世尊说一切法不可分别皆如幻事，汝今欲证无上菩提，岂不便成分别幻法？然一切法皆不可取亦不可舍，无成无坏，非法于法能有造作及有灭坏，无法于法能有和合及有别离。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非合非散，自性皆空，离

我、我所，等虚空界，无说无示、无赞无毁、无高无下、无损无益、不可想像、不可戏论，本性虚寂，皆毕竟空，如幻如梦，无对无比，宁可于彼起分别心？”

龙吉祥言：“善哉！尊者，我今由此定得菩提。何以故？由尊为我说深法故。”

妙吉祥曰：“吾于今者，曾未为汝有所宣说若显若密、若深若浅，云何令汝能得菩提？所以者何？诸法自性皆不可说，汝谓我说甚深法者，为行戏论；然我实非能说法者，诸法自性亦不可说。如有人言：‘我能辩说幻士识相，谓诸幻士识有如是如是差别。’彼由此说害自实言。所以者何？夫幻士者尚非所识，况有识相？汝今谓我说甚深法，令汝证得无上菩提，亦复如是。以一切法皆如幻事，毕竟性空尚不可知，况有宣说？”

尔时，无能胜菩萨摩诃萨来至其所，闻已赞言：“善哉！善哉！正士，大士，能共辩说甚深法门。”

时，妙吉祥诘无能胜言：“正士、大士为说何法？夫为菩萨不作是念：‘我是菩萨正士、大士，能为有情说甚深法。’作是念者便行戏论。又，无能胜，颇有谷响，自性实有能发语言，众生闻者识诠诸法不？”

时，无能胜答曰：“不也。”

妙吉祥言：“如是诸法一切非实，皆如谷响无名、无相、无所取著，于斯有执便行戏论，若行戏论流转生死。彼于如响一切法中不如实知，起诸乖诤，乖诤起故心则动摇，心动摇时多诸迷谬，迷谬增故诸趣轮回。是故世尊亲于昼夜教诫教授诸苾蒭言：‘汝等苾蒭勿行戏论，于我所说寂灭法中，常应思惟、审谛观察、精勤修习无得法忍。’如是能寂大圣法王说诸法空本性寂静，无染、无得、无所依住。能如实知解脱生死，定当证得菩提涅槃。”

时，龙吉祥闻是语已，因即复问妙吉祥言：“尊者从何生死解脱？”

妙吉祥曰：“仁谓如来从何生死而得解脱？十力世尊常说过去、未来、现在为生死法。”

龙吉祥言：“世尊岂不说一切法皆如幻化，既尔，有情应本已证无上菩提，宁有生死？所以者何？尊者亦说诸法非实皆如幻化。”

妙吉祥曰：“我从昔来于法性相曾未宣说，亦不分别，取著造作。所以者何？诸法性相不可表示、不可分别、不可取著、不可造作。

“一切有情设能如实了达诸法皆如幻化，应本已证无上菩提；然由有情于一切法，不能通达皆如幻化故，于诸趣生死轮回。如工幻师随依何物，幻作种种所幻化事，所谓

世间天、魔、梵、释、沙门、梵志、诸龙、药叉、阿素洛等人非人众，诸愚痴类迷执实有，智者幻师知无实性，但有种种虚妄相现。如是诸法虽如幻化，而有情类愚痴不了，非有计有、无常计常，于诸法中种种分别，或分别色或分别心，有为无为、有漏无漏如是等类种种分别，由此分别于诸法中，不如实知皆如幻化，由不知故生死轮回。设诸有情于一切法如实了知皆如幻化，则于佛法不复增长。所以者何？诸有情类本来皆有，诸佛妙法一切已有，无退佛智故。

“诸有情咸可安立于佛妙法觉慧无动，知法性空，无名无相、无依无住、无取无执、无礙无著、犹如虚空，无阿赖耶、无尼延底，无上寂静、最极寂静，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成无坏、非有非无。由此于中成甚深忍，常不远离诸佛妙法。所以者何？诸佛妙法离性离相，不可施设、不可宣说、不可表示，遍有情类犹若虚空。”

时，龙吉祥闻甚深法欢喜踊跃，赞妙吉祥：“善哉！善哉！尊者所说，甚深微妙不可思议，说诸有情常不远离诸佛妙法，谁能信解？”

妙吉祥曰：“诸佛真子皆能信解，谓随信行、若随法行、若第八、若预流、若一来、若不还、若阿罗汉、若诸独觉、若诸菩萨已得不退，于诸白法无动无转，已善安住毕竟空法无所得法，能深信解。所以者何？是诸菩萨妙菩提座已现在前，能对世间天、魔、梵、释、沙门、梵志、阿素洛等人非人前大师子吼：‘我于此座结跏趺坐，乃至未得无上菩提，终不中间暂解斯坐。’何以故？是诸菩萨已善安住毕竟空法无所得法，不可动故。譬如帝杙极善安固，诸牛王等不能动摇；如是菩萨已善安住毕竟空法无所得法，一切有情不能倾动，令离觉所觉及菩提座处。”

龙吉祥言：“觉所觉处、菩提座处何所谓耶？”

时，妙吉祥还诘彼曰：“云何名为如来变化？云何如来变化之处？云何如来变化所依？云何如来变化证法，由此说为如来变化说法示导？”

龙吉祥言：“我尚不见有实如来，况当见有如来变化及变化处、变化所依、变化证法，由此可说如来变化说法示导？”

妙吉祥曰：“善哉！善哉！所说所知甚为如理，汝已起证于一切法无所得忍能作是说，觉所觉等应知亦然。”

龙吉祥言：“非一切法无所得忍有起有坏。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空无自性，自相亦空。如是诸法无相、无对、无色、无见，与虚空等，云何得起于一切法无所得忍？若一切法无所得忍有可起义，则若响忍、若光影忍、若聚沫忍、若浮泡忍、若阳焰忍、若芭蕉忍、若幻事忍、若梦境忍、若变化忍、若镜像忍、若寻香城忍、若虚空界忍应有起义

。所以者何？虚空等忍有起义者必无是处。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法，不惊、不怖、无惑、无疑、心不沉没，即是菩萨无上法忍。”

妙吉祥言：“诸菩萨众无得法忍岂无差别？”

龙吉祥曰：“若菩萨众于少分法有执著者，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于甚深悉能解了。’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是成就甚深忍者。’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于甚深悉能信受。’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于诸义悉能解了。’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于诸法悉能觉了。’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解了诸法本性。’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修行诸菩萨道。’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严净种种佛土。’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成熟诸有情类。’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于菩提决定当证。’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定能转无上法轮。’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济拔诸有情类。’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有所行、我有所证。’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修行四念住等三十七种菩提分法。’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修行静虑、无量、等持、等至、陀罗尼门。’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若诸菩萨作是念言：‘我能趣证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并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妙法。’是则名为行有所得。菩萨不行有所得故，无得法忍非有差别。”

妙吉祥言：“若尔，菩萨云何修学趣菩提行？”

龙吉祥曰：“若菩萨众于诸法中无所取著，是为修学趣菩提行。若菩萨众于诸法中无所恃怙，是为修学趣菩提行。若菩萨众现观诸法依托众缘、空无自性、离我、我所，是为修学趣菩提行。若菩萨众虽有所行而无行想，是为修学趣菩提行。”

妙吉祥言：“如是，如是，诚如所说。如人梦中虽谓游止种种方所，而无去、来、行、住、坐、卧，亦无真实游止处所；菩萨亦尔，虽住寤时，有所修行而无行想，观所行行本性皆空，于诸法中无所取著，达一切法无状、无相、无阿赖耶、无尼延底，与虚空等本性空寂。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无所执取、离诸戏论，是天、人等真净福田，堪受世间恭敬供养。”

尔时，龙吉祥菩萨摩诃萨闻是语已，欢喜踊跃而作是言：“唯然！尊者！我今欲往室罗筏城，为有情故巡行乞食。”

妙吉祥曰：“随汝意往，然于行时，勿得举足，勿得下足，勿屈、勿伸，勿起于心，勿兴戏论，勿生路想，勿生城邑、聚落之想，勿生小大、男女之想，勿生街巷、园林、舍宅、户牖等想。所以者何？菩提远离诸所有想，无高无下、无卷无舒，心绝动摇，言亡戏论，无有数量，是为菩萨所趣菩提。仁今若能如是行者，随意所往而行乞食。”

时，龙吉祥既承教授教诫威力入海喻定。譬如大海其水广深，盈满湛然丰诸珍宝，含育种种水族生命；如是此定威力广深、神用难思、三业安静，具功德宝摄养含识。

时，有菩萨名曰善思，为欲令彼速出定故，设大加行触动其身，虽令三千大千世界诸山、大地六反变动，而龙吉祥身心宴寂，安固不动如妙高山。所以者何？彼由此定，令身、语、意安住无动。后从定起，雨诸香华，向誓多林曲躬合掌，至诚恭敬而作是言：“归命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所说无不甚深，自性皆空无染无得，能令闻者获斯胜定。”

善思菩萨便问彼言：“仁在定中觉地动不？”

龙吉祥曰：“善思当知，若诸身心有动转者，见大地等亦有倾摇。诸佛世尊、不退菩萨及大独觉、大阿罗汉，身心安静远离动摇，于诸法中不见不觉有动、有转、有倾、有摇。所以者何？以常安住无动、无转、无倾摇法，谓空、无相、无愿、寂静，证相本空、性远离法，由住此法身心无动。”

时，妙吉祥见闻此已，欢喜赞叹龙吉祥言：“善哉！善哉！能成是事，今者随意入城乞食。”

龙吉祥曰：“我今已证海喻胜定无上法食，于诸段食不复希求。我今唯求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方便善巧、妙愿、力、智波罗蜜多及余无边菩萨胜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拔有情类生死大苦，令住究竟清净涅槃。我今欣求弃舍诸行，不欲资养杂秽身心。今我由尊真净善友哀愍我力证获胜定，我今顶礼殊妙吉祥、无边吉祥、勇猛吉祥、广大吉祥、妙法吉祥、胜慧吉祥、难思吉祥、大仙善友、真净善友。”

妙吉祥言：“善哉！仁者，能得如是海喻胜定，了达诸法如响、如像、如梦、如幻、如阳焰、如光影、如变化事、如寻香城。汝今应求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并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无上法食，用自资益解脱法身。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由此食，能经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殑伽沙等大劫而住。所

以者何？如是法食无漏无系，能永解脱执著世间不出离法，亦能永灭一切憍慢，无阿赖耶、无尼延底，无诸戏论本性空寂。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希此食，汝亦当求，勿求世间下劣法食。”

龙吉祥曰：“我今听尊所赞如斯无上法食已为充足，况得食耶！我若当来得斯法食，即以无食而为方便，自充足已，复持充足一切有情。”

妙吉祥言：“汝能充足虚空界不？”

答曰：“不能。”

妙吉祥言：“汝能充足响、像、梦幻、阳焰、光影、诸变化事、寻香城不？”

答曰：“不能。”

妙吉祥言：“汝颇能以众流充足诸大海不？”

答曰：“不能。”

妙吉祥言：“诸法亦尔，云何汝欲充足一切？汝欲一切皆充足者，则欲充足太虚空界，亦欲充足响、像、梦等，亦欲充足一切大海，亦欲充足一切法空、无相、无愿、无造、无作、无生、无灭，亦欲充足远离、寂静、离染、涅槃、毕竟、解脱，亦欲充足无色、无见、无对、一相与虚空等不可执取真如、法界。”

龙吉祥言：“如尊所说食及食者无不皆空，则诸有情应不资食。”

妙吉祥曰：“如是，如是，一切有情皆不资食。设佛化为殑伽沙等诸有情类无不须食，汝令谁造尔所食耶？”

龙吉祥言：“化无所食，何假为造？”

妙吉祥曰：“法及有情皆如幻化，是故一切无资食者。若诸有情不能如实了达诸法皆如幻化，则于诸趣生死轮回，虚妄执为有所资持，然彼资持都不可得。如实观察法及有情，自性俱空无少真实，则于诸食无所资持。”

龙吉祥言：“我今欲住断除饥渴。”

妙吉祥曰：“饥渴尚无，何有能断？譬如幻士作如是言：‘我今欲求阳焰中水断除饥渴。’汝今亦然。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如阳焰，一切有情皆如幻士，云何欲住断除饥渴？虚妄分别所作法中，能断、所断俱不可得，既无饥渴，除断者谁？诸法本来自性充足都无饥渴，何所除断？愚夫于此不如实知，谓我饥渴欲求除断。诸有智者能如实知饥渴本无不求除断，既能了达诸法性空，不复轮回生死诸趣，远离戏论无所分别，于一

切法住无所住，无依、无染，无入、无出，毕竟解脱，分别永无。”

龙吉祥言：“如如尊者说诸法要，如是如是法界出现。”

妙吉祥曰：“非真法界有出、有没、有屈、有伸。所以者何？真法界者，离相寂然，无出、无没，不可分别、不可戏论，无依、无住，无取、无舍，无动、无转，无染、无净。如虚空界，无动、无转，无取、无舍，无依、无住，不可戏论、不可分别，无出、无没；诸法亦尔，自相本空，性亦非有，相不可得。若诸法相有可得者，已般涅槃佛应可得故。

“一切法无阿赖耶、无尼延底，无色、无见、无对、无相，本来寂灭。是故诸佛如殑伽沙虽已般涅槃而无一法灭，谓无色蕴灭及受、想、行、识蕴灭，亦无眼处灭及耳、鼻、舌、身、意处灭，亦无色处灭及声、香、味、触、法处灭，亦无眼界灭及耳、鼻、舌、身、意界灭，亦无色界灭及声、香、味、触、法界灭，亦无眼识界灭及耳、鼻、舌、身、意识界灭，亦无眼触灭及耳、鼻、舌、身、意触灭，亦无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灭及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灭，亦无地界灭及水、火、风、空、识界灭。如是诸佛虽般涅槃，而无一法般涅槃者。诸有欲令般涅槃位有法灭者，即为欲令太虚空界彼位亦灭。所以者何？一切法性本来寂灭，自性寂静，最极寂静，不可更灭。

“诸愚夫类不如实知，般涅槃时方起灭想，谓：‘我、我所今时乃灭。’彼由执著我及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及由执有、无自性法般涅槃时一切永灭，我说彼类皆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所以者何？彼愚痴类于法本性不知不觉，由不知觉法本性故，与佛世尊及大弟子、不退菩萨——于甚深法有深信解，恒乐受行无所得行，于过去佛多种善根，有大神通具大势力，真净商主、无上天仙——常有违诤。以违诤故，彼诸愚夫长夜沉沦不净臭秽，一切贤圣咸远避之，智者共诃鄙恶生死。如近城邑村落粪壤，如如昼夜人畜往来，如是如是增长不净、可恶、臭秽便利等物；如是愚夫于法本性不能觉了，增长极恶、生臭、烂臭、不净生死，圣贤诃毁，智者远离，我说彼类不能解脱生老病等种种过患。”

时，龙吉祥问言：“尊者，云何于法能如实知？”

妙吉祥曰：“诸有能以无分别心随顺远离、趣向远离、临至远离，如是于法能如实知。”

龙吉祥言：“谁于幻事而能远离？”

妙吉祥曰：“即此能于幻事远离。”

尔时，善现来到其所，言：“二大士何所谈论？”

时，妙吉祥诘言：“大德，今说何法名为大士？我等不见有少实法可名大士而共谈论，大圣法王亦未曾说有少实法名大士者。诸法如响皆非真实，其响岂能有所谈论？”

具寿善现闻是语已，入无所得三摩地门，经须臾间还从定起，合掌恭敬向誓多林作如是言：“我今归佛所证所说，无不甚深、微妙、寂静，难见、难觉，非所寻思、超寻思境，永害执取，断诸缠、缚，如是妙法不可思议，令诸有情闻获利乐。若诸菩萨已得不退，曼殊室利而为上首，乃至或有最初发心趣大菩提诸菩萨众，皆共于此甚深法中，展转相亲作斯谈论。”

妙吉祥曰：“大德，当知此中无亲、无不亲者，亦无迷谬、不迷谬者，又无展转共谈论事。所以者何？无有少法能与少法为亲怨等。何以故？以一切法无所有故。”

具寿善现复言：“向者见二大士共论深法，云何而言无谈论事？”

妙吉祥曰：“大德，颇闻幻士、梦境、响、像、阳焰、光影、变化及寻香城展转共论深法义不？”

答言：“不也。”

妙吉祥言：“诸法如幻、梦境、响等，云何可言见共谈论？岂有幻士闻化佛说甚深法义，信解、受持、取相思惟名身等事？”

尔时，善现闻是语已，于此方所便入灭定。

时，舍利子来至其处，问妙吉祥：“大士，颇知善现今者入何等定？”

妙吉祥言：“唯！舍利子，大德善现不违少法，由此常入不违法定、无所住定、无依法定、无执藏定、害执藏定。非住此中，有言有说，有来有往，有住有卧。何以故？大德善现信解诸法自性皆空、不可得故。”

时，舍利子复问：“诸法以何为性？”

妙吉祥言：“诸法皆以无性为性，如是无性亦不可得。”

善现尔时便从定起。

妙吉祥曰：“食时将至，宜速入城巡行乞食。”

善现对曰：“大士当知，我今不复入城乞食。所以者何？我已远离一切城邑、村落等想，亦已远离诸色、声、香、味、触、法想。”

妙吉祥曰：“大德善现，若已远离一切想者，云何现有游履往来？”

善现诘言：“如来变化，云何现有色、受、想、行、识等诸法，云何现有游履往来、屈伸、顾视？”

妙吉祥曰：“善哉！善哉！大德善现，佛之真子，是故如来常说：‘善现得无诤住最为第一。’”

复言：“大德，且止斯事，我欲入城巡行乞食，饭食事讫诣如来所。我当奉请令诸大德，设希有食令获善利。”

舍利子言：“大士，今者欲为我辈设何等食？”

妙吉祥曰：“大德，我今所设食者，不可分段，不可吞咽，非香、味、触、非三界摄，亦非不系。大德当知，如是妙食是如来食，非余食也！”

舍利子言：“今我等辈闻大士说希有食名悉已饱满，况当得食？”

妙吉祥曰：“我此食者，肉、天、慧眼皆不能见。”

尔时，善现及舍利子闻如是语俱入灭定。

时，善思菩萨问妙吉祥言：“今二上人食何等食、入何等定？”

妙吉祥言：“此二尊者食无漏食，入无所依、无杂染定。诸食此食、住此定者，毕竟不复食三界食。”

尔时，善现及舍利子俱从定起，与妙吉祥及诸菩萨、声闻等众互相庆慰，各各入城，随意所往巡行乞食。

具寿善现随入一家空静之所默然而住，有近事女见已问言：“大德，住斯为何所欲？”

善现报曰：“姊妹当知，为乞食故，我来住此。”

近事女言：“圣者善现，今于食想未遍知耶？”

善现报言：“我从本际所有食想皆已遍知。所以者何？一切食想前、中、后际皆自然空。”

近事女言：“唯然！圣者，应自伸手，我当奉食。”

具寿善现便伸其手。

近事女言：“圣者善现，阿罗汉手今此是耶？”

善现报言：“阿罗汉手非所能见，亦不可伸。譬如幻士问幻士曰：‘何等名为幻士之手，吾今欲见请为伸之。’姊妹当知，彼幻士手颇有能见及可伸耶？”

近事女言：“不也，大德。”

善现报曰：“如是，姊妹，佛说一切如幻皆空故，不可言阿罗汉手实有可见及有可伸。”

时，彼女人闻如是说，寻即不见善现之手，遂经淹久不得施食，欲置钵中，钵复不现。彼近事女绕善现身，循环觅手竟不能得，瞬息之间身亦不现，即便恭敬赞善现言：“善哉！善哉！圣者！圣者！乃能如是身亦不住、相亦不现，实为希有，是故如来常说：‘善现得无诤住最为第一。’”

时，近事女即于是处，永断我见获预流果。

具寿善现便现其身，赞言：“善哉！善哉！姊妹，遂能如是成丈夫业。”

尔时，女人踊跃欢喜，以所持食奉施善现，善现受已出还食之。

时，妙吉祥与诸菩萨、声闻等众，各饭食已，俱诣佛所，顶礼双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以如上事具白世尊。

尔时，如来闻其所述，即便赞曰：“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成斯胜事，当知皆是佛之神力。”

具寿善现亦以所经化近事女得初果事以白于佛，尔时，世尊亦赞叹彼善巧方便。

时，妙吉祥谓善现曰：“彼近事女所断我见即非我见，是故如来说名我见。如是，大德，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于一切法应知、应见、应深信解。云何信解？谓如其法不住于想。所以者何？大德善现，夫法想者即非法想，是故如来说名法想。

“大德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无数世界成满七宝，持用布施，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受持一四句颂，为他开示无开示想。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

于一切有为，应作如是观。”

时，薄伽梵说是经已，一切菩萨及诸苾蒭，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一切众会，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经第九会能断金刚分序 唐西明寺沙门玄则制

窃寻浩汗其源者，必总灵怪之储；纷纠其峰者，自动郁冥之观。况冲照倬存，逸韵遐举，规真附体，纽玄立极。根大衍于初会，革小成于后心，蓄灵蕴福，信哉！宜矣！故其承闲语要，三问桀其标；节理情涂，两如肃其致。穷非想以布想，弘不济之大勋，摄众度以檀度，励无行之广德。愿侔皦日，格虚空而未量；信异随风，泛声香而不住。忘法身于相好，岂见如来；分刹土于微尘，谁为世界！河沙数非多之多福，山王比非大之大身。法性绝言，谓有说而便谤；菩提离取，知无授而乃成。皆所以拂霭疑津，剪萌心迳，赏触类而不极，吝缘情而必尽。

然金刚之锐，赏二物之可销；对除之猛，虽一念其无挂。词必举凡，故率言每约，理好钩赜，故属意多迷。前圣由之著论，后贤所以殷学，非直有缘震旦，实亦见重昌期。广略二本，前后五译，无新无故，逾练逾明，然经卷所在，则为有佛，故受持之迹，其验若神，传之物听，具如别录。尔其刷荡二边，彰明九观，云飘丝鬓，愁含变灭之影；电转珠目，荣迁倏忽之光。星夜编而晓落，则邪见难保，露阴泫而阳晞，则危蕴方促。以有为之若此，加无相之如彼，宁不荷付嘱之遥恩，躬受行之美证矣！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七 第九能断金刚分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与大苾蒭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尔时，世尊于日初分，整理裳服，执持衣钵，入室罗筏大城乞食。

时，薄伽梵于其城中，行乞食已，出还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于食后时敷如常座，结跏趺坐，端身正愿，住对面念。

时，诸苾蒭来诣佛所，到已顶礼世尊双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具寿善现亦于如是众会中坐。

尔时，众中具寿善现从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摄受，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付嘱，付嘱诸菩萨摩诃萨。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

作是语已，尔时，世尊告具寿善现曰：“善哉！善哉！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摄受，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付嘱，付嘱诸菩萨摩诃萨。是故，善现，汝应谛听，极善作意，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摄伏其心。”

具寿善现白佛言：“如是，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当发起如是之心：‘所有诸有情，有情摄所摄——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乃至有情界施设所施设，如是一切，我当皆令于无余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虽度如是无量有情令灭度已，而无有情得灭度者。’何以故？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想转，不应说名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如是命者想、士夫想、补特伽罗想、意生想、摩纳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转，当知亦尔。何以故？善现，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

“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不住于事应行布施，都无所住应行布施，不住于色应行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应行布施。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如不住相想应行布施。何以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都无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东方虚空可取量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善现，如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周遍十方一切世界虚空可取量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都无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亦复如是。善现，菩萨如是如不住相想应行布施。”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诸相具足。”

说是语已，佛复告具寿善现言：“善现，乃至诸相具足皆是虚妄，乃至非相具足皆非虚妄，如是以相非相应观如来。”

说是语已，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颇有有情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闻说如是色经典句生实想不？”

佛告善现：“勿作是说：‘颇有有情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闻说如是色经典句，生实想不？’然复，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具足尸罗、具德、具慧。

“复次，善现，彼菩萨摩诃萨非于一佛所承事供养，非于一佛所种诸善根。然复，善现，彼菩萨摩诃萨于其非一、百、千佛所承事供养，于其非一、百、千佛所种诸善根

，乃能闻说如是色经典句，当得一净信心。善现，如来以其佛智悉已知彼，如来以其佛眼悉已见彼。善现，如来悉已觉彼一切有情，当生无量无数福聚，当摄无量无数福聚。何以故？善现，彼菩萨摩诃萨无我想转，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士夫想、无补特伽罗想、无意生想、无摩纳婆想、无作者想、无受者想转。善现，彼菩萨摩诃萨无法想转、无非法想转，无想转亦无非想转。所以者何？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有法想转，彼即应有我执、有情执、命者执、补特伽罗等执；若有非法想转，彼亦应有我执、有情执、命者执、补特伽罗等执。何以故？善现，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是故如来密意而说筏喻法门。诸有智者法尚应断，何况非法！”

佛复告具寿善现言：“善现，于汝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颇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是所说耶？”

善现答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少法，是如来、应、正等觉所说。何以故？世尊，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所说、所思惟法，皆不可取，不可宣说，非法非非法。何以故？以诸贤圣补特伽罗皆是无为之所显故。”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持用布施，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宁为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何以故？世尊，福德聚福德聚者，如来说为非福德聚，是故如来说名福德聚福德聚。”

佛复告善现言：“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持用布施；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由是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何以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诸佛世尊皆从此经生。所以者何？善现，诸佛法诸佛法者，如来说为非诸佛法，是故如来说名诸佛法诸佛法。”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诸预流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预流果’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预流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预流之果’。何以故？世尊，诸预流者无少所预，故名预流；不预色、声、香、味、触、法，故名预流。世尊，若预流者作如是念‘我能证得预流之果’，即为执我、有情、命者、士夫、补特伽罗等。”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诸一来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一来果’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一来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一来之果’。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证一来性，故名一来。”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诸不还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不还果’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不还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不还之果’。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证不还性，故名不还。”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诸阿罗汉颇作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阿罗汉不作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性’。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名阿罗汉，由是因缘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如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性’，即为执我、有情、命者、士夫、补特伽罗等。所以者何？世尊，如来、应、正等觉说我得无诤住最为第一，世尊，我虽是阿罗汉永离贪欲，而我未曾作如是念‘我得阿罗汉永离贪欲’。世尊，我若作如是念‘我得阿罗汉永离贪欲’者，如来不应记说我言：‘善现，善男子得无诤住最为第一。’以都无所住，是故如来说名无诤住无诤住。”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昔在然灯如来、应、正等觉所，颇于少法有所取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如来昔在然灯如来、应、正等觉所，都无少法而有所取。”

佛告善现：“若有菩萨作如是言：‘我当成办佛土功德庄严。’如是菩萨非真实语。何以故？善现，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者，如来说非庄严，是故如来说名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是故，善现，菩萨如是都无所住应生其心，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不住非色应生其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不住非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都无所住应生其心。”

佛告善现：“如有士夫具身大身，其色自体假使譬如妙高山王。善现，于汝意云何？彼之自体为广大不？”

善现答言：“彼之自体广大！世尊，广大！善逝。何以故？世尊，彼之自体，如来说非彼体故名自体，非以彼体故名自体。”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乃至殑伽河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沙等殑伽河，是诸殑伽河沙宁为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诸殑伽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

佛言：“善现，吾今告汝，开觉于汝，假使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妙七宝盛满尔所殑伽河沙等世界，奉施如来、应、正等觉。善现，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宁为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

佛复告善现：“若以七宝盛满尔所沙等世界，奉施如来、应、正等觉；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复次，善现，若地方所于此法门乃至为他宣说开示四句伽陀，此地方所尚为世间诸天及人、阿素洛等之所供养如佛灵庙，何况有能于此法门具足究竟、书写、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如是有情成就最胜希有功德。此地方所大师所住，或随一一尊重处所若诸有智、同梵行者。”

说是语已，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当云何奉持？”

作是语已，佛告善现言：“具寿！今此法门名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字汝当奉持。何以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来说为非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名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可说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无有少法如来可说。”

佛告善现：“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微尘宁为多不？”

善现答言：“此地微尘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善现，大地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故如来说名大地微尘。诸世界，如来说非世界，是故如来说名世界。”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应以三十二大士夫相观于如来、应、正等觉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应以三十二大士夫相观于如来、应、正等觉。何以故？世尊，三十二大士夫相，如来说为非相，是故如来说名三十二大士夫相。”

佛复告善现言：“假使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日日分舍施殑伽河沙等自体，如是经殑伽河沙等劫数舍施自体；复有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由是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尔时，具寿善现闻法威力悲泣堕泪，俯仰扪泪而白佛言：“甚奇希有，世尊！最极希有善逝！如来今者所说法门，普为发趣最上乘者作诸义利，普为发趣最胜乘者作诸义利！世尊，我昔生智以来，未曾得闻如是法门。世尊，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经典生真实想，当知成就最胜希有。何以故？世尊，诸真实想真实想者，如来说为非想，是故如来说名真实想真实想。

“世尊，我今闻说如是法门，领悟、信解未为希有。若诸有情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当于如是甚深法门，领悟、信解、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当知成就最胜希有。何以故？世尊，彼诸有情无我想转，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士夫想、无补特伽罗想、无意生想、无摩纳婆想、无作者想、无受者想转。所以者何？世尊，诸我想即是非想，诸有情想、命者想、士夫想、补特伽罗想、意生想、摩纳婆想、作者想、受者想即是非想。何以故？诸佛世尊离一切想。”

作是语已，尔时，世尊告具寿善现言：“如是，如是，善现。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经典，不惊、不惧、无有怖畏，当知成就最胜希有。何以故？善现，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谓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如来所说最胜波罗蜜多，无量诸佛世尊所共宣说，故名最胜波罗蜜多。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即非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名最胜波罗蜜多。

“复次，善现，如来说忍辱波罗蜜多，即非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名忍辱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我昔过去世曾为羯利王断支节肉，我于尔时都无我想、或有情想、或命者想、或士夫想、或补特伽罗想、或意生想、或摩纳婆想、或作者想、或受者想，我于尔时都无有想亦非无想。何以故？善现，我于尔时若有我想，即于尔时应有恚想；我于尔时若有有情想、命者想、士夫想、补特伽罗想、意生想、摩纳婆想、作者想、受者想，即于尔时应有恚想。何以故？善现，我忆过去五百生中，曾为自号忍辱仙人，我于尔时都无我想、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士夫想、无补特伽罗想、无意生想、无摩纳婆想、无作者想、无受者想，我于尔时都无有想亦非无想。是故，善现，菩萨摩诃萨远离一切想，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不住非色应生其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不住非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都无所住应生其心。何以故？善现，诸有所住则为非住。是故如来说诸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

“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作义利故，应当如是弃舍布施。何以故？善现，诸有情想即是非想，一切有情，如来即说为非有情。善现，如来是实语者、谛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

“复次，善现，如来现前等所证法、或所说法、或所思法，即于其中非谛非妄。善现，譬如士夫入于暗室都无所见，当知菩萨若堕于事，谓堕于事而行布施，亦复如是。善现，譬如明眼士夫过夜晓已，日光出时见种种色，当知菩萨不堕于事，谓不堕事而行布施，亦复如是。

“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则为如来以其佛智悉知是人，则为如来以其佛眼悉见是人，则为如来悉觉是人。如是有情一切当生无量福聚。

“复次，善现，假使善男子或善女人，日初时分以殑伽河沙等自体布施，日中时分复以殑伽河沙等自体布施，日后时分亦以殑伽河沙等自体布施，由此法门，经于俱胝那庾多百千劫以自体布施。若有闻说如是法门不生诽谤，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尚多于前无量无数，何况能于如是法门具足毕竟、书写、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

“复次，善现，如是法门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应当希冀不可思议所感异熟。善现，如来宣说如是法门，为欲饶益趣最上乘诸有情故，为欲饶益趣最胜乘诸有情故。善现，若有于此法门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即为如来以其佛智悉知是人，即为如来以其佛眼悉见是人，则为如来悉觉是人。如是有情一切成就无量福聚，皆当成就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福聚。善现，如是一切有情，其肩荷担如来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现，如是法门非诸下劣信解有情所能听闻，非诸我见、非诸有情见、非诸命者见、非诸士夫见、非诸补特伽罗见、非诸意生见、非诸摩纳婆见、非诸作者见、非诸受者见所能听闻。此等若能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无有是处。

“复次，善现，若地方所开此经典，此地方所当为世间诸天及人、阿素洛等之所供养、礼敬、右绕如佛灵庙。

“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若遭轻毁、极遭轻毁。所以者何？善现，是诸有情宿生所造诸不净业应感恶趣，以现法中遭轻毁故，宿生所造诸不净业皆悉消尽，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现，我忆过去于无数劫复过无数，于然灯如来、应、正等觉先复过先，曾值八十四俱胝那庾多百千诸佛我皆承事，既承事已皆无违犯。善现，我于如是诸佛世尊皆得承事，既承事已皆无违犯。若诸有情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于此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善现，我先福聚于此福聚，百分计之所不能及，如是千分、若百千分、若俱胝百千分、若俱胝那庾多百千分、若数分、

若计分、若算分、若喻分、若邬波尼杀昙分亦不能及。善现，我若具说当于尔时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所生福聚，乃至是善男子是善女人所摄福聚，有诸有情则便迷闷心惑狂乱。是故，善现，如来宣说如是法门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应当希冀不可思议所感异熟。”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

佛告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当发起如是之心：‘我当皆令一切有情于无余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虽度如是一切有情令灭度已，而无有情得灭度者。’何以故？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想转，不应说名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如是命者想、士夫想、补特伽罗想、意生想、摩纳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转，当知亦尔。何以故？善现，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昔于然灯如来、应、正等觉所，颇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作是语已。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如来昔于然灯如来、应、正等觉所，无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是语已。

佛告具寿善现言：“如是，如是，善现，如来昔于然灯如来、应、正等觉所，无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善现，如来昔于然灯如来、应、正等觉所，若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然灯如来、应、正等觉不应授我记言：‘汝摩纳婆于当来世名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善现，以如来无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灯如来、应、正等觉授我记言：‘汝摩纳婆于当来世名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所以者何？善现，言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如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无生法性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永断道路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毕竟不生增语。何以故？善现，若实无生即最胜义。

“善现，若如是说‘如来、应、正等觉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知此言为不真实。所以者何？善现，由彼谤我起不实执。何以故？善现，无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现，如来现前等所证法，或所说法、或所思法，即于其中非谛非妄，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善现，一切法一切法者，如来说非一切法，是故如来说名一切法一切法。”

佛告善现：“譬如士夫具身大身。”

具寿善现即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士夫具身大身，如来说为非身，是故说名具身大身。”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若诸菩萨作如是言：‘我当灭度无量有情。’是则不应说名菩萨。何以故？善现，颇有少法名菩萨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无有少法名为菩萨。”

佛告善现：“有情有情者，如来说非有情，故名有情。是故如来说一切法无有有情、无有命者、无有士夫、无有补特伽罗等。善现，若诸菩萨作如是言：‘我当成办佛土功德庄严。’亦如是说。何以故？善现，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者，如来说非庄严，是故如来说名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善现，若诸菩萨于无我法无我法深信解者，如来、应、正等觉说为菩萨。”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等现有肉眼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肉眼。”

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等现有天眼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天眼。”

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等现有慧眼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慧眼。”

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等现有法眼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法眼。”

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等现有佛眼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佛眼。”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乃至殑伽河中所有诸沙，如来说是沙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如来说是沙。”

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乃至殑伽河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等殑伽河，乃至是诸殑伽河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等世界，是诸世界宁为多不？”

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是诸世界其数甚多。”

佛言：“善现，乃至尔所诸世界中所有有情，彼诸有情各有种种，其心流注我悉能知。何以故？善现，心流注心流注者，如来说非流注，是故如来说名心流注心流注。所以者何？善现，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正等觉，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是因缘所生福聚宁为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彼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何以故？善现，若有福聚，如来不说福聚福聚。”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色身圆实观如来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色身圆实观于如来。何以故？世尊，色身圆实色身圆实者，如来说非圆实，是故如来说名色身圆实色身圆实。”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何以故？世尊，诸相具足诸相具足者，如来说为非相具足，是故如来说名诸相具足诸相具足。”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颇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耶？善现，汝今勿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取。何以故？善现，说法说法者，无法可得故名说法。”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颇有有情闻说如是色类法已，能深信不？”

佛言：“善现，彼非有情、非不有情。何以故？善现，一切有情者，如来说非有情，故名一切有情。”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现证无上正等菩提耶？”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现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于中少法无有无得，故名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是法平等，于其中间无不平等，故名无上正等菩提。以无我性、无有情性、无命者性、无士夫性、无补特伽罗等性平等，故名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善法无不现证，一切善法无不妙觉。善现，善法善法者，如来一切说为非法，是故如来说名善法善法。”

“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集七宝聚，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妙高山王，持用布施。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读诵、究

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善现，前说福聚于此福聚，百分计之所不能及，如是千分、若百千分、若俱胝百千分、若俱胝那庾多百千分、若数分、若计分、若算分、若喻分、若邬波尼杀昙分亦不能及。”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颇作是念‘我当度脱诸有情’耶？善现，汝今勿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无少有情如来度者。善现，若有有情如来度者，如来即应有其我执、有有情执、有命者执、有士夫执、有补特伽罗等执。善现，我等执者，如来说为非执，故名我等执，而诸愚夫异生强有此执。善现，愚夫异生者，如来说为非生，故名愚夫异生。”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不？”

善现答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

佛言：“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善现，若以诸相具足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应是如来。是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如是应以诸相非相观于如来。”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诸以色观我，以音声寻我，

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

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

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应、正等觉以诸相具足现证无上正等觉耶？善现，汝今勿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如来、应、正等觉不以诸相具足现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如是发趣菩萨乘者，颇施设少法若坏若断耶？善现，汝今勿当作如是观。诸有发趣菩萨乘者，终不施设少法若坏若断。

“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殑伽河沙等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正等觉；若有菩萨于诸无我无生法中获得堪忍，由是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彼。

“复次，善现，菩萨不应摄受福聚。”

具寿善现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应摄受福聚？”

佛言：“善现，所应摄受不应摄受，是故说名所应摄受。

“复次，善现，若有说言：‘如来若去、若来、若住、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义。何以故？善现，言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如增语，都无所去、无所从来，故名如来、应、正等觉。

“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大地极微尘量等世界，即以如是无数世界色像为量如极微聚。善现，于汝意云何？是极微聚宁为多不？”

善现答言：“是极微聚甚多，世尊！甚多，善逝！何以故？世尊，若极微聚是实有者，佛不应说为极微聚。所以者何？如来说极微聚，即为非聚，故名极微聚。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故名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世尊，若世界是实有者，即为一合执。如来说一合执，即为非执，故名一合执。”

佛言：“善现，此一合执不可言说、不可戏论，然彼一切愚夫异生强执是法。何以故？善现，若作是言：‘如来宣说我见、有情见、命者见、士夫见、补特伽罗见、意生见、摩纳婆见、作者见、受者见。’于汝意云何？如是所说为正语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也，善逝。如是所说非为正语。所以者何？如来所说我见、有情见、命者见、士夫见、补特伽罗见、意生见、摩纳婆见、作者见、受者见，即为非见，故名我见乃至受者见。”

佛告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应如是见、应如是信解，如不住法想。何以故？善现，法想法想者，如来说为非想，是故如来说名法想法想。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量无数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正等觉。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读诵、究竟通利、如理作意，及广为他宣说开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云何为他宣说开示？如不为他宣说开示，故名为他宣说开示。”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

“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

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

时，薄伽梵说是经已，尊者善现及诸苾蒭、苾蒭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并诸世间天、人、阿素洛、健达缚等，闻薄伽梵所说经已，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经第十会般若理趣分序 唐西明寺沙门玄则制

般若理趣分者，盖乃核诸会之旨归，绾积篇之宗绪；眇词筌而动眷，烛意象以兴言。是以瞬德宝之所丛，则金刚之慧为极晞，观照之攸炫，则圆镜之智居尊。所以上集天

宫，因自在而为心表；傍开宝殿，寄摩尼而作说标。明般若之胜规，乃庶行之渊府。故能长驱大地，枕策上乘，既得一以仪真，且吹万以甄俗。行位兼积，耸德山而秀峙；句义毕圆，吞教海而澄廓。尔其摄真净器，入广大轮，性印磊以成文，智冠嶷以腾质。然后即灌顶位，披总持门，以寂灭心，住平等性，涤除戏论，说无所说，绝弃妄想，思不可思。足使愉忿共情，亲怨等观。名字斯假，同法界之甚深，障漏未销，均菩提之远离。信乎！心凝旨夐，义皎词明，言理则理邃环中，谈趣则趣冲垓表。虽一轴单译，而具该诸分，若不留连此旨，咀咏斯文，何能指晤迷津，搜奇密藏矣！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八 第十般若理趣分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妙善成就一切如来金刚住持平等性智种种希有殊胜功德，已能善获一切如来灌顶宝冠超过三界，已能善得一切如来遍金刚智大观自在，已得圆满一切如来决定诸法大妙智印，已善圆证一切如来毕竟空寂平等性印；于诸能作、所作事业，皆得善巧成办无余；一切有情种种希愿，随其无罪皆能满足，已善安住三世平等，常无断尽；广大遍照身语心性，犹若金刚等诸如来，无动无坏。

是薄伽梵住欲界顶他化自在天王宫中一切如来常所游处、咸共称美大宝藏殿。其殿无价末尼所成，种种珍奇间杂严饰，众色交映放大光明；宝铎、金铃处处悬列，微风吹动出和雅音；绮盖、缯幡、花幢、彩拂、宝珠、璎珞、半满月等，种种杂饰而用庄严，贤圣、天仙之所爱乐。与八千亿大菩萨俱，一切皆具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礙妙辩，如是等类无量功德，设经多劫赞不能尽，其名曰：金刚手菩萨摩诃萨、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虚空藏菩萨摩诃萨、金刚拳菩萨摩诃萨、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大空藏菩萨摩诃萨、发心即转法轮菩萨摩诃萨、摧伏一切魔怨菩萨摩诃萨。如是上首有八百万大菩萨众前后围绕，宣说正法，初、中、后善，文义巧妙，纯一圆满，清白梵行。

尔时，世尊为诸菩萨说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净法门，此门即是菩萨句义。

云何名为菩萨句义？谓极妙乐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诸见永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微妙适悦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渴爱永息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胎藏超越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众德庄严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意极猗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得大光明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身善安乐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语善安乐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意善安乐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色蕴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受、想、行、识蕴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眼处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耳、鼻、舌、身、意处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色处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声、香、味、触、法处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眼界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耳、鼻、舌、身、意界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色界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声、香、味、触、法界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眼识界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耳、鼻、舌、身、意识界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眼触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耳、鼻、舌、身、意触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地界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水、火、风、空、识界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苦圣谛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集、灭、道圣谛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因缘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无明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布施波罗蜜多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真如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四静虑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四无量、四无色定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四念住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空解脱门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无相、无愿解脱门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八解脱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极喜地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净观地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办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一切陀罗尼门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一切三摩地门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五眼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六神通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如来十力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三十二相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八十随好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无忘失法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恒住舍性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一切智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道相智、一切相智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一切异生法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法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一切善非善法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一切有记无记法、有漏无漏法、有为无为法、世间出世间法空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空故自性远离，由远离故自性寂静，由寂静故自性清净，由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胜清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是菩萨句义，诸菩萨众皆应修学。

佛说如是菩萨句义般若理趣清净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此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净法门深信受者，乃至当坐妙菩提座，一切障盖皆不能染，谓烦恼障、业障、报障，虽多积集而不能染；虽造种种极重恶业而易消灭，不堕恶趣。若能受持日日读诵，精勤无间，如理思惟，彼于此生，定得一切法平等性金刚等持，于一切法皆得自在，恒受一切胜妙喜乐；当经十六大菩萨生，定得如来执金刚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遍照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寂静法性甚深理趣现等觉门，谓金刚平等性现等觉门，以大菩提坚实难坏如金刚故；义平等性现等觉门，以大菩提其义一故；法平等性现等觉门，以大菩提自性净故；一切法平等性现等觉门，以大菩提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佛说如是寂静法性般若理趣现等觉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四种般若理趣现等觉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乃至当坐妙菩提座，虽造一切极重恶业，而能超越一切恶趣，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调伏一切恶法释迦牟尼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摄受一切法平等性甚深理趣普胜法门，谓贪欲性无戏论故，嗔恚性亦无戏论；嗔恚性无戏论故，愚痴性亦无戏论；愚痴性无戏论故，犹豫性亦无戏论；犹豫性无戏论故，诸见性亦无戏论；诸见性无戏论故，憍慢性亦无戏论；憍慢性无戏论故，诸缠性亦无戏论；诸缠性无戏论故，烦恼垢性亦无戏论；烦恼垢性无戏论故，诸恶业性亦无戏论；诸恶业性无戏论故，诸果报性亦无戏论；诸果报性无戏论故，杂染法性亦无戏论；杂染法性无戏论故，清净法性亦无戏论；清净法性无戏论故，一切法性亦无戏论；一切法性无戏论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戏论。

佛说如是调伏众恶般若理趣普胜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信解、受持读诵、修习，假使杀害三界所摄一切有情，而不由斯堕于地狱、傍生、鬼界，以能调伏一切烦恼及随烦恼恶业等故；常生善趣受胜妙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性净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法平等性观自在妙智印甚深理趣清净法门，谓一切贪欲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嗔恚清净；一切嗔恚

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愚痴清净；一切愚痴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疑惑清净；一切疑惑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见趣清净；一切见趣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憍慢清净；一切憍慢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缠结清净；一切缠结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垢秽清净；一切垢秽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恶法清净；一切恶法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生死清净；一切生死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诸法清净；以一切法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有情清净；一切有情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一切智清净；以一切智本性清净极照明故，能令世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胜清净。

佛说如是平等智印般若理趣清净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清净理趣信解、受持读诵、修习，虽住一切贪、嗔、痴等客尘、烦恼、垢秽聚中，而犹莲华不为一切客尘、垢秽、过失所染，常能修习菩萨胜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一切三界胜主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和合灌顶甚深理趣智藏法门，谓以世间灌顶位施，当得三界法王位果；以出世间无上义施，当得一切希愿满足；以出世间无上法施，于一切法当得自在；若以世间财食等施，当得一切身、语、心乐；若以种种财法等施，能令布施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受持种种清净禁戒，能令净戒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于一切事修学安忍，能令安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于一切时修习精进，能令精进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于一切境修行静虑，能令静虑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于一切法常修妙慧，能令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

佛说如是灌顶法门般若理趣智藏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灌顶甚深理趣智藏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速能满足诸菩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一切如来智印持一切佛秘密法门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住持智印甚深理趣金刚法门，谓具摄受一切如来金刚身印，当证一切如来法身；若具摄受一切如来金刚语印，于一切法当得自在；若具摄受一切如来金刚心印，于一切定当得自在；若具摄受一切如来金刚智印，能得最上妙身、语、心，犹若金刚无动无坏。

佛说如是如来智印般若理趣金刚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智印甚深理趣金刚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一切事业皆能成办，常与一切胜事和合，所欲修行一切胜智，诸胜福业皆速圆满，当获最胜净身、语、心，犹若金刚不可破坏，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一切无戏论法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轮字法门，谓一切法空，无自性故；一切法无相，离众相故；一切法无愿，无所愿故；一切法远离，无所著故；一切法寂静，永寂灭故；一切法无常，性常无故；一切法无乐，非可乐故；一切法无我，不自在故；一切法无净，离净相故；一切法不可得，推寻其性不可得故；一切法不思议，思议其性无所有故；一切法无所有，众缘和合假施设故；一切法无戏论，本性空寂离言说故；一切法本性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本性净故。

佛说如是离诸戏论般若理趣轮字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此无戏论般若理趣轮字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于一切法得无礙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一切如来轮摄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入广大轮甚深理趣平等性门，谓入金刚平等性，能入一切如来性轮故；入义平等性，能入一切菩萨性轮故；入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法性轮故；入蕴平等性，能入一切蕴性轮故；入处平等性，能入一切处性轮故；入界平等性，能入一切界性轮故；入谛平等性，能入一切谛性轮故；入缘起平等性，能入一切缘起性轮故；入宝平等性，能入一切宝性轮故；入食平等性，能入一切食性轮故；入善法平等性，能入一切善法性轮故；入非善法平等性，能入一切非善法性轮故；入有记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有记法性轮故；入无记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无记法性轮故；入有漏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有漏法性轮故；入无漏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无漏法性轮故；入有为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有为法性轮故；入无为法平等性，能入一切无为法性轮故；入世间法平等性，能入一切世间法性轮故；入出世间法平等性，能入一切出世间法性轮故；入异生法平等性，能入一切异生法性轮故，入声闻法平等性，能入一切声闻法性轮故；入独觉法平等性，能入一切独觉法性轮故；入菩萨法平等性，能入一切菩萨法性轮故；入如来法平等性，能入一切如来法性轮故；入有情平等性，能入一切有情性轮故；入一切平等性，能入一切性轮故。

佛说如是入广大轮般若理趣平等性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轮性甚深理趣平等性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能善悟入诸平等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一切广受供养真净器田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供养甚深理趣无上法门，谓发无上正等觉心，于诸如来广设供养；摄护正法，于诸如来广设供养；修行一切波罗蜜多，于诸如来广设供养；修行一切菩提分法，于诸如来广设供养；修行一切总持、等持，于诸如来广设供养；修行一切五眼、六通，于诸如来广设供养；修行一切静虑、解脱，于诸如来广设供养；修行一切慈、悲、喜、舍，于诸如来广设供养；修行一切佛不共法，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常、若无常皆不可得，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乐、若苦皆不可得，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我

、若无我皆不可得，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净、若不净皆不可得，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空、若不空皆不可得，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有相、若无相皆不可得，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有愿、若无愿皆不可得，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远离、若不远离皆不可得，于诸如来广设供养；观一切法若寂静、若不寂静皆不可得，于诸如来广设供养；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自供养或转施他，于诸如来广设供养。

佛说如是真净供养甚深理趣无上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供养般若理趣无上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速得圆满诸菩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一切能善调伏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摄受智密调伏有情甚深理趣智藏法门，谓一切有情平等性即忿平等性，一切有情调伏性即忿调伏性，一切有情真法性即忿真法性，一切有情真如性即忿真如性，一切有情法界性即忿法界性，一切有情离生性即忿离生性，一切有情实际性即忿实际性，一切有情本空性即忿本空性，一切有情无相性即忿无相性，一切有情无愿性即忿无愿性，一切有情远离性即忿远离性，一切有情寂静性即忿寂静性，一切有情不可得性即忿不可得性，一切有情无所有性即忿无所有性，一切有情难思议性即忿难思议性，一切有情无戏论性即忿无戏论性，一切有情如金刚性即忿如金刚性。所以者何？一切有情真调伏性即是无上正等菩提，亦是般若波罗蜜多，亦是诸佛一切智智。

佛说如是能善调伏甚深理趣智藏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调伏般若理趣智藏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能自调伏忿恚等过，亦能调伏一切有情，常生善趣受诸妙乐，现世怨敌皆起慈心，能善修行诸菩萨行，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一切能善建立性平等法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法性甚深理趣最胜法门，谓一切有情性平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性平等；一切法性平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性平等；一切有情性调伏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性调伏；一切法性调伏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性调伏；一切有情有实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有实义；一切法有实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有实义；一切有情即真如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真如；一切法即真如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真如；一切有情即法界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法界；一切法即法界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法界；一切有情即法性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法性；一切法即法性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法性；一切有情即实际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实际；一切法即实际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实际；一切有情即本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本空；一切法即本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本空；一切有情即无相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无相；一切

法即无相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无相；一切有情即无愿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无愿；一切法即无愿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无愿；一切有情即远离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远离；一切法即远离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远离；一切有情即寂静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寂静；一切法即寂静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即寂静；一切有情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一切有情无所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一切法无所有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一切有情不思议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思议；一切法不思议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思议；一切有情无戏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戏论；一切法无戏论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戏论；一切有情无边际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际；一切法无边际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际；一切有情有业用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有业用；一切法有业用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有业用。

佛说如是性平等性甚深理趣最胜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平等般若理趣最胜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则能通达平等法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有情心无挂礙，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一切住持藏法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有情住持遍满甚深理趣胜藏法门，谓一切有情皆如来藏，普贤菩萨自体遍故；一切有情皆金刚藏，以金刚藏所灌洒故；一切有情皆正法藏，一切皆随正语转故；一切有情皆妙业藏，一切事业加行依故。

佛说如是有情住持甚深理趣胜藏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遍满般若理趣胜藏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则能通达胜藏法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究竟无边际法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究竟住持法义平等金刚法门，谓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边故，一切如来亦无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际故，一切如来亦无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味故，一切法亦一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究竟故，一切法亦究竟。

佛说如是无边无际究竟理趣金刚法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有得闻如是究竟般若理趣金刚法门信解、受持读诵、修习，一切障法皆悉消除，定得如来执金刚性，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复依遍照如来之相，为诸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得诸如来秘密法性及一切法无戏论性、大乐金刚不空神咒金刚法门初、中、后位最胜第一甚深理趣无上法门，谓大贪等最胜成就，令大菩萨大乐最胜成就；大乐最胜成就，令大菩萨一切如来大觉最胜成

就；一切如来大觉最胜成就，令大菩萨降伏一切大魔最胜成就；降伏一切大魔最胜成就，令大菩萨普大三界自在最胜成就；普大三界自在最胜成就，令大菩萨能无遗余拔有情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毕竟大乐最胜成就。所以者何？乃至生死流转住处，有胜智者齐此常能以无等法，饶益有情不入寂灭；又以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成立胜智，善办一切清净事业，能令诸有皆得清净；又以贪等调伏世间，普遍恒时乃至诸有，皆令清净自然调伏；又如莲华形色光净，不为一切秽物所染；如是贪等饶益世间，住过有过常不能染。又大贪等能得清净、大乐、大财、三界自在，常能坚固饶益有情。

尔时，如来即说神咒：

“纳慕薄伽筏帝（一）钵剌壤波罗弭多曳（二）薄底（丁履切，下同）筏擦（七葛切）罗曳（三）罨跛履弭多婆拏曳（四）萨缚呾他揭多跛履布视多曳（五）萨缚呾他揭多奴壤多奴壤多邬壤多曳（六）呾姪他（七）钵剌吟（一第切，下同）钵剌吟（八）莫诃钵剌吟（九）钵剌壤婆娑羯囉（十）钵剌壤路迦羯囉（十一）案驮迦罗毗谈末泥（十二）悉递（十三）苏悉递（十四）悉殿都漫薄伽筏底（十五）萨防伽孙达囉（十六）薄底筏擦囉（十七）钵剌娑履多喝悉帝（十八）参磨湿嚩羯娑囉（十九）勃啞勃啞（二十）悉啞悉啞（二十一）剑波剑波（二十二）浙罗浙罗（二十三）曷逻嚩曷逻嚩（二十四）阿揭车阿揭车（二十五）薄伽筏底（二十六）麽毗滥婆（二十七）莎诃（二十八）

“如是神咒，三世诸佛皆共宣说、同所护念，能受持者一切障灭，随心所欲无不成办，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如来复说神咒：

“纳慕薄伽筏帝（一）钵剌壤波罗弭多曳（二）呾姪他（三）牟尼达继（四）僧揭洛诃达继（五）遏奴揭洛诃达继（六）毗目底达继（七）萨驮奴揭洛诃达继（八）吠室洛末拏达继（九）参漫多奴跛履筏剌呾那达继（十）婆拏僧揭洛诃达继（十一）萨缚迦罗跛履波剌那达继（十二）莎诃（十三）

“如是神咒是诸佛母，能诵持者一切罪灭，常见诸佛得宿住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如来复说神咒：

“纳慕薄伽筏帝（一）钵剌壤波罗弭多曳（二）怛姪他（三）室囉曳（四）室囉曳（五）室囉曳（六）室囉曳细（七）莎诃（八）

“如是神咒具大威力，能受持者业障消除，所闻正法总持不忘，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说是咒已，告金刚手菩萨等言：“若诸有情于每日旦，至心听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最胜法门无间断者，诸恶业障皆得消灭，诸胜喜乐常现在前，大乐金刚不空神咒现身必得，究竟成满一切如来金刚秘密最胜成就，不久当得大执金刚及如来性。

“若有情类未多佛所植众善根、久发大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最胜法门，不能听闻、书写、读诵、供养恭敬、思惟修习；要多佛所植众善根、久发大愿，乃能于此甚深理趣最胜法门，下至听闻一句一字，况能具足读诵受持！

“若诸有情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八十殑伽沙等俱胝那庾多佛，乃能具足闻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若地方所流行此经，一切天、人、阿素洛等皆应供养如佛制多。有置此经在身或手，诸天、人等皆应礼敬。

“若有情类受持此经多俱胝劫，得宿住智，常勤精进修诸善法，恶魔外道不能稽留；四大天王及余天众，常随拥卫未曾暂舍，终不横死枉遭衰患；诸佛菩萨常共护持，令一切时善增恶减；于诸佛土随愿往生，乃至菩提不堕恶趣。

“诸有情类受持此经，定获无边胜利功德，我今略说如是少分。”

时，薄伽梵说是经已，金刚手等诸大菩萨及余天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大般若经第十一会布施波罗蜜多分序 唐西明寺沙门玄则制

盖万德相照，统之者三身；万行相资，都之者六度。若冲虚之六翮，伺尘之六情矣！故每因别会，各彰其分焉。至如利物之基，舍著之渐，详其要也，无出施乎！但施有沦升，良资诱折，所以室罗复集，檀那肇唱。欲令三坚失守，十度成津，即当蹑四誓之修期，排七空之秘键，轭二乘之直上，摧三轮以遐骛。纠以唯识，何国城之可依？斥以假名，岂头目之为我？推之以随喜，则不植而自滋矣；终之以回向，则不劝而自覃矣；控之以菩提，则不迁而自致矣；权之以方便，则不念而自融矣。故不患物之少也，患夫用心之不弘；不患施之难也，患夫忘取之不易。其有严心以为净，是未臻其严矣；趣寂以为真，是未会其寂矣。又况名誉福乐之求，王贼水火之虑，其于致极，不亦弥远。

然则大觉之士，弘愿所归。其财施也，毕生品以充足；其法施也，罄含识而出离。然后忘其所以为之，失其所以利之，洎乎无感矣！巍乎有成矣！惟斯文之允被，欣此念之方恢。虽卢至之不拔，卜商之难假，亦冀慈音渐染，鄙吝推移，自此而还，孰能无变！其文句赡溢，诲喻殷明，凡勒成五卷，非重译矣。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九 第十一布施波罗蜜多分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与大苾蒭众千二百人俱。

尔时，世尊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经久如方得圆满？”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无上正法，佛为根本，佛为导首，佛为所依。唯愿世尊宣说开示，令苾蒭众闻已受持！”

世尊尔时再三命劝舍利子言：“汝今应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布施波罗蜜多。”

尔时，具寿舍利子蒙佛再三殷勤命劝，承佛神力，先以布施波罗蜜多教诫教授诸菩萨摩诃萨言：“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缘一切智智，以大悲为上首，修行布施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缘一切智智，大悲为上首，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则能摄受一切智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诸菩萨摩诃萨宁以无记心行于布施或不行施，终不以回向二乘地心而行布施。何以故？诸菩萨摩诃萨应怖声闻、独觉地故。”

尔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何因何缘，诸菩萨摩诃萨应怖声闻及独觉地？”

舍利子言：“勿谓菩萨摩诃萨众谓一切智与二乘等故我令怖。”

时，满慈子复问具寿舍利子言：“诸菩萨施与声闻施有何差别？”

舍利子言：“声闻行施回向涅槃、阿罗汉果，菩萨行施回向菩提、一切智智，是谓差别。

“又，满慈子，如有二人俱行布施。一缘王位而求胜果，彼行施时作如是念：‘愿我由此作大国王，统领八方皆得自在。’彼随此愿后得为王，匡化世间自在安乐。一缘臣位而求胜果，彼行施时作如是念：‘愿我由此得作大臣，王所爱念委任驱策，随王所欲皆得成办。’彼由此愿，终不为王。虽此二人俱行布施，而随所愿果有胜劣。菩萨、声闻行施亦尔，谓诸菩萨行布施时，缘一切智智，大悲为上首，以所修行与有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由此能得一切智智。若声闻众行布施时，缘声闻果自求解脱，不求无上正等菩提。菩萨、声闻虽俱行施，而随意愿果有胜劣，一由施故得一切智智，一由施故得声闻果，是谓差别。

“又，满慈子，譬如有人修行布施，求作长者或作居士，复有一人修行布施，愿为长者、居士僮仆，当知菩萨、声闻行施胜劣意愿亦复如是。”

尔时，满慈子赞舍利子言：“所说譬喻甚为希有！善能开显二施差别，我亦当说二施譬喻。谓如有人持百千宝诣巨富者，作如是言：‘今以此物奉上仁者，愿相摄受作亲

僮仆，所有事业我皆能办。’诸声闻众行施亦然，愿作如来亲近弟子，菩萨不尔，是谓差别。又，舍利子，如有女人舍王宫乐，持百千宝窃诣长者或商主家，而语彼言：‘今奉此宝，愿相纳受以为妻室，毕身承事终不亏违。’如是声闻修行布施，但欲求作如来弟子，菩萨不然，是谓差别。”

时，舍利子便赞具寿满慈子言：“善能辩说二施譬喻甚为希有！谓诸声闻无巧方便，所行布施取声闻果；若诸菩萨有巧方便，所行布施普为摄受一切有情，得一切智。

“又，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一切行中应先行施，作如是念：‘我今所造此惠施业，施十方界一切有情，令永解脱恶趣生死：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令永不退；若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令速圆满一切智智。’如是菩萨思惟外境不离内心，摄诸善根令其渐次皆得增长。是诸菩萨若时若时摄受善根护令不退，此诸菩萨尔时尔时展转邻近一切智智，是诸菩萨若时若时渐得邻近一切智智，此诸菩萨尔时尔时善根圆满，趣向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又，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作是思惟：‘若诸有情眼所照处，愿彼一切皆得如是我所惠舍饮食等物。若诸有情受我所施饮食等物，随己所须少分受用，持余转施他诸有情。彼诸有情少分受用，复持转施诸余有情。如是展转，尽有情界皆同受用我所施物。我由如是布施因缘，摄受善根量无边际。复持如是无量善根，普施十方诸有情类，皆永解脱恶趣生死：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令永不退；若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令速圆满一切智智。’是诸菩萨若时若时摄受善根展转增长，此诸菩萨尔时尔时摄受一切波罗蜜多，是诸菩萨若时若时摄受一切波罗蜜多，此诸菩萨尔时尔时展转邻近一切智智。当知如是诸菩萨众方便善巧，虽施少物而获无量布施善根。何以故？满慈子，以布施心境无分限，回向证得一切智故。

“又，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生如是心：‘我施善根勿招余果，唯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如是回向无上菩提非余果者，乃名布施波罗蜜多，普令一切波罗蜜多皆得圆满。若无后心缘一切智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虽行布施而非布施波罗蜜多，亦不能令余所修习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亦不能得一切智智。’

“又，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虽少布施，若能回向无上菩提，当知彼施其量深广，定能证得一切智故。诸菩萨摩诃萨虽多布施，若不回向无上菩提，当知彼施其量浅狭，不能证得一切智故。

“又，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不起后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缘于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虽行布施，而非布施波罗蜜多，能招生死非一切智。若菩萨摩诃

萨修行布施，能起后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亦复缘于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所行布施，名为布施波罗蜜多，不招生死得一切智。

“又，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虽行布施而不执著，虽能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著，虽能缘于一切智智亦不执著，是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修行布施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亦令一切波罗蜜多究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尔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尊者所说如是法要，为自辩才，为承佛力？”

舍利子言：“我承佛力说是法要，非自辩才。”

时，舍利子复告具寿满慈子言：“假使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有情，为欲证得阿罗汉果，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以诸财物，或施无量无数异生，或施无量无数声闻，或施无量无数独觉，彼所获福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有菩萨摩诃萨缘彼布施，作是念言：‘彼诸有情所获福聚我皆随喜。’是菩萨摩诃萨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所有善根，普施十方诸有情类，愿彼一切皆永解脱恶趣生死：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令永不退；若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令速圆满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由此随喜回向善根，一切智智速得圆满。是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善根，于前有情布施福聚，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如是菩萨所有随喜回向之心，超胜世间诸有情类所行施福，是为菩萨方便善巧，虽少用功而福无量。

“又，满慈子，假使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有情，住如殑伽沙数大劫，恒以无量无边供具奉施诸佛及苾蒭僧，彼由此缘获福无量。有菩萨摩诃萨缘彼福聚深心随喜，作是念言：‘彼十方界诸有情类，能于如是真净福田，恭敬供养身心无惓，善哉！善哉！我于彼福深生随喜。’是菩萨摩诃萨因随喜心所生福聚，于十方界一切有情施佛及僧所有功德，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如是菩萨随喜之心，超诸世间所行施福。如四洲界所有珠宝、火药等光虽能照曜，而彼一切皆为月轮所发光明之所映夺，如是十方诸有情类所行施福虽无量无边，而为菩萨随喜之心所引善根之所映夺。如四洲界所有光明，皆为日光之所映夺，如是十方诸有情类所行施福，皆为菩萨随喜善根之所映夺。

“又，满慈子，如多百千迦遮末尼聚在一处，虽有种种杂色光明，若有持一吠瑠璃宝置其聚上，令彼一切杂色光明悉皆隐没。如是十方诸有情类，虽住无量殑伽沙劫，恒以种种上妙乐具，施有情类或施佛、僧，而一菩萨于彼福聚起随喜心，所获功德胜彼福聚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

“又，满慈子，如多百千世间凡马集在一处，轮王马宝若入其中，令彼一切威光隐没。如是十方诸有情类，虽住无量殑伽沙劫，修行布施集诸善根，而一菩萨于彼善根，深心随喜所获功德，胜彼善根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

“如是菩萨随喜俱心，映夺世间施福业事，是故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于诸有情所作功德应深随喜。

“又，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应持所起随喜心俱诸福业事，施十方界一切有情，愿彼十方诸有情类，皆永解脱恶趣生死：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令永不退；若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令速圆满一切智智。是诸菩萨若时若时舍诸善根施有情类，此诸菩萨尔时尔时展转邻近一切智智；是诸菩萨若时若时于己善根不执我所，此诸菩萨尔时尔时能以善根回施有情，愿皆离苦得永安乐；是诸菩萨若时若时舍己善根施有情类，此诸菩萨尔时尔时虽不修习菩提资粮，而能邻近一切智智；是诸菩萨若时若时于己善根不执我所，施十方界一切有情，愿皆离苦得永安乐，此诸菩萨尔时尔时善根增进，邻近无上正等菩提，能疾证得一切智智；是诸菩萨若时若时于己善根不执我所，此诸菩萨尔时尔时摄受无量殊胜善根。何以故？满慈子，此菩萨心境无分限，回向证得一切智故。

“如是菩萨随喜俱心方便善巧，虽持随喜所引善根回施有情，而于善根及有情类都无所执；虽愿有情解脱恶趣及生死苦，而于恶趣及生死苦都无所执；虽愿摄受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而于发心都无所执；虽愿摄受诸有情类，令于无上正等菩提永不退转，而于此位都无所执；虽愿摄受诸有情类，令菩萨行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而于此位都无所执；虽愿自得一切智智，而于此智亦无所执。如是菩萨无所执见，当知是为方便善巧。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俱行之心，皆有方便善巧力故，能普任持诸余菩萨摩诃萨众，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及自摄受一切智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又，满慈子，设十方界一切有情，住如殑伽沙数大劫，恒以种种上妙供具，奉施诸佛及苾蒭僧，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修诸福业。有一菩萨持一钵饭施佛及僧，其福胜彼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所以者何？以此菩萨不见施者，不见受者，不见施物，虽观诸法本性皆空，而行施时常不远离回向发愿，谓持施福与有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同证得一切智智。是故菩萨行布施时，于诸有情所行施福，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由斯定证无上菩提，利益安乐诸有情类。

“又，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应起是心：‘我今惠舍如是财物，诸所引发殊胜善根，普施十方诸有情类，在地狱者，速出地狱；住傍生者，速脱傍生；居鬼界者，速离鬼界；人天趣中有忧苦者，愿彼一切忧苦永息；厌生死者，速出三界；十方无

量无边有情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令永不退；若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令速圆满一切智智。’是诸菩萨若时若时舍诸善根施有情类，此诸菩萨尔时尔时摄受布施波罗蜜多；是诸菩萨若时若时摄受布施波罗蜜多，此诸菩萨尔时尔时增长一切波罗蜜多；是诸菩萨若时若时增长一切波罗蜜多，此诸菩萨尔时尔时摄受无量殊胜善根；是诸菩萨若时若时摄受无量殊胜善根，此诸菩萨尔时尔时展转亲近一切智智。如是菩萨方便善巧，虽少用功而获多福。是故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常应勤修方便善巧。

“又，满慈子，是诸菩萨若时若时于己善根不执我所，此诸菩萨尔时尔时摄受无量无边善根。所以者何？此诸菩萨欲令无量无边有情，咸疾证得一切智智。如是菩萨能舍一切，于他善根尚能回舍施余无量无边有情，况自善根而不能舍？尚能惠舍所有善根，况余珍财而不能舍？如是菩萨能舍一切色、非色物，能舍一切自他所有殊胜善根，乃至能舍一切智智，施诸有情令同证得。

“如是菩萨大师子吼：‘我于诸法都无所见，我于一切有色无色内外诸物亦无所见，虽无所见而皆能舍。’如是菩萨作是念言：‘我都不见若法若物，而不能舍施诸有情。’如是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以所证得一切智智观察世间，大师子吼：‘我于诸法都无所见，我于一切有色无色内外诸物亦无所见，虽无所见而皆能舍，谓不见有若法若物，于诸有情而不能施。’如是菩萨常作是念：‘我当证得无上觉时，于一切法都无所见，虽无所见而于诸法无不现证、无不遍知。’由诸菩萨能舍一切，是故证得无上觉时，于一切法能究竟舍；由舍究竟，于一切法无不现证、无不遍知。如如于法无所不舍，如是如是都不见法；如如于法都无所见，如是如是于一切法无不现证、无不遍知。如是菩萨若内若外皆悉能舍，于内外法悉能舍故都无所见，由于诸法无所见故，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于一切法无不现证、无不遍知，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又，满慈子，诸菩萨众应如是学清净布施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如是学清净布施波罗蜜多；乃得名为真净菩萨，常不远离一切智心。若时菩萨常不远离一切智心，是时菩萨一切恶魔尚不得便，况余药叉、毕舍遮等能得其便？若诸有情能得如是菩萨便者，必无是处。所以者何？若地方所有诸菩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作意思惟一切智智时无暂舍，此地方所人及非人皆不得便。何以故？满慈子，若常思惟一切智智，如是作意不可思议、广大、甚深、世间希有，以一切智不可思议、广大、甚深、难测量故。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能如是学大菩提行，于诸有情有大恩德，能善养育一切有情，谓令世间诸有情类，无诸灾难断恶修善。由此因缘，诸菩萨众在菩萨位，常能利乐一切异生、声闻、独觉。若诸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亦于有情有大恩德，能善养育一

切有情，谓说正法令断烦恼，由斯无量无边有情皆得涅槃毕竟安乐。

“是故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普于异生、声闻、独觉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般涅槃后，亦于有情有大恩德，能善养育一切有情，谓于如来窣堵波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奉施种种上妙花鬘、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幢、幡盖、妓乐、灯明，由此因缘，彼有情类种植无量殊胜善根，或闻如来涅槃法要，精勤修学证般涅槃。若于如来窣堵波所，下至奉献一香一花，世尊记彼皆当离欲，多有毕竟得般涅槃。如是菩萨住菩萨位，于诸有情有大恩德，能善养育一切有情；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亦于有情有大恩德，能善养育一切有情；般涅槃后，亦于有情有大恩德，能善养育一切有情。以诸菩萨常于有情有大恩德，能善养育一切有情故，于世间最尊、最胜，唯除诸佛无能及者。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是诸菩萨常于有情作大饶益。譬如真金常能饶益一切有情，谓未烧炼、或已烧炼，未作严具、已作严具，若未转易、或已转易，常能饶益一切有情。如是菩萨修菩提行，住菩萨位，能于有情作大饶益；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亦于有情作大饶益；般涅槃后，亦于有情作大饶益。

“又，满慈子，如日月轮巡四洲界，与诸有情作大饶益，谓四洲界一切有情，由日月轮光明照触作诸事业，又能了知若昼、若夜、半月、满月、时、年等异。又诸花果、苗稼、草木，因日月轮光明照故，生长成熟资养有情。如是菩萨修菩提行，住菩萨位，于诸有情作大饶益；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亦于有情作大饶益；般涅槃后，亦于有情作大饶益。

“又，满慈子，诸菩萨众成就如是广大功德，常与有情作大饶益。譬如商主多有珍财，能令百千商侣眷属，皆得充足诸资生具，乃至死后，诸有情类由彼珍财亦得丰乐。如是菩萨行菩提行，住菩萨位，尚能利乐无量有情，况得菩提、般涅槃后具大势力，而不能令诸弟子等利益安乐。

“又，满慈子，如是菩萨常能利乐一切有情，谓菩萨位、若成正觉、若般涅槃，常于有情作大饶益未曾暂舍。如有善士具善士相，能自安乐，亦能安乐诸余有情，善摄珍财，善能分布，故名善士。如是菩萨善摄种种功德珍财，在菩萨位，善能利乐无量有情；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亦善利乐无量有情；般涅槃后，亦善利乐无量有情，谓涅槃后功德势力亦善利乐诸弟子等。

“又，满慈子，如是菩萨若菩萨位、若得菩提、若涅槃后，常能利乐一切有情无时暂舍。如彼善士具善士相，能令自他俱得安乐，远离种种不如意事；诸菩萨众亦复如是

，能令自他常得安乐，远离种种恶业烦恼，不堕恶趣生死轮回，得般涅槃毕竟安乐，或成正觉饶益一切。

“又，满慈子，如刹帝利灌顶王种堪绍王位，若为太子、若作王时，安乐一切沙门、梵志及余有情。若命终后，亦能安乐国土有情令无衰恼，谓由彼王功德余势，国土丰乐无怨贼等。如是菩萨行菩提行、住菩萨位，已能安乐一切有情；证得无上正等觉时，亦能安乐一切有情；般涅槃后，亦能安乐一切有情，谓涅槃后无量有情，于窣堵波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获无量福，听闻正法、受持读诵、如理思惟、为他演说亦得无边功德胜利。诸有情类于佛世尊般涅槃后，若念如来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彼有情类，由此因缘不堕恶趣，生天人中恒受快乐，或有证得三乘涅槃，能令自他毕竟安乐。彼有情类于现身中，人非人等不能为害，诸怖畏事不能侵恼。何以故？满慈子，念佛功德能灭世间人非人等怖畏事故。”

尔时，佛赞舍利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若有情类能念如来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彼有情类能灭世间人非人等诸怖畏事。”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成就如是清净广大妙法。”

尔时，世尊告舍利子：“应知菩萨亦有成就如是清净广大妙法。”

舍利子言：“何谓菩萨所成清净广大妙法？”

佛言：“菩萨所成清净广大妙法，谓发无上正等觉心不复退转。何以故？舍利子，最极清净广大妙法，谓如来性、自然觉性、无上正等菩提之性。若诸菩萨已发无上正等觉心不复退转，定当成就如是清净广大妙法。”

时，舍利子复告具寿满慈子言：“诸菩萨众应起是心：‘若诸有情来至我所，求索种种资生之具，我当发起决定施心，不应发起无资具心。设我现无所索资具，要当方便求觅施与，终不发起如是之心：我既现无所索资具，不应方便为彼求觅。若余有情自施彼者，我当随喜；若不欲施，我当种种方便劝发，要令求者所愿满足。’如是菩萨或施有情所须资具，或自供侍师长、病者，所作福业皆与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尽未来利乐一切，令脱恶趣或生死苦，令得涅槃或一切智。若诸有情自行布施修余福业，菩萨劝彼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菩萨所获福聚，于余有情布施福业，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所以者何？菩萨劝发回向之心，能令自身及有情类俱证无上正等菩提。

“又，满慈子，诸菩萨众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先应修习方便善巧；随所修习方便善巧，修行布施；随所修行布施福业，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诸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

如是菩萨方便善巧，能令自他俱获胜利。若诸菩萨修行布施，不先修习方便善巧，设经殑伽沙数劫住修行布施，不能发心与有情共回向菩提，不能摄受所修布施波罗蜜多，不能证得本所希求一切智智。

“又，满慈子，设诸有情持广大器，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至菩萨所语菩萨言：‘我等今须满此器物，愿疾施与。’菩萨于彼不起异心，但起是心：‘定当施与。’谓终不起瞋恨之心：‘如是有情轻触于我。’亦复不起不施与心，谓：‘我如何施彼多物。’亦复不起无财宝心，谓：‘我云何能办尔许种种财宝，满彼有情所持量等大千界器？’但作是念：‘我今为彼修胜神通，种种方便集诸财宝，必令求者所愿满足。’菩萨尔时炽然精进，作大加行求胜神通，欲集珍财施来求者，摄受精进波罗蜜多；既得神通多集财宝，施来求者令满所愿，摄受布施波罗蜜多。如是名为诸菩萨众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发广大心常无厌倦，由斯疾证无上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又，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应愍有情而行布施，应住慈心与有情乐而行布施，应住悲心拔有情苦而行布施，应住喜心庆有情类离苦得乐而行布施，应住舍心于有情类平等饶益而行布施。如是施已应生是心：‘我所作福及所作善，普施十方诸有情类，令永解脱恶趣生死：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令永不退；若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令速圆满一切智智。’是诸菩萨若时若时舍福善根施有情类，此诸菩萨尔时尔时善根增长。是诸菩萨若时若时以所修善，与有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同证得一切智智，此诸菩萨尔时尔时善根增益。

“又，满慈子，譬如真金，若时若时熔炼烧打，尔时尔时光色转盛；若时若时光色转盛，尔时尔时展转调柔堪为器具。如是菩萨若时若时以所作善，与有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同证得一切智智，尔时尔时善根转盛；若时若时善根转盛，尔时尔时展转邻近一切智智。

“又，满慈子，如有女人磨莹镜面，若时若时加功磨莹，尔时尔时镜转明净，若时若时镜转明净，尔时尔时镜面无垢众像皆现。如是菩萨若时若时以所作福及所作善，决定回向一切智智，尔时尔时能普施与十方世界一切有情，令永解脱恶趣生死：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令永不退；若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令速圆满一切智智。此诸菩萨若时若时舍已善根施有情类，尔时尔时善根转盛；若时若时善根转盛，尔时尔时展转邻近一切智智。如是菩萨方便善巧，回向所求一切智智，令诸功德渐渐增长，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饶益一切。

“又，满慈子，云何菩萨多行布施摄受少福？云何菩萨少行布施摄受多福？云何菩萨少行布施摄受少福？云何菩萨多行布施摄受多福？若诸菩萨虽经殑伽沙数大劫，恒舍

无量无数珍财，普施十方诸有情类，而不回向无上菩提，愿与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如是菩萨多行布施摄受少福。若诸菩萨虽经少时，施有情类少分财物，而能回向无上菩提，愿与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如是菩萨少行布施摄受多福。若诸菩萨经于少时，施有情类少分财物，不能回向无上菩提，愿与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如是菩萨少行布施摄受少福。若诸菩萨经于殑伽沙数大劫，恒舍无量无数珍财，普施十方诸有情类，复能回向无上菩提，愿与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如是菩萨多行布施摄受多福。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以善根与有情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与有情皆同证得一切智智。

“若菩萨摩诃萨欲能摄受无量福蕴，与诸有情作大饶益，疾能证得一切智智，常应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修行布施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便能摄受无量福蕴，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大饶益。何以故？满慈子，若诸菩萨常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是诸菩萨刹那刹那功德善根渐渐增长，由斯疾证无上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是故菩萨欲与有情常作利益安乐事者，一切行中常勤修习方便善巧，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与有情作大饶益。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 第十一布施波罗蜜多分之二

“复次，满慈子，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一切行中最初应学无染布施波罗蜜多。何以故？满慈子，若学布施波罗蜜多，无始世来所习悭垢即便远离，身心相续渐能亲近一切智智。是故菩萨若时若时一切智智相应作意相续现前，尔时尔时渐次能近一切智智；若时若时渐次能近一切智智，尔时尔时渐远声闻及独觉地；若时若时渐远声闻及独觉地，尔时尔时渐复邻近一切智智。

“又，满慈子，如天雨时，置瓮迴处承水渐满，如是满时由诸雨滴长时连注，匪唯初、后。如是菩萨求一切智，非初心起即能证得，亦非后时坐菩提座最后心起独能证得，然由初心相续乃至坐菩提座最后心起，展转相资得一切智。求一切智，初、中、后心无不皆能引一切智，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要由诸心展转相续伏断障法，方成办故。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欲疾证得无上菩提，不应令心有所间杂。”

时，满慈子便问具寿舍利子言：“齐何名为诸菩萨众心无间杂？”

舍利子言：“若诸菩萨非理作意现在前时，能正观察：‘此能随顺一切智智，非为违逆。’此诸菩萨能如实知：‘我今所起非理作意，于一切智能为助伴，谓我所起非理作意，能引有身，令于生死相续久住，饶益有情。我身若无非理作意资引令住，即便断

灭，尚不能令自行圆满，岂能饶益他诸有情？’齐此名为诸菩萨众心无间杂。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能观诸法若顺若违，皆能助引一切智智。此诸菩萨方便善巧观一切法，皆能随顺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不为顺违心所间杂，能于违境心不生瞋，于顺境中心不起爱。若违若顺皆能正知为资助缘引一切智，如是菩萨于一切时一切境中心无间杂。

“又，满慈子，譬如有人为他囚执将诣杀处，其人惶怖更无余想，唯作是念：‘我今不久定当为他之所杀害。’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常思惟一切智智，无余作意于中间起，是诸菩萨于一切时，不为余心之所间杂。

“又，满慈子，譬如有人多赍珍财入于旷野，其中多有凶暴劫贼，彼人尔时更无余想，唯作是念：‘我于何时当出如斯险难之处，得至丰乐安隐国土？’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若常思惟一切智智，诸余作意无容得起，是诸菩萨身意清净，不为余心之所间杂。

“又，满慈子，譬如有人曾行劫盗王所访括，其人惶恐窃入市廛，于杂闹处欲自藏隐，正值其中摇铃声鼓，宣王教令欲相掩捉，彼人尔时更无余想，唯作是念：‘勿我今时为他识知而见擒縶。’诸菩萨众亦复如是，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常思惟一切智智，诸余作意无容间起，是诸菩萨于修行时，不为余心之所间杂。

“又，满慈子，譬如金师，有持百金求授其手语言：‘此物王遣付汝，令造种种妙庄严具，宜急用意一月使成，如期不成或复粗恶，当斩汝首定不相赦。’金师闻已身心战怖，昼夜精勤，竭思营造，未曾暂起诸余作意，唯作是念：‘我当云何如王所期严具成办。’其人乃至严具未成，中间虽有饮食等事，而都不作饮食等想，但于金所心心相续，思构变易作庄严具。何以故？满慈子，彼极爱重自身命故。于是金师如期成办妙庄严具，持至王所而白王言：‘王所遣作妙庄严具，今已总成。’王见欢喜慰喻彼言：‘汝大勤劳能随我敕。应十二月营构乃成，汝一月中即能总办。’遂以多物而赏赐之。诸菩萨众亦复如是，从初发心乃至最后金刚喻定将现在前，中间曾无异心间杂，唯求引发一切智智。如彼金师惜身命故，乃至严具未得总成，于其中间曾无异想间杂营造庄严具心；菩萨亦然，重菩提故，乃至未证无上菩提，心常思惟一切智智，无余作意于中间起，齐此名为心无间杂。

“若诸菩萨求一切智，能如是住无间杂心，精进修行趣菩提行，能速圆满菩提资粮。余菩萨众经无数劫，有间杂心修菩萨行，乃得无上正等菩提资粮圆满，此菩萨众不经百劫即能圆满。何以故？满慈子，是诸菩萨求一切智，诸余作意无容暂起于中间杂大菩提心，故无杂心修菩萨行，不经百劫即能圆满，证得无上菩提资粮。有间杂心多时相续

，不能成办菩提资粮；无间杂心少时相续，即能成办菩提资粮，刹那刹那常增进故。如是菩萨欲求无上正等菩提，能引资粮速圆满者，应勤方便无倒引发无间杂心，若得此心则易证得一切智智。”

尔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无间杂心以何为性？何等作意能间杂心，由彼此心名有间杂？诸菩萨众云何避之？”

舍利子言：“若诸菩萨方便善巧求一切智，无余作意于中间杂，无间杂心以此为性。若声闻乘相应作意，若独觉乘相应作意，皆能间杂大菩提心，俱名菩萨非理作意。所以者何？二乘作意违害无上正等菩提，若起彼心现在前者，不能圆满菩提资粮，欣乐涅槃、厌背生死。菩萨于彼应远避之，作是思惟：‘二乘作意违一切智顺般涅槃，我心不应为彼间杂。’

“是故菩萨应作是念：‘贪、瞋、痴等相应之心，于大菩提虽为障碍，而能随顺菩提资粮，于菩萨心非极间杂，如求独觉、声闻地心。所以者何？贪、瞋、痴等能令生死诸有相续，助诸菩萨引一切智。谓菩萨众方便善巧，起诸烦恼受后有身，与诸有情作大饶益，依之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令得圆满，依之修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令得圆满，依之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令得圆满，依之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令得圆满，依之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令得圆满，依之修学诸菩萨地五眼、六神通令得圆满，依之修学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功德令得圆满。如是烦恼能助菩萨，令证无上正等菩提，非诸声闻、独觉作意，由彼作意障大菩提，亦礙资粮令不圆满。’

“是故菩萨摩诃萨众起彼作意间杂心时，无上菩提则为更远。是故间杂诸菩萨心，无如声闻、独觉作意，诸菩萨众求大菩提应远避之，无令暂起。烦恼作意顺诸有身，于菩萨心非极间杂。何以故？满慈子，诸菩萨众求大菩提，为度有情被精进铠，久住生死作大饶益，不应速断烦恼作意。由此作意现在前时，令诸有身长时相续，依之引摄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圆满。如是烦恼相应作意顺后有身，助诸菩萨引发无上正等菩提，未证菩提，不应求断，乃至未坐妙菩提座，于此作意不应永灭。

“是故菩萨摩诃萨众若起烦恼现在前时，不应于中极生厌恶。何以故？满慈子，诸菩萨众于诸烦恼起有恩想，作是思惟：‘我由彼故，引发种种菩提资粮令速圆满，故彼于我有大恩德。所以者何？如余善法于我有益，应爱重之；烦恼亦然，不应厌恶。’如是菩萨方便善巧，于诸烦恼及彼境界，亦深爱敬如佛世尊。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方便善

巧，作是思惟：‘由诸有结未永断故，我能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量无边佛法皆得圆满，因斯引发一切智智。若时若时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量无边佛法修渐圆满，尔时尔时令诸有结展转微薄乃至都尽，便证无上正等菩提。’

“譬如商人以车重载种种财宝远趣大城，若时若时其车运转渐渐前进，尔时尔时毂辋轴等渐渐銛锐，如是展转得入大城，车遂一时众分散坏，所为既办主无顾惜。如是菩萨方便善巧，以结摄受所依有身，若时若时由结摄受有身相续，尔时尔时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量无边佛法渐次圆满；若时若时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量无边佛法渐次圆满，尔时尔时令诸有结渐次衰减；若时若时令诸有结渐次衰减，尔时尔时渐得邻近一切智智；若时菩萨证大菩提，尔时所依身结俱尽，所作已办不须身结，如已入城车无复用。如是烦恼于大菩提虽为障礙，而于能引菩提资粮有能助力。

“是故菩萨乃至未坐妙菩提座不永灭除，若得菩提一切顿断。若有情类至菩萨所，先极诃毁，后乞财法，菩萨尔时欢喜施与，作如是念：‘今此有情来至我所施大恩德，令我成就布施、安忍，由斯证得一切智智。我缘彼故发增上心，趣大菩提胜余境界。’由是菩萨诸作意中，唯除二乘相应作意，诸余作意皆不厌舍，以于证得一切智智，无不皆有助伴之力。”

时，满慈子便问具寿舍利子言：“岂不二乘于一切智亦有助力？谓诸声闻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诸独觉亦为福田，诸菩萨众施彼衣食，疾能证得一切智智。云何可言声闻、独觉相应作意，于一切智及此资粮无能助力？”

时，舍利子即报具寿满慈子言：“如是，如是，声闻、独觉于一切智及此资粮俱有助力，谓诸声闻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极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净观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

离欲地、已办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五眼、六神通；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能教授教诫菩萨，令勤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声闻于一切智及此资粮亦有助力。

“若诸独觉，能为福田受菩萨施，谓诸菩萨缘彼福田施资身具，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故独觉于一切智及此资粮亦有助力。

“然诸声闻、独觉作意，于一切智及此资粮俱无助力。所以者何？声闻、独觉相应作意，于二乘地有胜助力，于诸菩萨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及此资粮极不随顺，谓厌生死、欣般涅槃，舍大菩提及有情类。故制菩萨定不应起独觉、声闻相应作意，由彼作意于诸菩萨所求佛果、所益有情俱不随顺。

“又，满慈子，诸声闻乘于诸菩萨摩诃萨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有大恩德，谓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一切波罗蜜多及余胜行相应教法教授教诫，令勤修学速得圆满，亦与菩萨作净福田，受菩萨施，令诸菩萨疾得圆满菩提资粮。由此声闻于诸菩萨有大恩德，是故菩萨方便善巧，观诸有情及一切法，于一切智及此资粮，无不皆有随顺恩德。

“诸阿罗汉若智若心，于菩萨乘亦有恩德，谓若无彼则无所遮，云何可言诸菩萨众不应发起阿罗汉心，亦不应修阿罗汉智？由遮彼故，菩萨引发菩提资粮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故阿罗汉若智若心，于菩萨乘亦有恩德，谓令菩萨得一切智，穷未来际利乐有情。

“一切独觉若智若心，于菩萨乘亦有恩德，谓若无彼则无所遮，云何可言诸菩萨众不应发起独觉乘心，亦不应修独觉乘智？由遮彼故，菩萨引发菩提资粮速得圆满，疾能证得一切智智。故诸独觉若智若心，于菩萨乘亦有恩德，谓令菩萨得一切智，穷未来际利乐有情。

“又观二乘心智下劣，菩萨修学增上心智；若无二乘下劣心智，菩萨不应修增上者。如诸菩萨若心若智有漏、无漏，唯除如来、应、正等觉若心若智，于余一切，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是故一切声闻、独觉若智若心，于一切智亦有少分随顺势力。如是菩萨方便善巧，观诸有情及一切法，于一切智及此资粮无不皆有随顺势力，故于一切心无厌舍。

“又，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虽有弃舍珍财等事，而于彼事无取相想，谓若弃舍一切法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便能证得一切智智；若不舍相回向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终不能得一切智智。

“若诸菩萨能获种种金银等宝，虽名得利，而未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能舍种种金银等宝，乃可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能舍众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乃名能得无上善利。

“若诸菩萨作转轮王，统四洲界得大自在，虽名得利，而未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舍四洲界转轮王位，乃可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能舍众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乃名能得无上善利。

“若诸菩萨作欲界王，统摄欲界得大自在，虽名得利，而未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能舍欲界自在王位，乃可名为能得大利。若诸菩萨能舍众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乃名能得无上善利。

“若诸有情弃舍众相，得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虽名得利，而未名为能得大利。若诸有情弃舍众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乃名能得无上善利。

“若得无上正等菩提，于诸利中，最上、最胜，无能及者。所以者何？诸菩萨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能为有情作大饶益，声闻、独觉及诸异生无此事故。

“若诸菩萨普缘十方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众想，作种种上妙饮食、衣服、卧具、病缘医药、房舍、资财、华、香等物奉施供养，虽名得利，而未名为得无上利。若诸菩萨能舍众相，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乃名能得无上善利。所以者何？饮食等物皆有众相，诸有相法皆有数量，有数量法有分限故，缘彼不能证无分限一切智智。

“若诸菩萨方便善巧，缘十方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众，具无量种希有功德而不取相；虽想无边上妙饮食、衣服、卧具、病缘医药、房舍、资财、花、香等物奉施供养而不取相；虽能回向无上菩提，欲为有情作大饶益而不取相；由此证得一切智智，穷未来际饶益有情，当知名为得无上利，于一切利最为第一。若诸菩萨能作如是方便善巧，修行布施乃得名为居顶菩萨，决定当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一切智智甚难可得，如是菩萨能舍内外一切种相，心无所著求证如是一切智智，于诸菩萨最为上首，当得如顶无上菩提。过去、未来、现在菩萨已、当、现得一切智智，无不皆由如是所起方便善巧而能证得。”

时，满慈子便问具寿舍利子言：“云何菩萨得入居顶诸菩萨数？”

舍利子言：“若诸菩萨方便善巧不取法相，是诸菩萨得入居顶诸菩萨数。”

满慈子言：“是诸菩萨于何等法不取何相？”

舍利子言：“是诸菩萨于色蕴不取常无常相，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常无常相；于色蕴不取乐无乐相，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乐无乐相；于色蕴不取我无我相，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我无我相；于色蕴不取净不净相，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净不净相；于色蕴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色蕴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受、想、行、识蕴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眼处不取常无常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常无常相；于眼处不取乐无乐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乐无乐相；于眼处不取我无我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我无我相；于眼处不取净不净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净不净相；于眼处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眼处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色处不取常无常相，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常无常相；于色处不取乐无乐相，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乐无乐相；于色处不取我无我相，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我无我相；于色处不取净不净相，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净不净相；于色处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色处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眼界不取常无常相，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常无常相；于眼界不取乐无乐相，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乐无乐相；于眼界不取我无我相，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我无我相；于眼界不取净不净相，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净不净相；于眼界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眼界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色界不取常无常相，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常无常相；于色界不取乐无乐相，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乐无乐相；于色界不取我无我相，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我无我相；于色界不取净不净相，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净不净相；于色界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色界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眼识界不取常无常相，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常无常相；于眼识界不取乐无乐相，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乐无乐相；于眼识界不取我

无我相，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我无我相；于眼识界不取净不净相，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净不净相；于眼识界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眼识界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眼触不取常无常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亦不取常无常相；于眼触不取乐无乐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亦不取乐无乐相；于眼触不取我无我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亦不取我无我相；于眼触不取净不净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亦不取净不净相；于眼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眼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取常无常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常无常相；于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取乐无乐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乐无乐相；于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取我无我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我无我相；于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取净不净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净不净相；于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地界不取常无常相，于水、火、风、空、识界亦不取常无常相；于地界不取乐无乐相，于水、火、风、空、识界亦不取乐无乐相；于地界不取我无我相，于水、火、风、空、识界亦不取我无我相；于地界不取净不净相，于水、火、风、空、识界亦不取净不净相；于地界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水、火、风、空、识界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地界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水、火、风、空、识界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因缘不取常无常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常无常相；于因缘不取乐无乐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乐无乐相；于因缘不取我无我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我无我相；于因缘不取净不净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净不净相；于因缘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因缘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无明不取常无常相，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常无常相；于无明不取乐无乐相，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乐无乐相；于无明不取我无我相，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我无我相；于无明不取净不净相，于行、识、名

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净不净相；于无明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无明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是诸菩萨于欲界不取常无常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常无常相；于欲界不取乐无乐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乐无乐相；于欲界不取我无我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我无我相；于欲界不取净不净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净不净相；于欲界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远离不远离相；于欲界不取寂静不寂静相，于色、无色界亦不取寂静不寂静相。

“若诸菩萨能作如是方便善巧，不取法相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是诸菩萨得入居顶诸菩萨数，能得如顶一切智智。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知一切法皆非实有，远离众相，而行布施波罗蜜多，是诸菩萨得入居顶诸菩萨数，能得如顶一切智智，亦能教化一切有情，令依如是一切智智，发愿趣求亦能证得。

“又，满慈子，若诸有情于无相法不起胜解，则不能发一切智心；若不能发一切智心，则不能修诸菩萨行；若不能修诸菩萨行，则不能得一切智智。若诸有情于无相法能起胜解，则能发起一切智心；若能发起一切智心，则能修行诸菩萨行；若能修行诸菩萨行，则能证得一切智智。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发心趣求一切智已，随所舍事，皆能了知空无所有，而行布施波罗蜜多，谓如实知诸所舍事皆如幻化，非如我等无始时来所取诸相。由能知故，于诸所有皆能弃舍不取诸相。诸有情类不如实知诸法非有皆如幻化故，于诸事起坚执著，由坚执著不能弃舍，由不弃舍摄受悭吝，由悭吝故，身坏命终堕诸恶趣受贫穷苦。随有所得不能弃舍，复于其中增长悭吝，由斯复堕诸恶趣中受种种苦，如是受苦皆由取相。

“若诸菩萨方便善巧，知法非有皆如幻化，既如幻化皆应弃舍，幻化非我及我所故，于一切事皆能弃舍。所以者何？我、我所事既不可得不应执著，无执著故皆能弃舍。由能弃舍，于佛世尊所说正法深生爱乐，谓作是念：‘希有，世尊！善说诸法皆如幻化，我依佛教一切能舍，谓能弃舍如幻化法，令我当得如幻无相无上菩提。’是诸菩萨作如是念：‘诸佛世尊能作难作，谓教菩萨如实了知诸法非有、皆如幻化，由了知故不生执著，少用功力能舍一切，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如是

知诸法非有、皆如幻化，舍离众相，以无相心勤求如顶一切智智。

“汝满慈子勿谓我说如是法要是自辩才，此皆如来威神之力。”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今舍利子诸有所说皆佛神力，汝应受持，我涅槃后当广流布。”

本经缺字对照（3 种 / 10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口+陀]	啶	4	Unicode 有此字（U+2D22A），即原字，非替换（CB00690）
[月+庸]	膇	3	Unicode 有此字（U+267DB），即原字，非替换（CB00166）
[口+兮]	吟	3	Unicode 有此字（U+20BCB），即原字，非替换（CB00689）